



DUZHE

读者®

■ 玛雅人面具 ■ 歌起大凉山 ■ 同窗 ■ 因为山和海 ■ 故乡的阿达



ISSN 1005-1805



读者微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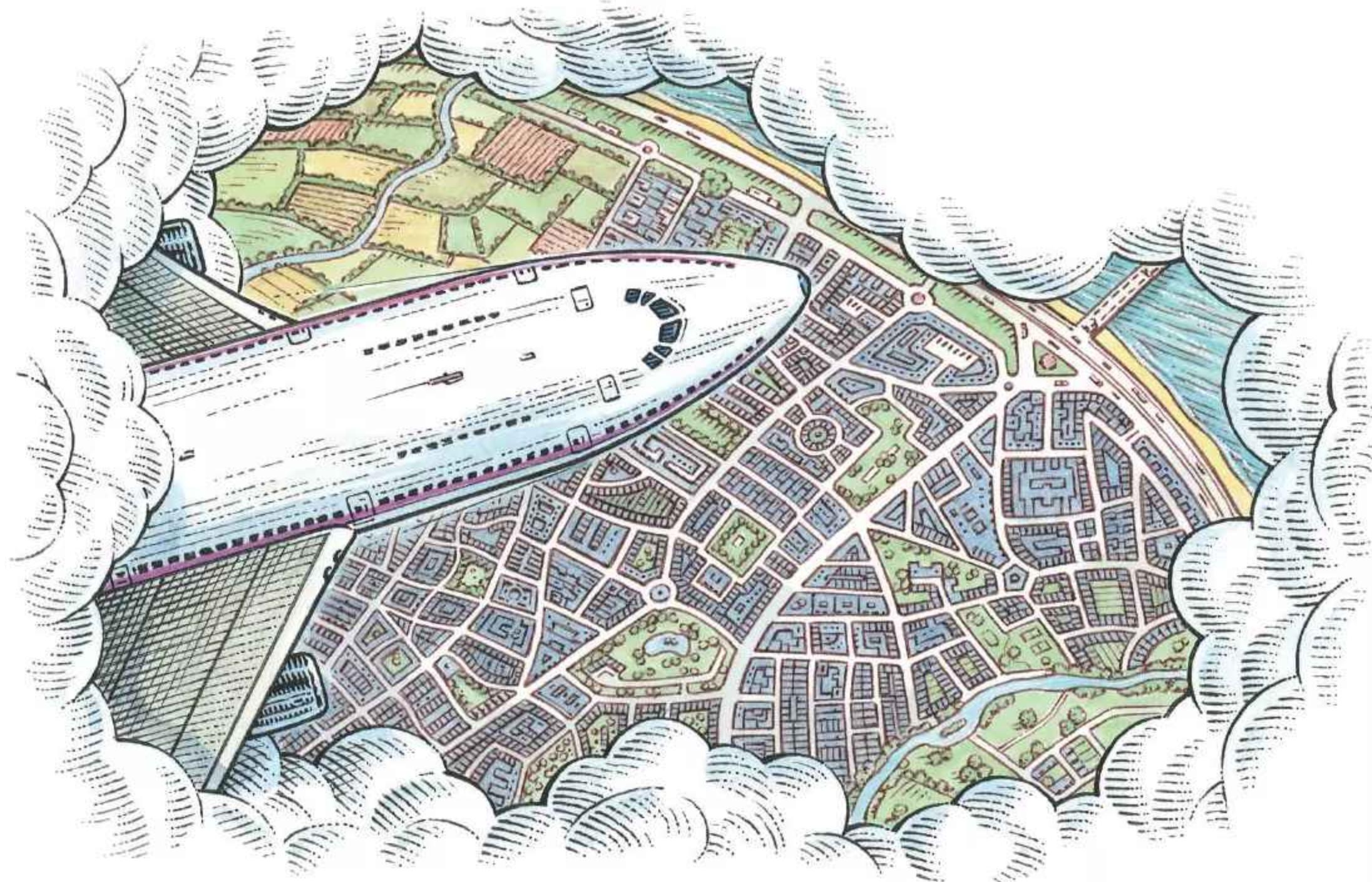
读 者

9 771005 180233

2023 · 19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 792 期 十月上

在云里，安顿自己



葡萄牙诗人佩索阿说：“坐在你身边看云，我看得更清楚。”这是恋人的表白，因为情感上的确信和喜悦，云的样子也变得分明了。

我们喜欢看云，大概是因为天空从不索取，却总能给我们安慰。那些眼里的云、诗里的云，已经超越了气象学的意义，成为关系和情感的载体。

写“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王维，还写过这么一句：“与君青眼客，共有白云心。”长大之后还能保持看云的心境之人，在人群中，是可以相互辨认出来的。云虽然遥远，却能因为相似的注视，将人联结在一起。能从彼此眼中看到云霞折射出的光，这就是朋友了。

在车马慢的从前，人跟云的关系很近。园林设计中，在设计山石楼台时，是会将云和月纳入考量范围的，所谓“宜台宜榭，邀月招云”。《小窗

幽记》里有云：“佳思忽来，书能下酒；侠情一往，云可赠人。”亭台山石能招云，因为视野够高远；一朵云能采来送人，因为胸怀纳天地。一朵云，映射出的是人的心境。境遇在变，眼前的风景也在变，但只要抬起头，总能遇到一朵恰好懂你的云。人于是学会了，在一朵云里安顿自己。

读何多苓的《天生是个审美的人》一书，他说下乡到西昌，周围的同学都觉得苦闷，只有他觉得这个地方太好了，有蓝天白云、辽阔的土地、神秘的远山。于是，他就每天花很多时间，看山、看云。看他感叹“居然有这么好的地方”，你会笑出声。因为那里面没有在逆境中开出花来的强打精神，只有天性的自然流露。

能在一朵云里安顿自己的人，是幸福的人。

（橄榄绿摘自微信公众号“谁最中国”，本刊节选）





读者®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创刊于 1981 年

主管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梁朝阳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印 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出版日期 每月 10 日、25 日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发行范围 国内公开发行

社长 总编辑 宁 恢
常务副社长 侯润章
副社长 副总编辑 张 涛 王 祎
潘 萍 陈天竺

编辑部

执行主编 李 霞 贾 真
美术总监 刘全镛
责任编辑 周广挥
编 辑 马逸尘 南衡山
张 妍 王 丹
美术编辑 孟 钊
版 权 尹 莲 2130213
制 版 祁国宏
电 话 (0931) 2130196 / 2130198

经营部

发行总监 雷 洋 2130168
发行经理
王 焱 2130171 夏玉柱 2130125
颉慧雄 2130113 雷 博 2130132
韩 蕊 2130159 马国森 2130161
广告经理 伊 宁 2130173
传 真 (0931) 2130411

综合部

主 任 王 丹 2130328
行政助理 姚宏霞 2130425
稿 酬 叶丽琼 2130258
邮 购 白熠峰 2130250

目

2023年第19期(总第792期)

专题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28 歌起大凉山

王秦怡

文苑

- | | |
|------------|--------|
| 1 在云里，安顿自己 | 谁最中国 |
| 4 玛雅人面具 | 徐则臣 |
| 58 今天没有我的信 | 肖复兴 |
| 68 机智之价 | 爱德华·霍克 |
| 72 爱 | 刘春 |

人物

- | | |
|------------|-----|
| 14 因为山和海 | 查非 |
| 41 落笔不惊风雨 | 胡烟 |
| 49 忌妒与欣赏 | 汤馨敏 |
| 64 鲁迅的动物世界 | 李木生 |

杂谈

- | | |
|--------------|---------|
| 9 蜂农追花 | 罗振宇 |
| 10 瘦日子 | 小隐 |
| 22 通人之情，得鬼之趣 | 桂涛 |
| 26 孤而美 | 许冬林 |
| 31 师者的无知 | 郁喆隽 |
| 32 局外人的优势 | 大卫·爱泼斯坦 |
| 42 “沃洛嘉”们的命运 | 周春梅 |

话题

- | | |
|--------------------|----|
| 20 医学思维：与医生最短的距离 | 王兴 |
| 44 如何找到你最想干的事，还能赚钱 | 何帆 |

人生

- | | |
|------------|-----|
| 11 稍纵即逝的柔软 | 邓安庆 |
| 12 何日君再来 | 陆庆屹 |
| 18 同窗 | 贾行家 |
| 23 最怕匆促 | 曾颖 |
| 34 故乡的阿达 | 李宇恒 |
| 52 把唢呐吹向世界 | 祖晓谦 |
| 71 第零名 | 劭斐 |

生活

- | | |
|-----------|------------|
| 8 花花草草救了我 | 苏·斯图尔特-史密斯 |
|-----------|------------|

生 活

- | | |
|-------------------|--------|
| 43 隧道视野效应 | 卫 蓝 |
| 47 最有价值球员还是进步最快球员 | 沈文才 |
| 50 边界在哪儿 | 曾 曼 |
| 55 赚钱辩证法 | 李松蔚 |
| 59 你像士兵还是侦察兵 | 沃伦·贝格尔 |
| 60 点外卖时，你喜欢做回头客吗 | 金圣荣 |
| 66 如何理解老公的脑回路 | 黑川伊保子 |

文 明

- | | |
|----------------|--------|
| 24 绿林大侠刘邦 | 温伯陵 |
| 38 在城市，看见人类的邻居 | 尹海月 |
| 46 让大脑休息的冷知识 | 米 花 |
| 48 李渔如何打造爆款 | 艾公子 |
| 62 你的确来自天堂 | 马库斯·乔恩 |
| 63 鳕鱼与房价 | 岑 嶙 |

悦 读

- | | |
|------------------|-----|
| 17 言论 | |
| 36 幽默与漫画 | |
| 56 我有一只叫“快乐”的行李箱 | 林行瑞 |

意 林

- | | |
|------------|----------|
| 7 奇迹 | 切斯瓦夫·米沃什 |
| 30 要求须对着自己 | 史铁生 |
| 31 美的魔术 | E.M. 齐奥朗 |
| 40 自然史 | 安德烈·纪德 |
| 61 在起雾前到达 | 吉 祥 |

点 滴

- | | |
|-------------|-------|
| 13 爱来自身后 | 李起周 |
| 19 梭罗的书桌 | 松浦弥太郎 |
| 27 无一语，答秋光 | 徐国能 |
| 51 我的身体来自哪里 | 李元胜 |
| 54 我的自由观 | 胡安焉 |
| 67 看见 | 黑 陶 |
| 71 年华 | 麦 家 |

封 面

春江花月夜

吉吉如意令

联系 我们

电 话 (0931) 2130258
 传 真 (0931) 2130422
 文摘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原创投稿 ycjp@duzhe.cn
 通信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 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读者大道568号

品 牌 发 展 部

主 任 温 彬 2130321
 副 主 任 李艳凌 2130278

新媒 体 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4007631166
 通联邮箱 duzhetianyuan@duzhe.com
 电商总监 韩学斌
 副 主 任 李秀娟 王玉柱
 联系电话 4001005353



读者读书会

读者京东旗舰店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进入“订阅”频道，关注《读者》

定 价 9.00 元
 广告发布登记号 62000004

本社常 年 法 律 顾 问

上海市汇业（兰州）律师事务所
 (0931) 4524528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介质、数字形态出版的及语音版《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1035室。邮编：100050，电话：010-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e-mail：wenzhuxie@126.com。



● 徐则臣

玛雅人面具

那段录像很多朋友看过，我没有瞎说。录像中，那座倾圮的金字塔像废墟一样瘫在奇琴伊察。除了金字塔，除了通往金字塔顶端的隐约小路，以及石头与土堆间的荒乱草木，只有画外音般植入的解说。

那人当时说的是英语，他说每年他都会来几次，带有缘人过来看一看。我问他：“何为有缘人？”他说：“比如你。”

录像里有两句话极突兀地高亢地说出来。我找墨西哥的朋友鉴定，他说，那是玛雅人的土语，比当地方言还要古老

一点，大意是：我看不见的在极高的高处，我想象的在很远的远方。我转了一下文，即：我所见者高万仞，我所思兮在天涯。只见他背靠一块打磨过一半的大石头，突然像主持人那样张开双臂。拥抱完我看不见的东西之后，他垂下手臂，继续引领我沿着那条布满碎石的荒芜小路往高处走。我跟在他身后，与他保持三四米。这个距离既可以随时调焦，把废墟般的金字塔的整体和局部自如地呈现出来，又能保证他一直都被框在镜头里。

只是现在，你再看那段录像，金字塔和人声、风声、鸟

鸣声都在，人却不见了。

他叫胡安。在墨西哥叫这个名字的有几十万人。胡安是做面具的，纯手工制作面具，一刀一刀地刻出来，然后叮叮当当背到金字塔景区附近卖。

朋友说：“墨西哥的面具，你一定要带一副回去。”这是必须的，我是木匠的儿子，见到好木工活儿就起贪心，这是遗传。我爸是全镇最好的木匠，我爷爷也是木匠，据说我爷爷的爸爸也是木匠。

好木匠从来都不只做家具，必然是做着做着就有了“艺术”上的野心。比如我爷爷，除了做家具，最拿手的就是做脸谱面具。我爷爷是个好木匠时，我们那里还很穷，戏班子化装买不起油彩，就让我爷爷把张飞、关羽、包公的脸谱做成面具，往脸上一扣，可以反复用，又不伤皮肤。全县大大小小的戏班子、文艺宣传队用的大小小的面具，都出自我爷爷之手。而我爸，艺术抱负就放在了木雕上。我爸不做面具，因为没市场，但我家堂屋的东山墙上挂着几十副面具，里面有我爷爷的手艺，更多的是从五湖四海搜罗来的。我有义务为那面墙再添一件展品。

看见胡安手工制作的面具，我两眼一亮。这些面具造型奇特，面部和面具上方的装饰处理充满了想象力。胡安穿着玛雅人的民族服装，留着一头长发，下巴垂下一绺小胡子，盘腿坐在一堆面具后面的地垫上。刻刀平稳地在木头表面前进，一条条木头片轻微卷



起，刀停，木条即掉落下来。一条马尾辫在他脑后摇荡。刀起木片落，几个动作过后，他开始给面具开眼。那些规制统一的面具，眼睛部位就是两个核桃形状的空洞；他刀下的眼睛也是挖出的两个框，但你就觉得那眼睛是有神的，好像框里面真有两只会转动和能聚焦的眼睛。面具在他手中变换位置，我分明觉得一双眼睛正从不同角度盯着我看。我悚然一惊，天似乎也不那么热了。我蹲下来挑了一副太阳神和蛇神脸对脸、头像下面有山峦起伏和丛林密布的面具。

那副面具的空眼眶同样是可以聚焦的。我用磕磕巴巴的西班牙语问：“多少钱？”

胡安头都没抬，刀搭在膝头正做的面具上，右手五指张开，在我眼前晃了晃，然后又拿起刀，继续雕刻。五百比索，折合人民币两百元左右，挺划算。我朋友用英语提醒我：“有点儿贵，三百比索就能拿下。”

我回他：“不贵，值。”

胡安抬起了头，真正让我震惊的事来了：他比很多中国人长得更像中国人，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脖子比别的玛雅人的都长，身材也比其他玛雅人瘦高。看见他那张“中国脸”，我确定他应该在四十岁左右。

关于玛雅人是中国人的后裔之说，我略有耳闻，也零零散散看过一点资料。比如，有学者说，商周时期，商朝被周朝打败，二十五万商朝人集体东渡，一部分抵达墨西哥高

原，由此缔造了伟大的玛雅文明。中国人和玛雅人的确外貌相似，文化也十分接近，甚至有科学家研究发现，古代玛雅人与中国人的“线粒体DNA中含有三十七个相同的基因”。

胡安抬起头，用英语对我说：“谢谢！”

“值。”我又说。

“第二副，”胡安说着，拿起另外一副面具，“三百比索。这上面有金字塔，跟其他的都不一样，平常卖八百比索。”

他没把金字塔雕成上下结构，而是让塔尖冲正前方，整个金字塔就像面具额头上长出的棱锥形独角。面具上鼻子凸起，金字塔的角比鼻尖还高。正所谓鼻子不到人前，角先到了。这造型我喜欢。

“先生喜欢我们的金字塔？”胡安问。

我点头。

“我就知道您是喜欢玛雅金字塔的人。”

“何以见得？”

“直觉。”胡安一笑，真是太像中国人了，“有一座金字塔您肯定没见过。”

“在哪儿？”这回是我朋友接的话。他自诩整个墨西哥没有哪座金字塔他去过的次数少于五次。

胡安比画了一个位置。对于那地方，我朋友显然也蒙了。为了说明白，胡安用西班牙语跟他解释。

“值得你去。”朋友对我说。他们俩用西班牙语谈好了行程和价钱，由胡安开我朋友的车带我去。

胡安把他的面具打包，寄

存到旁边一个小店里，坐到了我朋友奔驰车的驾驶座上。车打火之前，他向我伸出手，说：“我叫胡安。幸会。”

奇琴伊察不大，南北长三公里，东西宽两公里，这座意为“在伊察的水井口”的城市一马平川，不存在连当地人都罕见的金字塔，所以，我做好了跑远路的打算。出了城二十分钟不到，驶过一条两边灌木和树林如屏障的沙石路，路越走越窄，在一块覆满青苔的方形巨石前，胡安停车熄火。我跟着他穿过一片热带雨林，完全辨不出方向，就像穿行在某个史前巨型动物燠热的盲肠里。五分钟后，天亮起来，豁然开朗，一座荒芜散乱的高台矗立在一片开阔的林中空地上。

毫无疑问，这个倾圮的高台曾是古代祭祀用的金字塔，灌木、荒草、苔藓和碎石遮蔽不了它内在的秩序。荒芜和散乱自有其方向，草木或成片分布，或沿线蔓生，各自遵循隐秘的逻辑。我突然生出一种强烈的感觉：它静静地矗立在这块平地上，已经等了我很多年。历史与当下，从来不会无端地劈面相逢。我决定把它拍下来。打开手机的拍摄功能，我让胡安一边讲解，一边带领我沿着我看不见而胡安无比熟悉的小路，跌跌撞撞地向上攀爬。胡安善解人意，为了让我听明白，便用英语解说，关键处还不厌其烦地重复。

天降大风，四周的雨林和高台上的草木开始涌动。热带雨林我极少去，长风浩荡的经

验我完全没有，在大风里拍摄的经历我更缺乏。我大声地问，胡安就大声地答，我听见了，我以为手机也听见了，没想到镜头里留下的，只是有限的一点没被大风挤走的含混声音。你只能辨出那是人声，仅此而已。直到胡安背靠一块巨石，布道般抒发他之所见与所思。

我们在大小石头、泥土和灌木中登临高台之巅。金字塔并不比周围的雨林高多少，我们仅看见一片由热带雨林树梢组成的浩瀚海洋；大风经行辽阔的水面，绿色波浪前呼后拥。

回到墨西哥城，我做了几场新书的推广活动，回国的日期就到了。回到家，收拾停当，我把两副面具拍照，跟胡安带领我前去金字塔遗址时拍的录像一起发给了我爸。

先反馈回来的是他对面具的意见：“做得真好，高人！”

十分钟后又发来一条微信：“录像里谁在说话？”

我回：“胡安啊！镜头里的那个玛雅人。面具就是他做的。”

“哪有什么玛雅人？”

我刚要回微信，我爸就打来了微信语音电话。

“连个人影都没见着，”我爸说，“你确定他是什么玛雅人？”

“当然是玛雅人。您说什么？人影都没见着？”

“就是没人。”

我查看发给我爸的视频，果然没人。我又拖着进度条前前后后看了三遍，真的没人。我后背上出了一层汗，像身上

突然长出了毛。天地良心，我的镜头完全是追着胡安走的，拍的不是他的正面，就是他的背影。他的声音在，但人不见了。该有他身影的地方，现在像空气一样透明；或者说，胡安透明的身体没有遮住任何景物，金字塔和它的乱石草木一样不少。我快进到了胡安那段慷慨激昂的抒怀处。我爸在电话里问：“他说的是啥？”

“我哪知道，听不懂。”

“听着，有点，耳……耳熟。”我爸结巴了。

我们俩的微信语音电话都开着，谁都没出声。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有时间你回来一趟，”我爸先开口，“把面具带着。”然后没打招呼就挂断了微信语音电话。

顾不上时差，我给出版商朋友打去电话。他从睡梦中清醒过来后，首先对我发誓，我们的确见过胡安，他对胡安印象还挺好的。我在电话里让他听胡安的那段抒情的话。反复听了几次，他才尝试着用英语向我解释大概意思。他让我用电子邮件把视频传给他。半小时后，我收到邮件回复。他说他认真比对了我的拍摄角度和声音来源，他断定，镜头里应该是有人的，但他确实连个人影也没见着。在邮件末尾他写道，最近他会回梅里达，如果时间宽裕，他就再去一趟奇琴伊察。

如果不是我妈打来电话，我会推迟几天回去。我妈说：“你爸脸色不大对。”当晚我就买了机票回老家。我爸一向不

苟言笑，若不细心真看不出他的脸板得更硬了，像经年的木地板结了一样。他把两副面具翻过来掉过去地看，最后目光都落在空眼眶上。他用手指肚一寸寸摩挲那四个空眼眶。

“手法像。”我爸说。

“手法像谁的？”

“老二。”

我看看我妈。我妈小声说：“你二叔。”

“他不是早死了吗？”

“是失踪。”我爸纠正道，“再没回来，就当死在外头了。”

有点儿蒙，我竟然被骗四十年。

我爸一屁股坐到老式藤椅上，让我给他根烟。“老二发火时，嘴里吼的跟录像里那声音一模一样。”

二叔是我二爷爷的儿子，从小和我爸一起跟我爷爷学木工。他天赋极高，学啥像啥，做啥成啥。我爸说：“他最拿手的是面具，得你爷爷真传。你们的文话儿怎么说？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胜在眼睛。”十八岁，我二叔就跟胡安一样，能把空眼眶挖出眼神来。

我爸也是个木工好手，其他的活儿都不比二叔的差，但面具之眼不及。他们的师父是我爷爷——我爸的亲爹，我爸比我二叔长两岁，所以面子上一直过不去，心里也不舒坦，长年跟二叔较着劲儿，隔三岔五也会给二叔找一点儿不痛快。他给二叔找了不少茬儿，也使了不少小坏。最后一桩，是在一副面具上动了手脚。

那是二叔代我爷爷给县淮海剧团做的道具。某天早上，



我爸先到工房，看见我二叔头天做的面具放在案子上，虽然尚未彻底完工，但那空眼眶里流转出的眼神已然诱人。我爸说，他的嫉愤之火瞬间拔地而起。那眼神太精妙了，也很微妙。正因为精妙和微妙，所以经不起半点儿差池，关键处多那么一两刀，眼神必会散掉。我爸关上工房的板门，拿起刻刀。刀刃刚切进木头，二叔推门进来，大吼一声，把我爸掀翻在一堆木屑和刨花上。我爸说，他第一次闻到木屑和刨花散发出来的味道如此酸臭。我二叔拿起面具，对着右膝盖猛地一磕，薄薄的面具裂成五瓣。接着，他继续大吼。

“爸，您确定二叔吼的跟胡安说的一样？”

“年头太久，又不像人话，哪记得清。”我爸的声音衰弱下去，“听到那个什么玛雅人胡安的声音，我好像又想起来了。就算不是一模一样，也差不离。那个味儿，不会

错。”

“然后呢？”

“你二叔第二天没来干活，第三天也没来。从此，他就消失了。”我爸木头一样的脸上，皱纹开始细密地游动。我爸三十三岁时有的我，在此之前的十年里，他走街串巷，是个云游的木匠。活儿从江苏做到山东、安徽、浙江和河南，最远到过江西和湖北，却没打听到二叔的一点音信。

二叔仅存的遗迹，是挂在山墙最高处的两副脸谱面具，一副是张飞，一副是碎成五瓣又拼接到一起的颜回。没错，张飞双目圆瞪，炯炯有神；颜回的右眼五十年前被我爸挖了一刀，就成斜视了。这些我过去都没注意过。我爸让我把两个玛雅人的面具也挂上墙，跻身于近百副面具中间。我爸盯着挂好的两副面具，背着身问我：“你说，那个胡安是什么人？”

“墨西哥玛雅人啊。”

半个月后，墨西哥的出版商给我发来邮件，说他去了奇琴伊察。但很遗憾，掘地三尺也没能找到胡安，胡安带我去的那座雨林中的金字塔也没找到。胡安寄存过面具的那家杂货店的店主说，他完全不记得有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叫胡安的瘦高个男人。叫胡安的人太多，做面具的人也不少，全世界的人出入他的小店，你来我往，谁有那么大的脑袋全记住。照我的描述，出版商雇了一名当地的向导，驱车到了那条沙石路的尽头。他看到那块大石头，但左转进热带雨林后，披荆斩棘走了两个半小时，也没发现哪儿有林中空地，更没见着视频里的那座金字塔。

“全都是树，一棵接一棵的树。”他用诚挚的文字跟我说。

（虫儿飞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 短篇小说》一书，本刊节选，刘璇图）

奇迹

● [波兰] 切斯瓦夫·米沃什

◎ 西川 北塔译

我们以个人身份，生活在众人之中。这是个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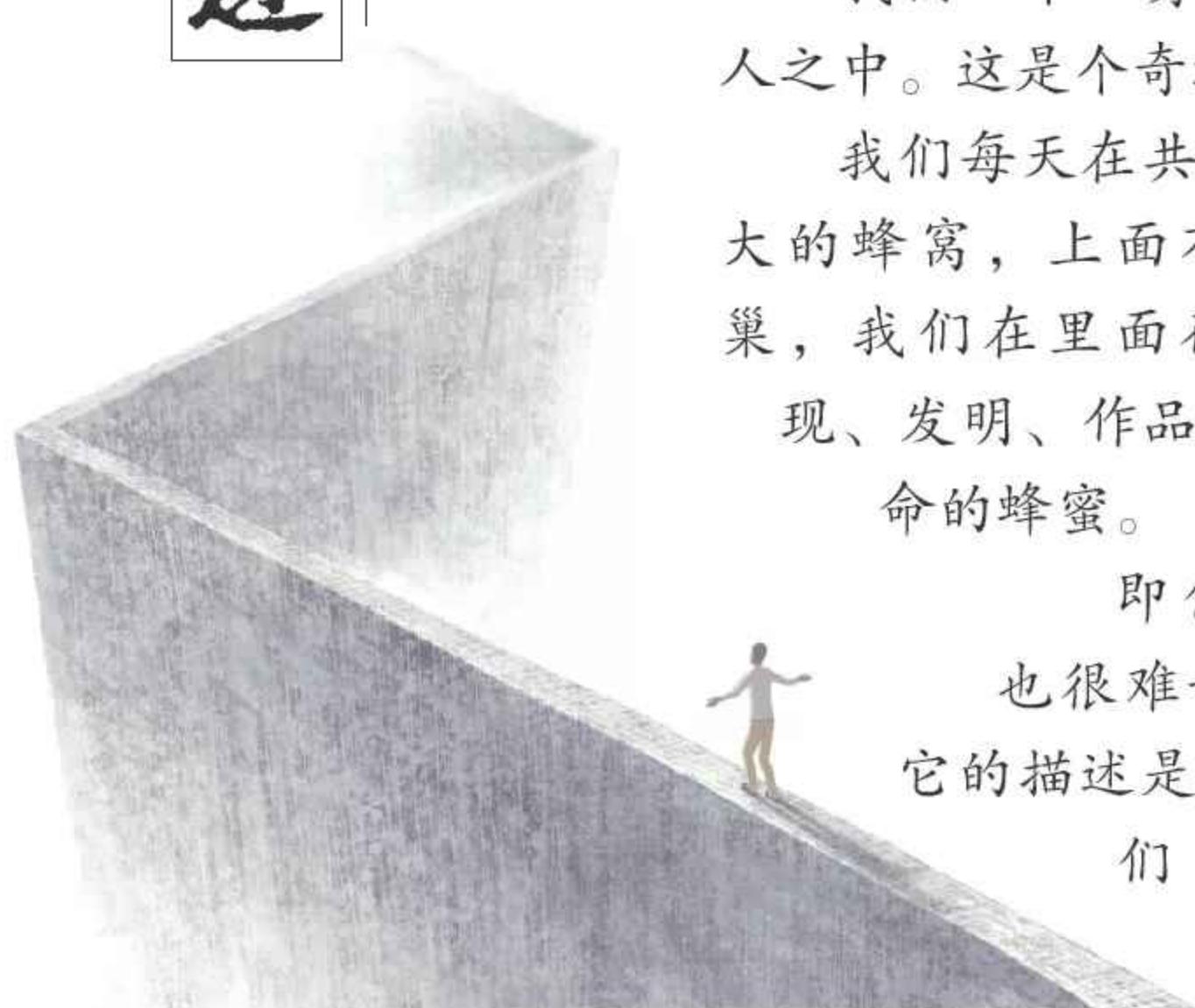
我们每天在共同建造一个巨大的蜂窝，上面有千百万个蜂巢，我们在里面存储思想、发现、发明、作品，存储我们生命的蜂蜜。

即便如此类比，
也很难说准确，因为
它的描述是静态的，而我
们的“集体作
品”——且

不管它叫什么——我们的社会、文明、城邦，一直在时间或历史中变化，呈现多姿多彩的面目。

但这仍然是一种不完全的描述，因为它忽略了其中最重要的东西，即这一“集体作品”的生命力，来自一种最私人的、最隐秘的燃料——个人的渴望和决断。

（梅之傲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米沃什词典：一部 20 世纪的回忆录》一书）



花花草草救了我

◎ [英] 苏·斯图尔特·史密斯

◎ 王巧俐
译

那时，我已经三十四岁了，在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内做初级精神科医生。

园艺与我的工作形成了有趣的对比：在工作中我更多的是跟无形的心理活动打交道，而园艺会把我的努力变成看得见的成果；病房和诊所的工作都在室内，而园艺把我带到了户外。

我发现，在花园中漫步，任思绪徜徉，留意植物的生长、结果和衰败，这真是一大乐事。

渐渐地，我对除草、锄地、浇水这些平凡琐事的看法改变了。我开始明白，重要的不是把这些活儿干完，而是让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浇水会让人心静——只要你不着急——说来也怪，当你浇完水后，你会感觉自己精神焕发，就像植物本身一样。

栽花种草最让我兴奋的，就是种子的萌

发。种子不会向你透露它会长成什么样子，而且种子的大小与种子里休眠的生命毫无关系。比如，豆芽变戏法般地就冒出来了，谈不上有多好看，但你能感觉到它们从一开始就势不可当的生命力；还有，烟草的种子非常细小，就像灰尘一样，你甚至都看不到把它们撒在哪儿了，它们似乎根本就不可能发芽，更别说开出簇簇散发着香味的花了，可它们的确开花了。

我能感觉到新生命是怎样与我建立起一种亲密连接的，因为我发现自己总是忍不住去检查种子和幼苗。我走向屋外的温室，进去时屏住呼吸，唯恐惊扰了什么。在那里，宁静的生命刚刚萌芽。

基本上，栽花种草时，跟老天谈条件是没有意义的。到了某个时间点，你会意识到，拖延会让你错失良机、蒙受损失：一旦

在土壤里种下幼苗，你就像跳进了奔流的

河水中，得跟随河流的日程表走。

照料植物带来的满足感并不全都来自创造性的活动。在花园里搞破坏具有重大意义——这不仅是被允许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如果不这样做，你的园子就会杂草丛生、害虫泛滥。所以，照料花园，很多时候要下狠手——无论是持剪修枝、荷锄翻地，还是消灭害虫、铲除杂草，你都不能手下留情。

以上任何一件事都简单易行，你尽可全身心投入地去做，因为所有这些破坏活动都是为了迎接新生。像这样在花园中长时间劳动，会让你感到双脚僵硬，内心却不可思议地焕然一新。你的心灵得到净化，精力再次变得充沛，就好像在这个过程中你也把自己打理了一番。这也算是园艺的净化功效吧。

生命的更新和再生在植物界自然而然地发生着，可人类心灵的修复就没有这么自然了。尽管人类内心都有成长发展的内在动机，但心灵的运作有很多陷阱。我们在面对创伤和

丧失时的很多本能反应，譬如回避、麻木，以及与外界隔离和对负面想法的反刍，实际上都与可能的康复背道而驰。

(路凌摘自文汇出版社《花花草草救了我》一书，赵希岗图)



蜂农追花

● 罗振宇



有一家公司，名叫“追花族”，本部在成都高新区。

为什么叫“追花族”？因为他们是做蜂蜜的。采蜜，就要追着花走。

听起来很浪漫，但是，这个行业有两个老问题。

一是养蜂这个行当特别苦。哪儿的花开了，蜂农就带着蜜蜂奔哪儿去采蜜，这就难免风餐露宿。

而且，鲜花遍布大地，所以，这个行业的从业者也非常分散。大部分蜂农是单干，或者夫妻两个人一起干。因为养蜂太苦了，年轻人不愿意干，所以蜂农的平均年龄非常大，超过了50岁。

这就麻烦了。追着花期走，哪里有花，设计什么路线最合理，这些都是经验。经验要是传承不下去，那这一行就后继无人了。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蜂蜜的质量没法保证。

一个蜂农按照往年的经验走一条高速公路，但是也许因为遭遇寒潮，今年这片花田的花期推迟了，那给蜜蜂吃什么？恐怕只能吃白糖了。如此，蜂蜜的质量就会大打折扣。收蜂蜜的厂商也没办法，消费者食用的蜂蜜，很可能就是白糖转化而来的。

养蜂行业的两个难题本来都无解，因为这是人和老天爷的搏斗。

那“追花族”做了什么呢？他们除了收购蜂蜜，还在行业中用了一点点数字化技术。

他们开发了全国花田的热力图和一些数字化工具。某个月全国各地什么花开了，哪片花田里已经有蜂农了，这些信息，花田的热力图上全有。而且他们把他们做的花田的热力图都向蜂农开放。

有了热力图，蜂农规划赶花路线就简单了，花多的地方尽量去，人多的地方就尽量不去。

于是，蜂农的劳动效率提高了，劳动量减少了，经验传不下去的问题解决了，消费者吃由白糖变成的蜂蜜的可能性降低了。

技术不复杂，成本也不高，一个产业级的变革就这么发生了。

听了这个故事，我的内心独白是——数字化，原来是一种温柔的力量。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也想做一家蜂蜜公司，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压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加销量，那数字化技术可能就会被我用来搞私域流量、促进销售、提高转化率，恨不得让每个人一天吃3斤蜂蜜，那这个新机会就不会属于我。

我只有想着怎么把蜂农的工作环境改善一点，把蜂蜜的质量提高一点，才可能用数字化技术做一张全国花田的热力图，并看到这个产业级的机会。

就像凯文·凯利所说：“也许宇宙中最反直觉的真理是，你给别人越多，你得到的也越多。”

(秋水长天摘自微信公众号“得到”)





我的外婆，出生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在街道扫盲班识得几个字。然而，这并不影响外婆的语言表达充满世俗意趣。

春天花草生发，外婆不说“发芽”，说“爆芽”；小孩嘴馋，外婆说“裁缝丢了剪子，还剩个尺（吃）”；我从小爱问为什么，外婆说我真的“出了南门尽是寺（事）”；面对月头发饷发薪手头松，月中青黄不接勒紧裤腰带的生活，外婆总是说：“人啊，肥日子没得两天尽是瘦日子！”

一个“瘦”字，道尽生活的贫瘠，却不悲观。那是欲望不高的岁月，瘦日子里的城南人吝惜万物。

在商店购物时用的包装纸，一张张抹平叠好收在抽屉里，日后可以包零碎东西，也能折只小猪、青蛙哄小孩。

捆扎过物品的纸绳仔细绕成球，一团团堆在针线筐里。高粱秸扫帚把儿松了，菜篮子的提手散了，随手拿一段续上扎紧，又能用好久。

瓶装小菜是贵物，小菜吃完，瓶子洗干净，最适合当茶杯，巧手的家人用五彩玻璃丝给瓶子量身编织各种图案的套子，捧在手里，防滑防烫，还暗含对生活说不出的热爱。

医院输液用的盐水瓶也可以留几个，冬天时把盐水瓶灌满开水，用它焐被窝是很多人的日常做法。外婆教我先在瓶子下面垫块毛巾，然后倒一点开水晃一晃再满上，可以防爆裂。然而橡胶的瓶塞很容易不动声色地开裂，几次把床单漏湿。瘦日子的缝隙无处不在。

曾经的旧物是上门回收的，只要街巷响起

“破布烂棉花拿来卖，旧书旧报纸拿来卖，废铜烂铁拿来卖”的吆喝声，没有收入的老人、缺少零花钱的小孩，内心就激动起来。

铜铁搞不到，报纸没有，书不能卖，只能在破布烂棉花上用尽心思。皮鞋底、牙膏皮、鸡肫皮、鸡毛、乌龟壳、没有底的痰盂……各种“收藏”端出来待价而沽，一番讨价还价后变成几张毛票或者几枚钢镚儿收在口袋里，脸上洋溢着富足的微笑。我永远都会当即把它们换成零食吃进肚子。有一次实在没有藏品，急中生智把家里还有三分之一的牙膏挤光，换了二分钱的麦芽糖，因此挨了我妈的一顿鞋底。

瘦日子促生开源，也造就节流。几斤毛线，今年织一个花样的毛衣，过几年时兴其他花样，就拆了重新再织，再穷也不耽误爱美的心。童年的我在家庭老照片里看到过旗袍，但是在樟木箱子里从没发现过实物，直到穿上和外婆的短袄、妈妈的背心同样质地的花色马甲，我才知道那些衣物的去处。驼绒旗袍、丝绵长袄、全毛华达呢大衣，一遍遍拆改，一次次剪短，在祖孙三代人身上流转一个甲子，完成使命。

瘦日子还培育各种巧手。以前老城南的布店、纽扣店很多，整匹的布卖到最后总会留下不够整衣整裤尺寸的碎料。我妈的最大爱好就是淘各种便宜的零头布，做完小物还剩料子，外婆、老妈齐动手，拼拼凑凑就是一床百衲被面，针脚细密，配色大胆，完胜眼下一些大牌服装的审美，当时的简省放到现在就是匠心。

爸爸是无线电爱好者。他在业余时间组装

瘦日子

●小 隐





一

地铁到了中转站，很多人下车，车厢里一下子宽松下来。我立马挪到最靠边的位置，本来坐在我旁边的小男孩忽然沮丧地问他妈妈：“叔叔是不是不喜欢我？”他妈妈抬头看我一眼，答：“叔叔胖，坐在旁边舒服点儿。”

二

坐在我旁边的小孩认真地看了我一会儿，扭头对旁边的爸爸说：“爸爸，他的头发比你的还少！”一边说，还一边指着我。他爸爸硬生生地把他的手扳回去，然后瞪了他一眼：“有话回家说！”

三

安检时，站在不远处的妈妈冲着我前面的十二三岁男孩说：“别坐错车！”男孩“哎呀”一声：“不要讲了。知道。”

进了站等车时，男孩站在我侧面，身后有声音跟过来：“宇豪，你坐车时不要刷手机！不要坐过站！”

我扭头看去，他妈妈居然也进站了，却没有走过来，只是站在楼梯扶手处。男孩噘着嘴，不回头，也不回复。

车子进站后，男孩迅速进去。妈妈挥了挥手，男孩没有看到。

半导体收音机，工具箱里有各种晶体二极管、电路板、电烙铁、铜线。我最喜欢松香，琥珀色半透明不规整的一大块，放在阳光下，我会试图从里面找出一只史前昆虫。冬夜漫长单调，爸妈就在自己实用的手工劳动里消磨时间。

稍纵即逝的柔软

● 邓安庆

四

贴着地铁出口的玻璃外墙，一个小女孩奶声奶气地喊：“佳佳——佳佳——”女孩妈妈说：“别喊了，她就快上来了。”

小女孩不管，一直大声喊。不一会儿，从电梯上浮出另外一个长发小女孩和她妈妈。两个女孩隔着玻璃相视一笑。

外面的女孩立马跑到地铁口，一把抱住长发女孩：“我想你啊！你好香啊！”

五

两个男人因插队打起来了，扯住对方的肩头，撑住对方脸颊，在地铁候车大厅僵持着。

假如此刻拉丁乐曲突然响起，两个人微愣片刻，便跳起了贴面热舞；乐风忽转成印度舞，地铁上、楼梯上，围观的人群都拥到了两个人身后，跟宝莱坞电影里一样嗨了起来。

音乐收煞，人群散去，他们还在沉默地僵持着，果然是人生不如电影啊。

六

地铁挤到什么程度呢？从“肉林”里撞出来，一只凉鞋硬生生地留在了车厢里。关门的一刹那，一个声音响起：“接着！”那只凉鞋跟着飞了过来，车子飞速地离去，我连帮我把鞋扔出来的好心人都没来得及看清。

（米 粒摘自微信公众号“邓安庆”）

我躺在床上，在缝纫机皮带与轮毂的摩擦声和电烙铁熔化松香的稳妥甜香里，沉沉睡去，做个过肥日子的好梦。

（王传生摘自《新华日报》2023年7月20日，陈岱青图）



何日君再来

●陆庆屹 口述 ◎罗晓兰 整理

妈没有见到爸的最后一面。

我哭得喘不过气来，妈说：“别哭了，你爸也86岁了。”她躺在隔壁的床上，伸出蜷曲的右手，抓着我的手说：“人活着就是这样，总要有要走的一天，以后我也是要走的。你别哭了。”因为脑梗，她只有右手能动。她叫我别哭，自己却边说边哭，还用右手指向纸巾，要擦泪。

我哥在北京，还没赶回来，第一晚，我独自守灵。灵堂设在一层正门的堂屋，以前放先人灵位的地方。小巷子被打掉了，中间一进门处成了一个很空的空间。爸的棺材在堂屋，妈睡在隔壁的床上，一样的摆放走向，位置对称。

守灵到半夜，我听到妈在唱歌，唱完之后，她说：“运坤，你听到了吗？这是你最喜欢的一首歌——《何日君再来》。”这是一首老歌，其中有一句歌词：“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

来？”

拍《四个春天》时，一天黄昏过后，我看见天井对面，爸妈各处一室，隔着一堵墙。妈在缝纫，身体语言有节奏，我知道她心里有歌；爸在唱歌，挥手打着拍子。在黑暗里，他们像两个闪亮的画框中的人物，并列在一起，手势起落应和着，如此和谐。我静静地看着，第一次在一定距离外，长久地凝视我的父母，心中风起云涌，仿佛明白了“地老天荒”的确切含义。

他们两个人都痴迷于音乐，可以花一整天时间来听歌。爸年轻时自制笛子，用蛇皮做二胡，还买来各种晶体管做收音机。后来，我放披头士乐队的歌给他听，他慢慢地也爱上了。

当然，他们还是更喜欢听老歌。在天井里，爸拉琴，妈有时戴着老花镜看乐谱唱歌，有时手里舞动着红扇子和红帕子，边唱歌边跳舞。他们的性格完全不一样，但因为都有挚爱的东西，在精神上的追求很相似，所以灵魂十分契合。

还有一天早上，爸在天井里给妈熬中药，妈从厨房出来，在后面站了好久，眼神温柔，抬起手抚摸爸的白发：“你的头发该理啦。”爸“嗯”了一声，她脸红扑扑的，笑了起来，用普通话说：“谢谢啦。”她在说一些难以启齿的话时，会换成普通话。爸说：“谢什么鬼啊！”她笑着说：“谢谢你的情啊，谢谢你的爱啊。”

从镇上搬回县城后，爸妈借钱盖房，很多年后才还清债务。房子在城边，离山不远，四面环楼，中间留个天井，井壁用的是100多斤重的条石，都是爸一块一块搬起来垒上去的。

新房一年后意外着火，新电话、小数码摄像机、照片，好多都没了。爸在废墟里翻出了他的小提琴，背板快被烧成木炭，他吹了吹灰，叹了口气，下楼去了。过了一会儿，我突然听见“沙沙”的琴声，那是爸爸在井台上拉琴。琴声很破，他的动作很轻柔，仿佛没发生过任何事。



第二天，妈回家来，看着一片狼藉，浑身发抖。她也没问什么，跑到楼上去找老照片。爸妈说照片是记忆的物证，每年他们都会攒些钱，到照相馆拍照片。

温柔能带来世上最美好的东西。后来，当被问到父母对我影响最大的特质是什么时，我常常说，是温柔。

很多人看纪录片《四个春天》，以为我们是在农村生活，其实只是因为爸妈喜欢土地，就很自然地劳动。他们在楼顶种菜和花，有野生的蒲公英长出来，天气晴朗时，两个人爬上楼顶吹蒲公英玩，不舍得一口气吹掉，便约好下次再玩。

他们还喜欢爬山。爸对自然风景钟爱有加，一看到漂亮的风景照片，脸上就泛起特别温柔的笑容，轻轻地摇晃脑袋，啧啧赞叹。上山采蕨菜，他吹着口哨，鞋底掉了，他一跳一跳地抬起脚，笑着给我看。他用茅草搓成草绳捆住鞋底，听着松涛，又笑了，“好玩得很”。妈看了，笑得要岔气。

爸妈生命的热情虽然释放出来了，但依然被时间吞噬掉。

这几年，两个人渐渐衰老，身体都出过状况，住过院。爸很少再拨弄他的乐器。他脑部血管变细，开始堵塞，供氧不足，小脑萎缩，失去平衡感。他每天头晕、头疼，无论做什么、保持什么姿势都觉得不舒服，整天趴在桌子上，偶尔跟我说一句：“难受，想

死。”

我最近几次梦见过爸，都是重复以前的回忆。有次梦见我离家出走，躲在同学家，爸找了过来。在回家的路上，我跟他走在一望无际的稻田里，他没有责备我，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说：“哎呀，这风吹起来好舒服啊！罗甸老家门口的稻田没有这一片大，田埂比这边的硬。”在一片绿野里，爸很瘦，穿着白衬衫，因为左胳膊摔伤过，走起路来看着有些歪。

我很悔恨，偷偷流泪。爸回过头来，我假装没事，蹲下系鞋带。这里离家七八公里，我没告诉过任何人我的行踪，不知他是怎么找过来的。那时爸和我现在一样大，50岁。

这些场景和他去世的状态，在梦里形成若隐若现的叠影。梦里我就在想，这些只是回忆，感觉空荡荡的。醒来后，我哭了。我想回到梦里，却又不想。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稀稀拉拉的灯光，我被拉回现实。人生如梦啊，梦里他们还在，一醒来，什么都没了。

妈有些糊涂了，对于爸去世，却很清楚。爸下葬后第二天，我和哥坐在她床边，她躺着唱了一段花灯戏。她那时候意识已经很混乱了，突然说：“我就记得陆运坤是我夫君。”

她再没说话，我们也都沒说话，我出去在院子里抽了根烟。回去的时候，她还在看天花板。

（吴一诺摘自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本刊节选，黄思思图）

爱来自身后

● [韩] 李起周
○ 刘兴娜 译

我有一次坐公交车路过新村街时，看到一对步履蹒跚的老夫妇。他们走路的速度远远慢于年轻人的步速，一小步一小步地挪动脚步的样子看起来很奇特。

我留心观察了一下。高个子的爷爷迈一步，身材娇小的奶奶得迈两步才能跟上。发现这一点后，他便放慢脚步，用走两步的时间走一步。他巧妙地与跛腿的奶奶保持步调一致。看到这里，我的内心涌起一股暖流，突然觉得，走在对方前面、拉着她的手是一种爱，但走在对方后面、配合她步调的爱更令人动容。

有一种爱来自有人在一步之遥的地方守护着你。爱来自身后。

（洛奇狮摘自人民邮电出版社《世界偷偷爱着你》一书）





因为山和海

●查 非

成为“疯子”

电影制作人金国威以拍摄人类极限为创作特色。其实，对他的工作，还有一种更简单的理解方式——他拍的人都是“疯子”。

金国威用纪录片详细记录了不同种类的疯狂：《徒手攀岩》展现了一个如何在无绳索保护的情况下徒手登顶914米高的酋长岩；《泰国洞穴救援》记录了2018年一群洞穴潜水员如何解救被困在泰国洞穴中的野猪青年足球队；《回到太空》拍摄的是SpaceX的首次美国本土载人航天任务，在镜头的见证下，以疯狂著称的马斯克带领一群航天工程师将两名宇航员送上国际空间站……

他的作品总在发掘这些匪夷所思的疯狂背后的人之常情。正因为他能够理解疯狂、呈现疯狂，他的作品获得圣丹斯电影节观众奖、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以及艾美奖，《徒手

攀岩》还获得2019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长片奖。

金国威之所以能够理解“疯子”，或许是因为在很多人眼中，他本身就是一个“疯子”。他是一名职业探险家，4次攀登珠穆朗玛峰，其中包括登上珠峰并滑雪下山。他是全世界第一个登上印度梅鲁峰鲨鱼鳍的人。他的疯狂也不是总能得到理解，所以有时候他只能轻描淡写，“就是山和海的那些事”。

在获得奥斯卡金像奖之前的几十年间，这种山和海的生活方式总要引来一连串的追问：靠爬山就能挣钱吗？看风景也能养活人？没有固定工作，成天在山里露营，开着车到处跑，这跟流浪有什么区别？

最早提出这些疑问的是金国威的父母。他的职业是父母一辈子的心病。尽管金国威出生在美国，从小生活在明尼苏达州，但他童年接受的是传统的中国家庭教育。他的父亲是浙江温州人，母亲是黑龙江哈

尔滨人，他们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家长。在这个家里，大家要说中文、练太极拳、学写毛笔字，如果金国威用英语跟家人打招呼，父亲就会假装听不见，不理他。

金国威有一个大他几岁的姐姐，姐弟俩一度以为世界上只有3种职业：医生、律师、教授。金国威3岁学习小提琴，7岁学游泳，12岁获得跆拳道黑带，他参与的每一项课外活动都是能给履历加分的。如果他们姐弟俩考试得了A-，回家就得接受妈妈的拷问：“为什么没有得A呢？”

年长的姐姐按照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路径一步步走过来，但弟弟金国威在毕业那年宣布，自己不会从“医生、律师、教授”里选任何一个职业，他要做一个Climbing Bum。这是一个当时大部分人没听过的新名词。它是热爱高山攀登的一小群人的内部术语，指的是一辈子以攀岩为生的流浪生活，既不找工作，也不租房子住，晚上睡在自己的车里，白天开车去不同的地方，攀岩、滑雪、冲浪，活在大自然中。

“人们常常问我，我做的最冒险的事情是什么。他们以为我的答案是攀登某座高山或某次攀岩。事实上，我这辈子最大的冒险，就是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金国威说，“我选择这种活法的时候，我周围所有人都不相信人可以这样生活，我的父母就完全不接受。他们认为没有人想要活成一个流浪汉。”



小时候跟姐姐一起长大，一起奔着“医生、律师、教授”的目标前进，读了很多书，但金国威最喜欢的一本书其实是《霍比特人》。吸引他的是书里所勾勒的那个世界，一个超脱于生活之外的和现实完全不同的世界。“阅读让我对生活有了另外一种想象，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我可以做些什么，我开始想象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金国威说。

后来，他在攀岩的过程中找到这个不一样的世界。金国威这样形容攀岩的乐趣：当你在一座山面前时，你需要放下心里所有的计划、设想、期望，只关注于眼前的方寸之地。也许通往顶峰还有数百米，但此时此刻，你只能思考眼前的问题——手应该抓在哪里以求固定，脚应该踩哪里得到支撑，只有这样，才有接下来向上前进的可能。每一次的眼前的微小距离，都是登顶的基础，也正因如此，登山过程中的每一刻、每一步、每一段距离，都充满意义。

“攀登成为我理解世界的一种工具，它允许我去探索野外世界，我喜欢这种走向深处的感觉。在山林间，我找到了最好的自己。我发自内心地感到满足、快乐，只有在那里，我才能清醒地意识到，活着是有意义的。”金国威说。

现在，金国威已经成功将这种少见的生活方式变成一份稳定的职业。他是目前世界上少有的极限运动专业摄影师，在高海拔、极地状态、海洋深处等极端自然环境中都能完成

拍摄。作为知名导演，金国威会受邀参加大大小小的电影活动，但他依然是活动现场最特别的人。大部分时候，他是合影里肤色最深的人，他的西装看上去也很扎眼，因为只有他的袖子被手臂的肌肉撑得鼓起来。

直到人生的最后，他的父母都没有真正理解他的这份职业。他们之间更像达成了一种接纳的妥协，至少儿子可以挣点钱养活自己。也许，他真的能把山和海之间的乐趣，变成一种谋生的工作。

寻找答案

现在的金国威有两个版本，城市的与山间的。城市版本的金国威是电影制作人，平时往返于不同城市，西装革履地见合作方、参加媒体活动。山间版本的金国威穿户外运动服，喜欢攀岩、滑雪、冲浪，露营的时候总是笑着宣布：“我在睡袋里睡得最香！”

不同版本的金国威构成了一个生活在 21 世纪的职业探险家，在城市和山间来回穿行，一方面以极限运动为人生乐趣，另一方面又以此为生。

康拉德·安克是金国威最重要的攀岩伙伴。他是最理解金国威的人，知道攀岩的艰辛，更理解拍摄攀岩的难处。攀登本身已经非常消耗体力，可为了拍摄，金国威需要提前赶到路线前面取景，然后再折返回来拍摄攀登过程，如是往复，这非常累，但金国威一直在笑。

安克在金国威身上看到了

攀岩者最重要的一种品质：无可救药的乐观。极限运动经常面临艰难阻碍，但金国威是团队里永远有办法开心起来的人，“即便在最艰难的时刻，他总有办法让一切变得轻松”。

但有两次，安克见到金国威的悲伤。2007 年，他们一起攀登珠穆朗玛峰时，金国威得到母亲患肺癌病重的消息。他极为罕见地自行放弃攀岩计划，飞回母亲身边，陪她度过了最后的日子。

母亲去世后，他花很长一段时间才从悲伤中走出来。他投身于更大的冒险，用新的挑战来重建自己的生活。金国威和安克计划挑战全世界难度最大的攀岩目标——梅鲁峰鲨鱼鳍。它位于 6400 米的印度梅鲁中央峰顶，是一块陡峭如刀刃的花岗岩。他们尝试了两次，才最终成功攀爬了鲨鱼鳍线路。金国威拍摄下整个过程，记录这场挑战的纪录片《攀登梅鲁峰》，获得 2015 年圣丹斯电影节观众奖。

这部影片也让金国威认识了自己的妻子，纪录片导演、电影制作人伊丽莎白·柴·瓦沙瑞莉。2017 年，金国威和瓦沙瑞莉开始一起拍摄《徒手攀岩》。那一年，他们的小儿子刚出生，他和伙伴也开始了一个新的挑战——南极攀岩。

就在临行前一天，金国威的父亲去世了。“在南极的每一天，我都会想起他。我的思绪总是不由自主地回到过去，想起我和他相处的时光，想起小时候的很多小事。”金国威说。

这次南极之行改变了金国

威，他开始逐渐理解父母。“这种生活方式对他们那一代人来说，实在是天方夜谭。他们几乎没有办法理解探险，让他们理解我，对他们也很难。”金国威说。

这后来成为金国威创作的一条主线。在此之前，他的拍摄主要集中在极限运动群体，他主要拍摄自己身边的故事，但从那一年之后，金国威开始尝试不同的主题。他拍摄过泰国的洞穴救援、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横穿从古巴到佛罗里达 177 公里海域的长距离游泳选手奈德。他们是一群世人眼中的“疯子”，选择做出和主流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选择，但是金国威感觉自己能够理解他们，能在他们身上找到一种共通的答案。

“人们常常问我，为什么做这件事。但真正的问题在于，我根本没办法不去做这件事。当一件事能带给你如此强烈的意义感，你已经不可能不投身其中。”金国威说，“我认为在探险中有很多有意义的故事可以讲述，因为它们代表了人性里正向的那一面：坚韧、信任、直面挑战和团队合作。”

金国威举的一个例子是《徒手攀岩》中的主人公亚历克斯·霍诺德。“人们常常忽略的一个细节是，没有人教过亚历克斯如何徒手攀登酋长岩。这意味着，没有人教过他这件事该怎么做，没有一个教练指导他在这里如何上去、在那里如何处理，根本没有这样的辅助。一切都需要他自己去创造。亚历克斯是自己设计了一

套方法，从而完成了这件事。”金国威说，“你从中就会看到，当一个人把自己推向极限的时候，是多么惊人。这不仅仅是体力、耐力的问题，它考验的是聚合在一起的创造力，一种只有在极限状态下才能看到的、完全不一样的创新视野。你不能跟着规则玩游戏，你需要重新理解游戏，甚至改变游戏。”

就这样，金国威拍摄的作品成为他的一种自我表达。他说，攀岩是一个做决定的过程，观看一个人如何攀岩，其实也是观察他是怎样的一个人，遇到麻烦的时候是逃避还是迎难而上，艰难的时候是不是会笑。那些几十年间他无法用语言准确描述的感受、领悟、痛苦和意义，全部记录在自己的纪录片里。他没能向父亲解释的“为什么”，一次次在他的作品里得到呈现。

这些答案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父亲去世后，金国威和瓦沙瑞莉完成了《徒手攀岩》的后期制作。这部纪录片赢得许多奖项：2018 年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纪录片人民选择奖、2019 年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7 项艾美奖以及 2019 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片长片奖。

“我喜欢拍摄人性积极的那一面，那些能激励我们变得更好的品质。我喜欢这样的故事，能展现人性美好的故事。世界上已经发生了这么多灰暗的事，让人悲伤，让人愤怒，我希望试着制作能与之抗衡的作品，我想这是我能为世界所

做的贡献。”金国威说。

人生的回响

成为父亲改变了金国威。也正是在养育自己孩子的过程中，他开始理解父亲当年的另一种难处。现在的他身上有一个矛盾点：一方面，他依然热爱极限运动，喜欢跟孩子们分享攀岩的乐趣，教他们运动技巧；但另一方面，他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从事这样的事业。

女儿玛丽娜 7 岁那年，她跟爸爸说，想要攀登大提顿峰。这对她来说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念头。在这个 7 岁小女孩的认知里，攀岩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项娱乐项目，是大家都会玩的一种游戏。

金国威最后还是同意了女儿的要求。他不希望女儿长大后成为职业极限运动员，但他也不希望女儿的生活里有“不可能”的禁区。他教女儿认真地做准备，学习基本技巧。他们家有一个大房间，里面放着金国威最喜欢的攀岩工具，还有一整面攀岩墙，孩子随时可以练习。

在女儿的第一次攀岩中，作为父亲的金国威对她最常说的道理不是勇攀高峰，而是随心而行。他反复说的话是：“想停下来的时候，随时都可以停下来，不一定非得登顶。这不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你只要觉得开心就好。”

在爸爸的见证下，女儿顺利完成了登顶，像拥抱对手一样，趴在大提顿峰顶的石头上，宣布自己的胜利。攀登全程总



只要年轻时痴迷的偶像看起来还没老，我就感觉自己还年轻。

——不少人的自我慰藉

城市漫步，打开身边的“诗与远方”。

——脚步慢下来，体验深下去，用行走的方式来探索城市的街巷与建筑，深入体验一座城市

Wi-Fi型人格。

——很多人形容自己日常社交时的状态像Wi-Fi一样，与他人建立联结时，有时“信号强”，有时“信号弱”

如果你待人处事过于圆融，那么最糟糕的就是你看不清别人行事是出于本心，还是跟你一样在掩饰。

——毛姆《人性的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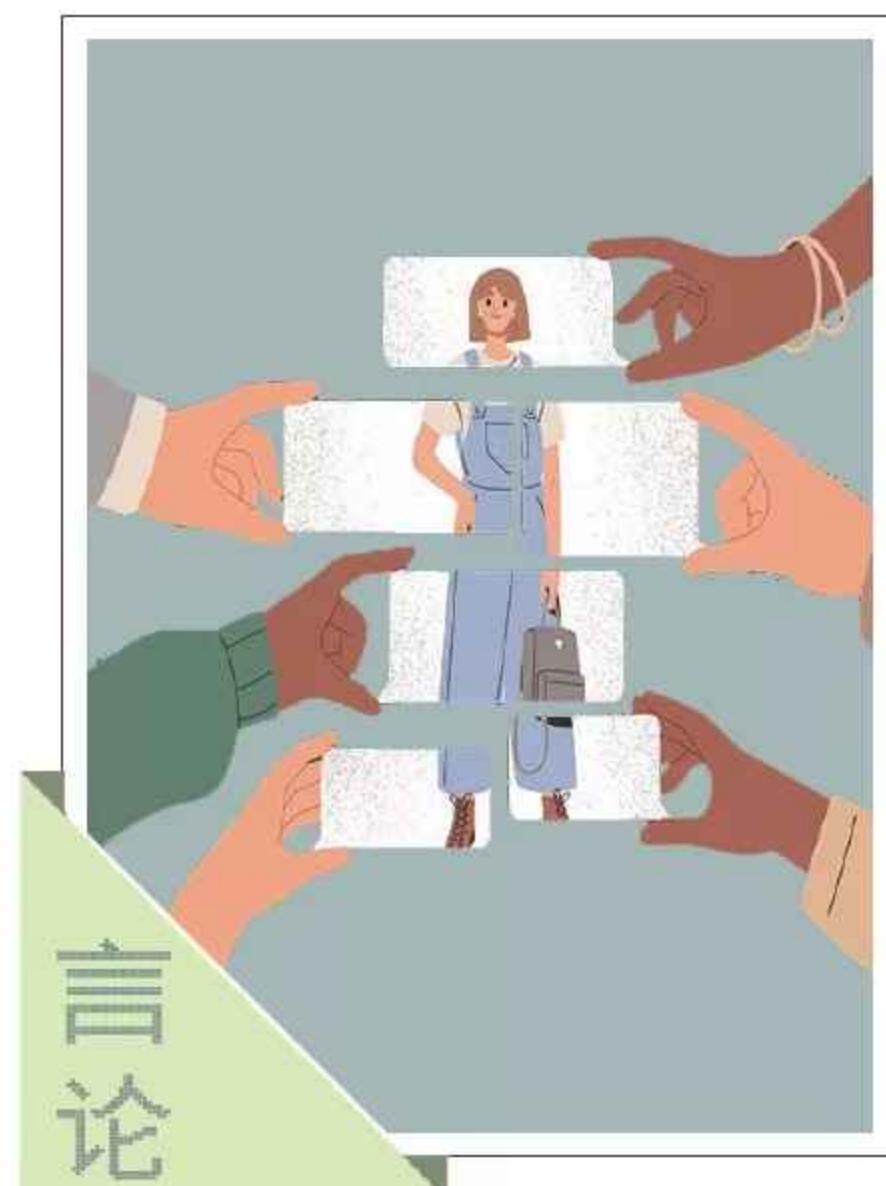
在人生“山穷水尽”的时候，还能向着“柳暗花明”使劲。

——范雨素曾这样形容“有力量”

爱始于我们对一个人的印

计18小时，回到车上时天已经全黑了。在实际攀登过程中，女儿闯过了大大小小的难关。金国威拍摄下女儿攀登的过程，镜头里的女儿一直在笑。

金国威说，这就是他希望孩子在成长中能拥有的信念——你可以挑战任何事情，这世界上没什么不可能，不需要向人解释，不需要想办法自



象诗化的那一刻。

——米兰·昆德拉说，爱情是这么发生的

我的财富是非常自由的，它甚至都不怎么待在我的账户里。

——有人调侃财富很自由

任何命运，无论如何漫长复杂，实际上只反映于一个瞬间：人们彻底明白自己究竟是谁的瞬间。

——每一次选择，都是在选择成为什么样的自己

年轻时，时间像黄金，又重又实，过得慢，欢喜与忧愁

证，也不需要为了赢得什么才努力，觉得开心就去尝试。

在女儿的第一次攀岩中，他们一度遇到很难的关卡，当时差一点儿就要放弃了。但在撤退之前，金国威在山间找了一块被太阳晒暖的地方，两个准备放弃的人躺在山上晒太阳。女儿躺在石头上睡了一觉，睡醒后又有了攀爬的动

都沉甸甸的；中年以后，时间像杂草，抓一把就是十年二十年，欢喜与忧愁变得如过眼浮云。

——简媜

自然的情感、真诚的态度、质朴的简单、内在的富足，拥有这些特质，有没有才华已经不重要了。

——《半山文集》

当你拒绝社会规训时一定会产生痛感，这个痛感我们表现成“社恐”。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杜素娟如是说“社恐”的本质

相比未知的东西，已知的东西更容易消耗我们。

——因为已知的东西会让我们犹豫不决，进而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

当你坐在一个人面前，听他开口说话，看到各种复杂、精密的境况和命运，如何最终雕刻出这样的性格、思想、做法、长相，这才是理解。

——蔡崇达《皮囊》

(小青柑、四季桂等摘)

力，便决心继续向上走。就这样，她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登顶。也许这就是攀岩教给一个孩子的人生道理：当你觉得自己不可能做到时，也许你真正需要的，只是晒晒太阳，好好睡一觉，醒过来后，一切又会有新的转机。

(紫陌红尘摘自微信公众号“人物”，本刊节选)

同窗

窗

● 贾行家



一年多以前，著名广告人林桂枝老师的女儿杨京京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母女俩趁着还没开学，从一起读过的书里挑出来14本，以对话的形式探讨这些书，并把谈话录音整理成了文字。单看这些对话，我们猜不出谁是母亲、谁是女儿，猜不出她们的年龄和生活背景。能确定的是，她们是两位有着独立自我的成熟女性，彼此间的关系是坦诚平等的，而这正是我们盼望在子女成年之后两代人能够保持的理想关系。

林桂枝从女儿很小的时候就和女儿一起阅读，因为她觉得如果母女间的谈话总是消耗在“今天吃了什么”上，不算真的沟通，不如借着读书带女儿认识世界，了解人生。

所以这本书的名字叫《同窗》，杨京京在前言里写道：“一部书是一扇窗，里面的事物我不一定全部欣赏和认同……我与妈妈有不同的眼睛，各有自己的观点；我们一直相互尊重，从

不说服对方听从自己的想法。我喜欢站在她的窗户下，从她的角度看她眼中所见。我知道，她也喜欢这样。”

这本书的内容很有趣，所选书目偏中外古典文学，从教育的角度看，大约可以分为三类——成长教育、爱的教育、生死教育。每一类教育并不单独指向孩子，而是由双方共同完成的。

先说成长教育。在很长时间里，林桂枝不知道京京为什么从小喜欢老舍的《牛天赐传》。这部长篇小说写于老舍36岁时的暑假期间，讲的是被一对上了年纪的富商夫妇养大的弃婴牛天赐，在童年和少年时代被陈旧的文化和变异的教育搞得面目全非，又在养父母去世、家道破落以后，阴差阳错地发展出一点儿个性和才能。在风格上，小说是典型的老舍式幽默；在题材上，应该是受了19世纪以“人的心智培育”为主题的英国成长小说的影响。老舍从事过中小学教育工作，善于理解儿童。

京京喜爱这本书，是因为像她这样的小孩是不会将心里藏的一些话告诉大人的，而这本书帮她说出了自己的困苦。她自幼腼腆，不善于表达，因为体能不好被同学取笑，体育课分组时总是最后一个被挑上，这些小事在孩子那里是天大的事儿。小说里的牛天赐有一样的困苦，只能假装有其他小伙伴陪着自己跑来跑去，跑累时会想到“没人跟你玩儿啊”。

从女儿上幼儿园起，林桂枝就每天为女儿挑绘本，然后跟她一起读。于是，她们母女的书单里有不少童话。比如读《小红帽》时，林桂枝的感受是：“我们从小就被赋予任务。小红帽走进森林，是妈妈要她去送东西。当时我在公司上班，每天需要完成很多工作；而你，作为小孩，同样任务繁重，要完成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学音乐要弹好老师安排的练习曲与乐曲。我们期望得到他人的认可，而认可往往



是因为完成了任务。一方面，我们期望自己做好，使命必达；另一方面，又害怕做不好不被认可，害怕被排挤在外，担心被遗弃。”

而京京的感受是：“大部分童话是说小孩若不听教训，下场就会像童话中的人物一样悲惨。这是在恐吓小孩，用负面的结果来说教……父母控制不住自己，说了一些狠毒的话来责备孩子，对他们造成极大的伤害……一切压力源于达不到别人的要求。不被亲人认可和接受，对任何人来讲都是一种打击。”她后来选大学时，母亲告诉她：“去什么大学都好，我都全力支持。”这让她感到被信任。林桂枝的理由是，不要让别人实现自己的梦想，自己的梦想交由自己去实现。

对我们来说，两代人之间更难进行的是有关情爱和性问题的交流。她们一起读过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你不妨猜一下，下面这两段话哪段是来自母亲，哪段是来自女儿。

第一段话是：“爱一个人跟对方真的没什么关系。爱情，不是外部的现实，而是自己沉醉其中。渡边与玲子没有爱情。他们之间发生的那次关系，是一种慰藉……面对极端情况时，例如在战争面前，人会恐惧、不安，炮弹就在头顶，这时身体成了容器，里面盛了些人性中美好的东西。他们通过身体的互相接触，将美好的东西传递给对方，以此逃离战火。性爱，既具有动物性，同时又释放了人的忘我以及善良。对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这两位，性是精神上的互助……身体有它庄严的一面，而这庄严是每个人都拥有的。”

第二段话是：“（有的书中人物）是为欲望

我18岁时读到《瓦尔登湖》，由此认识了作者梭罗。《瓦尔登湖》的思想，我当时很难理解，却对那简单独立的生活方式产生深深的敬意和强烈的共鸣——人类的富足，或者说人生的丰富不在于物质消费，而应该来自精神及滋养心灵的劳作。此外，我也从中了解到，每个人都有自己命定的天职。

梭罗的故居位于美国的康科德市。我去参

而活……欲望是她唯一的主人。人和人之间不是功能性的。我的意思是，不应该认为此人是我的男朋友，他就应该给我送礼物，天天哄着我；不要以为这个人是我的女儿，她就必须听话，做我说的事。爱一个人，不是为了功能性或实用性，不是为了对方可以满足自己的一些需要。”

第一段话是母亲说的，第二段话是女儿说的。其实它们是谁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母女之间如此坦率地谈论是可能的，是有益的。

书可能是用来填充两代人之间隔着的那些东西的最好媒介，因为它以语言的形式封存着人类文明中的价值、精神和美感，最适合建立语言交流。但它不是唯一的东西，其他媒介也可以，比如音乐、电影、美术、运动。只要是两代人能一起做，能形成日常之中和日常之上的交流，只要大家相信这种交流是可能的。问题是是否愿意去寻找那个媒介，开启“今天吃什么”之外的话题。

林桂枝在京京14岁时写信给她：“我们都曾被‘自我’囚禁在孤岛上，没有人能离开，漂浮的孤岛只管自顾自地漂浮。我们能做的，是竭尽全力写好自己的故事，让自己这个故事不至于语焉不详、陈词滥调。我在这座孤岛上等待着，等待风中传来你的朗读声。只要你用心写，只要你真诚读，我永远倾听。”

我从来都不觉得很多父母是不够爱自己的孩子，也许只是缺少那个能填充在彼此之间的事物，缺少那一点点倾听。

（柏东升摘自微信公众号“单读”，本刊节选，王 娓图）

梭罗的书桌

● [日] 松浦弥太郎
◎叶韦利 译

观时被他的小书桌深深震撼，这样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用的居然是一张小书桌，就像小学生用的那样。“人一旦了不起了，就希望有张跟自己土地一样大的书桌，但其实桌子越小越好，这样才能更专心地工作。”梭罗这样说。

我仔细测量他书桌的尺寸，照样定做了一张大小相同的桌子。

（雪残红摘自新星出版社《日日100》一书）

医学思维： 与医生最短的距离

●王 兴

是无力的。

与学医产生的无力感的抗争持续了很久，直到我认识到这个世界终究还有一些事情我可以做，有一些人我可以救。后来，通过健身，我的体重增长到了140斤。我这才发现，我所谓的瘦弱，只是因为怎么吃也不胖的体质。这哪里是我的弱点，明明是我的天赋啊！

但是，这个持续了十余年的误会告诉我，与疾病的斗争以及和解，是每个普通人一生的必修课。

第二个，是我对医生的误会。

我最开始对医生的理解和想象，来自动漫里的船医。这个角色非常吸引我，我也愿意成为别人战斗时背后的依靠。于是，在填报高考志愿选择专业时，我两个志愿都报了医学专业，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医学部，第二志愿是北京协和医学院。但我大三因为跑马拉松而脚受伤去看病时，觉得医生真的很冷漠。作为一名医学学生，我准备了一整套说辞，想请已是医生的学长好好帮我看。但我进了门诊后，他并没有仔细问诊，也没有好好检查，就对我说没事，我再想多问哪怕一个问题，收到的都是不耐烦的逐客令。当时的我虽然不知道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



首先，从两个误会说起。

第一个，是我对疾病的误会。

2006年，我进入北京大学医学部，开始了为期8年的医学学习生涯。我从中学开始，就一直坚信自己有某种疾病。我从小到大一直非常瘦，及至后来长到一米七几的个头儿，体重却只有110斤左右，“麻秆”这个词真是伴随了我充满自卑的学生时代。我特别希望世界上有一种神奇的药丸，我吃过之后就可以获得像健壮的男同学那样的男子汉气概。在学习临床知识时，我经常觉得自己好像得了什么病：刷牙流血，我以为自己得了白

血病；经常便秘，我以为自己患有肠癌；学习和甲亢有关的知识时，我就感觉甲亢的症状和自己急躁的性子非常符合。但是后来经过漫长的学习和自我检查，我慢慢意识到，我得的病其实叫作医学生综合征，很多医学生或多或少有过这样的经历。

学医会让你产生迷思——是不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不那么正常的地方，只要服一种神奇的药物或者做一种巧妙的手术，就可以“一键恢复出厂设置”了？但是在学医、行医的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这只是一个美好的幻想。医学不是万能的，在很多时候甚至



医生，但至少明白自己不要成为怎样的医生——我学长那般冷漠的。

无巧不成书，当我进入临床学习时，这位医生学长成了我们的带教老师。尽管有之前的情绪，我仍然瞬间就被他的睿智、热情和个人魅力感染，我坚信我要成为像他那样的医生。为什么对同样一个人，我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后来我也做了医生，我终于理解，医生在门诊时，更多的职责是快速判断病人是否有病，需要吃药还是做手术，要不要住院。简单地说，就是“筛查”。我的脚伤当时确实没用药就很快好了，没有浪费一分钱。从这点来看，那位医生学长其实高标准完成了任务。我写这个误会并不是想说明医生就应当冷漠，而是它让我可以从医生的视角去思考，什么才是“有效的医疗”。

医生也是基于对疾病、医学、医疗的基础认知，才训练出一套属于自己的思维方式。一旦普通人对这种思维方式有更多的理解，恐慌和不安就会减少很多，取而代之的是理性的分析与决策，从而实现“有效的医疗”。因此，学会医学思维，可能是缩短普通人与医生之间距离的最有效方式。

那什么是医学思维呢？

我们有的是医疗信息，却没有医学思维。随着信息的开放，医学知识不再高深莫测。一个人在来到医院和他的医生沟通之前，可以轻松地通过网络对这个疾病的来龙去脉做一个大致的了解，甚至能查阅到

目前所有最新的文献综述。从理论上讲，病人在对信息的获取上与医生是一样的，信息不对等更多是因为医患双方对信息整合和理解的能力不同，而非信息获取本身。

任何思维走到最后，都可能会成为一种直觉。这种直觉不是猜测、不是臆断，而是建立在大量的学习和实践之上的一种经验性的本能判断。对医生来说，医学思维就体现在，他可以迅速地判断一个人到底有没有生病，是不是需要治疗。例如，两个人同时来到急诊科，一个酒气熏天、大吼大叫，另一个捂着肚子闷不作声，也许闷不作声的那位才应该是第一顺位被抢救的。

所谓医学思维，就是医生在掌握有关人体和疾病的生物医学规律之后，根据病人的症状、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查做出相应的诊断，依据诊疗指南为病人做出合理的诊疗建议，并在指导或者直接为病人完成治疗的过程中，贯穿始终的思维模式。

医学思维包括几个维度。首先，是理性思维。怎么解决问题？对于一个病人的病情，我的判断是什么？对他来说有效的医疗是什么？如何选择性价比最高的方案？

其次，是批判思维。我的判断有没有可能是错的？有哪些不支持我判断的依据？

再次，是科学思维。临床的指南是否需要改进？新的临床发现是否可行可信？一个可能的病因和疾病之间是相关性还是因果性？

培养了医学思维，能做什么呢？一旦有了医学思维，你在看病时会发生什么神奇的变化呢？

很简单，你就可以轻松地理解为什么你明明只是吃坏了肚子，医生却会询问你的性生活史；你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你明明肚子已经很疼了，医生还要按你的肚子，直到你嗷嗷叫为止。以及你会了解，医生在听诊之前为什么总是把听诊器的听头用手攥一攥，在按你的肚子之前会让你把腿蜷起来。你会明白，这些“讲究”都是为了什么。

你可以理解医生行为背后的思考方式和动机，从而至少可以获得以下几种能力：第一，寻找及判断最适合医生的能力；第二，为自己和家庭选择最合适的健康规划方案的能力；第三，理解疾病和现状的局限性，从而不再焦虑、从容生活的能力。

你如果仔细看医生写的病历，会发现除了细致描述症状，有的还会写上很多的“否认”，比如否认咳嗽、咳痰，否认背部疼痛，否认发热等不适，这些你没有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所谓的阴性症状。

“否认”是病史的一种标准书写方法，它的严谨之处在于，它表示医生问了，病人说没有，而不是没有问到。这一串“否认”代表什么？代表医生的思考。医生写的每一个“否认”都代表着他考虑过你有没有可能是其他疾病，但是由于缺乏相关的证据，他才最终得出“稳定性心绞痛”这个



我认识许多爱书、好古的朋友，他们有的在工作中不怎么得志，有的连中学都没毕业，甚至还有连份正经工作都没有，但都擅长一些“雕虫小技”，精通文玩字画，其中不少是鉴赏、得趣的高手或鬼才。

比如小叶，在秦淮河边的古玩城开店，用玻璃门和三合板隔成的小铺子面积只有几平方米。店里全是杂物，从河道里挖出的古砖、铜钱、骨簪，连泥带土，常常散了一地。小叶对古碑、残简、三代之钟鼎、秦汉之摹印及汉、魏、六朝、唐、宋之碑帖，宋、元之书籍过眼无数，往往别人认不出的字，他只瞄一眼，便能随口读出。我有时刚在微信上给他发去一张图片，正推敲如何措辞求他认字，答案就已发过来。小叶经常应某博物馆之托，闭关埋头校碑，或者参与编纂某本讲六朝古物的专著。他帮人认字，全凭兴趣热情，乐在其中。

再如小史，三十出头，却眼光老到，常年在网络上帮人鉴别古物，虽隔着屏幕，只一

诊断。很多上了岁数的老大夫在看病历时，看得最仔细的也是这些所谓的阴性症状，阴性症状最能反映医生是不是考虑得全面，是不是具有科班训练出来的医学思维方式，是不是一听到病人自己说“心绞痛”3个字，就立马准备开检查、开药。

我在自告奋勇地询问病史时，犯的错误其实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面面俱到，把几十种症状一一问到，病人只是胸闷，我却盯着他问是不是排尿困难。我的道理是什么？我是否考虑过这可能是什么疾病？都没有。所以这不是医学

通人之情，得鬼之趣

●桂 涛

经眼，就能将路份、年份、来历、价值等娓娓道来。小史痴迷于印章，常自己动手拓印，分赠亲友。那些民国文人掌故、轶事、八卦，他也能信手拈来，讲起来眉飞色舞，仿佛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

还有老马，山西人，

痴迷于收藏灯具，自号“青灯盒主人”“三晋灯痴”。老马收藏的不少灯具，着实难得一见：有写着“合群进化”“保障国权”字样的烛台，记录当年中国人在“自强保种”压力下对进化论的认同；有镂空出“洞房花烛添喜”字样的铁烛台，折射中国北方农村的婚庆文化。30年来，老马收藏、过手了无数的灯盏烛台，痴迷于灯文化研究的他，发愿用百盏千灯串起人类文明史。

这些人都是得大乐趣之人，他们用在不少人眼中“上不了台面”的生趣，对抗日常的庸常与无聊。

“通人之情，得鬼之趣”，或许就是最好的境界吧。

(潇潇然摘自《环球》
2023年第16期)



思维，而是背书。

以上更多的是我对疾病、医生相关的认识。但医学思维涵盖的范畴不止于此，它还包括和医疗整个流程相关的一切，因为做一名有同理心的医生，不仅要懂人文，更要懂世俗。

美国哈佛大学医院的教授在挑选学生时，采用这样一条有趣的标准：对学医的人来说，那些非医疗的部分才是我们与众不同的地方。

那些“非医疗”的部分指

的应当是关爱、共情、倾听等这些人文范畴的东西，但我们身处实际医疗环境中，更常见的是“钱”“关系”等社会经济范畴的东西。

几乎每个人都能理解“一分钱一分货”这个道理，但是唯独在面对生命时无法理解。在医疗这件事上，任何国家、任何组织、任何医疗模式都不完美，但是反思可以让我们静下来想一想，我们究竟从哪里出发，才能寻找到“有效的医疗”，而不是“昂贵的医疗”和“浪费的医疗”。

(青 柠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医生，你在想什么》一书)

上职高的第一年，学校组织春游，目的地是40多公里外的新都，这对没怎么出过远门的我，无疑充满诱惑。为了不给妈妈增加负担，我连续一个多星期没吃早饭，把饭钱攒下来，交完一元五角钱的车费后，还剩八角钱。

我们坐着汽车，一路摇摇晃晃到新都，上午逛宝光寺，下午游桂湖公园。对于只有十四五岁的我们，后者的吸引力显然要大一些，说不定还可以让我们荡起双桨，像歌里唱的那样。

事实上，当时的桂湖公园，湖是一小畦水，桂花尚未盛开，公园里只有一些旧房子。大家转一圈，便觉兴味索然。只有语文老师黄仁文一路兴趣盎然，一副楹联、一块牌匾、一丛花草、一棵老树或一块奇石，都不肯放过，且走且吟，一脸惬意，仿佛所见都是久别的老友。

那时，黄老师刚教我们不久，但他身上那股掩盖不住的潇洒又儒雅的气质，深深吸引着我。不知不觉间，我就跟在他身后了。他起初是自顾自地诵读，后来开始给我

最怕 匆促

●曾 颖



讲解，哪一副对联是郭沫若题的，上下联里嵌着“桂湖”两个字；哪一句话又和哪一部古典名著有关。还说到“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之前我在读言情小说时见过这句词，一直以为作者是琼瑶，殊不知，原来还与这座房子的主人杨升庵有关。杨升庵这个名字，从此进入我的视野。

关于杨升庵，黄老师给我讲了一个猫市巷的故事。传说当年杨升庵遇祸遭贬，他对皇帝说：“万岁，您把我发配到哪里都可以，唯独不要把我送回新都老家，我家隔壁有一条巷子，叫猫市巷，那里有很多猫屎，我最怕闻那个味道。”

他以为皇帝会因为讨厌他，将他送到他不想去的地方，从而达到回老家的目的。但皇帝看穿了他的小心思，直接将他派去云南。

这当然是无可稽考的故事演绎，距历史事实很远，但距青少年的兴趣很近。黄老师给我讲的许多关于杨升庵的真实故事，我都淡忘了，唯独记得这一个，历经39年，它依然清晰如昨。

不知不觉间，我们就和大队伍分开了。没有嬉闹追逐，公园显得异常宁静，阳光灿烂且有一点儿小风，既明亮又不燥热。黄老师说话时语调沉稳，完全不像平时上课那般嘹亮激昂。此时此刻，在这片被花树和传说包围的小小世界，只有我们这一老一少，

小桥流水式的言语，更贴切，也更应景。那天午饭，黄老师带的是师母做的卤肉夹馍，他硬分了一多半给我，使我省下几角钱。他让我买了一盒新都特产桂花姜糖带回家，我和爸爸妈妈弟弟一道，吃得满心欢喜。我将此归功于黄老师。

之后的作文课，我写了桂湖。同学们感叹：“我们去的难道不是一个地方？”而黄老师在念完我的作文之后说：“这世间万物，最怕匆促，一旦匆促，就失去了洞察和感知美好的能力，即使有美景在侧，也失去了欣赏的能力。旅游如此，人生亦是如此。”这句话影响了我大半生。

（离萧天摘自《时代邮刊·新中年》2023年第7期，李小光图）



一

刘邦的绿林生涯，是弱肉强食的斗兽场，每天都有新的危机，稍微处理不好，就没有以后的事了。

刘邦是泗水亭长，属于沛县的基层领导。正常工作时，下级一定要听上级的命令。刘邦奉命送刑徒去骊山，这些刑徒猜测自己去了骊山就得死，所以大部分在路上逃跑了。

刘邦作为负责押送刑徒的亭长，面对这种非正常情况，一点办法都没有。这就意味着正常的工作程序已经作废了，根本不能用以前的处理方式来处理眼前的危机。如果处理不好，刘邦就难辞其咎。

怎么办呢？刘邦的处理办法就是打破常规。只有另辟蹊径，才能给自己找到一条活路。于是他对剩下的人说：“你们都走吧，我不管你们了，从此以后，我也要浪迹天涯了。”

此话一出，刘邦就不再是管理刑徒的泗水亭长，而是和大家一样，同为秦朝严苛法律的受害者，颇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

危机就此化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刘邦降低身份改变策略，使刑徒们重新和他站在一起。经过斩白蛇之后，一群人隐匿在芒砀山。换句话说，刘邦在正常的工作程序崩塌之后，迅速切换到绿林模式，重新建立起一套秩序。

陈胜、吴广起义以后，秦朝的郡县都躁动起来，纷纷杀了秦朝派遣的官吏以响应陈胜。沛县县令发现秦朝的船要沉了，准备跳船谋生，但是萧何、曹参告诉他：“你是秦吏，突然要带着沛县子

绿林大侠刘邦

● 温伯陵

弟造反，恐怕大家都不相信，谁知道你安的什么心！不如让犯法流亡在外的人回来，说不定有戏。”

在这样的历史机遇下，刘邦带着几十个人，从芒砀山回来了。

但是，刘邦回到沛县以后，沛县县令反悔了，关闭城门不让刘邦进城。这时怎么办？

人都回来了，再回芒砀山也不合适，可是县城进不去，刘邦再次陷入两难的处境，他必须在短时间内做出选择，这样才能保住性命。

刘邦的决断是给城里写信，告诉沛县的父老乡亲：“天下苦秦久矣，现在天下大乱，诸侯并起，你们要是和县令一起站队秦朝，将来免不了被破城屠家。如果杀了县令打开城门，就是站队诸侯，以后才能幸福安康。”随后把信绑在箭头上射进城里。

刘邦写这封信，本质上是把自己放在起义诸侯的一边，再利用“天下苦秦”的舆论鼓动人心，让沛县的父老乡亲选边站。

结果不用多说，刘邦赌赢了，顺利进城。

刘邦这种在绿林中生存多年的人，可能遇到的每件事都是希望，而每件事的背后也暗藏危机。如何引导事情的走向，并且消除暗藏的危机，是刘邦生存的必修科目。

经过多年的高强度训练，刘邦对危机有非同寻常的感知力，并且积累了应对危机的无数工具，这就让大脑形成了处理危机的肌肉记忆。

这才是刘邦最强的能力。

二

如果只有处理危机的能力，即便能力再强，刘邦也成不了平定天下的汉





朝开国皇帝。任何事业能做到极致，最终的推动力一定是情怀和理想。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里给“游侠”下过一个定义，总结起来就是四点：不怕牺牲、扶危济困、说到做到、功成不必在我。那么，按照这个标准，从“绿林大学”毕业的刘邦，表现如何呢？

刘邦西征进入咸阳以后，顶住众将的压力不杀秦王子婴，并且封存府库，还军霸上，召集各地的父老豪杰开会：“秦法太苛刻了，我能感同身受，从此以后咱们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其他苛刻的秦法全部废除。大家说，好不好啊？”

于是“秦人大喜”，带着牛羊酒食到刘邦大营劳军，算是自己的一点心意。但是，刘邦说了，我们的粮食多，不用大家费心。结果“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这就是关中的人心。

可能自从记事起，他们就觉得生活很苦，秦法很严苛，活了大半辈子，也不知道如何改变悲催的命运。直到遇见刘邦，他们才知道，原来真的可以换一种活法。

在老百姓的眼里，刘邦就是扶弱济困的大侠，刘邦的军队就是由侠客组成的军队，其表现超越其他绿林豪杰。

三

刘邦在闯荡江湖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这种气质，我觉得应该是“轻松”。刘邦年轻时“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打江山的时候豁达大度，从谏如流，哪怕做了皇帝，照样骑在大臣周昌的脖子上撒欢。

说白了，他就是对什么事情都无所谓，既不讲究衣食住行，也不在乎人际关系，常年我行我素，表现得特别轻松。但是，这种人一旦做起事情来，又雷厉风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最终，每个困难都解决了，横在前面的敌人也都趴下了。

在举重若轻和举轻若重之间，刘邦切换得非常流畅。

刘邦征讨英布叛乱之后，返回故乡沛县，召集父老乡亲喝酒，亲自上台击筑唱歌：“大风

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堂堂皇帝亲自敲着乐器唱着歌，若不考虑时代背景，还以为刘邦是豪放派诗人呢。刘邦浑身透着一种轻松和无所谓，非常有个人魅力。

四

公元前195年，征讨完英布回到长安的刘邦，发出一道奇怪的命令：“秦始皇帝、楚隐王陈涉、魏安釐王、齐缗王、赵悼襄王皆绝无后，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无忌五家。”

在其他人看来，这些帝王、公子都是过眼云烟，他们有没有后嗣，关刘邦什么事？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刘邦年轻时仰慕魏公子无忌（信陵君），后又在楚隐王陈涉的旗下起义，建立大汉继承秦始皇帝的制度。他们都是刘邦各个阶段的领路人，现在自己也命不久矣，便让人给他们守墓，相当于隔着时空致敬。至于魏安釐王、齐缗王、赵悼襄王，则是战国的国君，刘邦让人给他们守墓，可能是悲悯他们没有后嗣，但更大的可能性是说：“你们的时代过去了，走好，安息。”

以帝王的身份做这件事，这是侠客刘邦独有的浪漫。

随后刘邦病重不能起床，医生告诉他：“病得不重，可以治。”刘邦气得大骂：“我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这是天命，谁都改不了。既然人的命运由天定，那扁鹊来了又有何用？”于是，赐金50斤，让医生赶紧走。

想明白人寿自有天定后，刘邦就再也不看病了，和吕后交代了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可作为相国人选，并且告诉吕后“安刘氏者必勃也”，让周勃做太尉，然后就躺在床上等待人生落幕。

刘邦临终都这么洒脱，没有半点儿寻常人的留恋不舍，对什么都轻松、无所谓的气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追求长生不死的秦始皇相比，刘邦真正动人的地方，便是多了一丝人间烟火的气息。

（七里烟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一看就懂的史记》一书，杨禄曾图）



人世间，有许多际遇，许多人和事，是只此一个，只此一回，无法重复的。这样的际遇、人和事，在我们的一生中，成为孤绝的风景。他们孤而美，像孤品。

王羲之写《兰亭集序》，不论是文章辞采，还是书法气象，都绝美到令人叹绝。但是，《兰亭集序》那样的文章和书法，在王羲之的人生里，也无法重复。三月三年年都有，文人雅集也时常会有，风和日丽的好天气也不稀罕，但《兰亭集序》永远是独一无二的。

看大漠胡杨，尤其是在深秋，那些胡杨像立于世外，有一种庄严凛冽的美。沙漠是金色的，夕阳是金色的，胡杨也是金色的，这让人想到苦难和孤独也可以像金色的胡杨一样辉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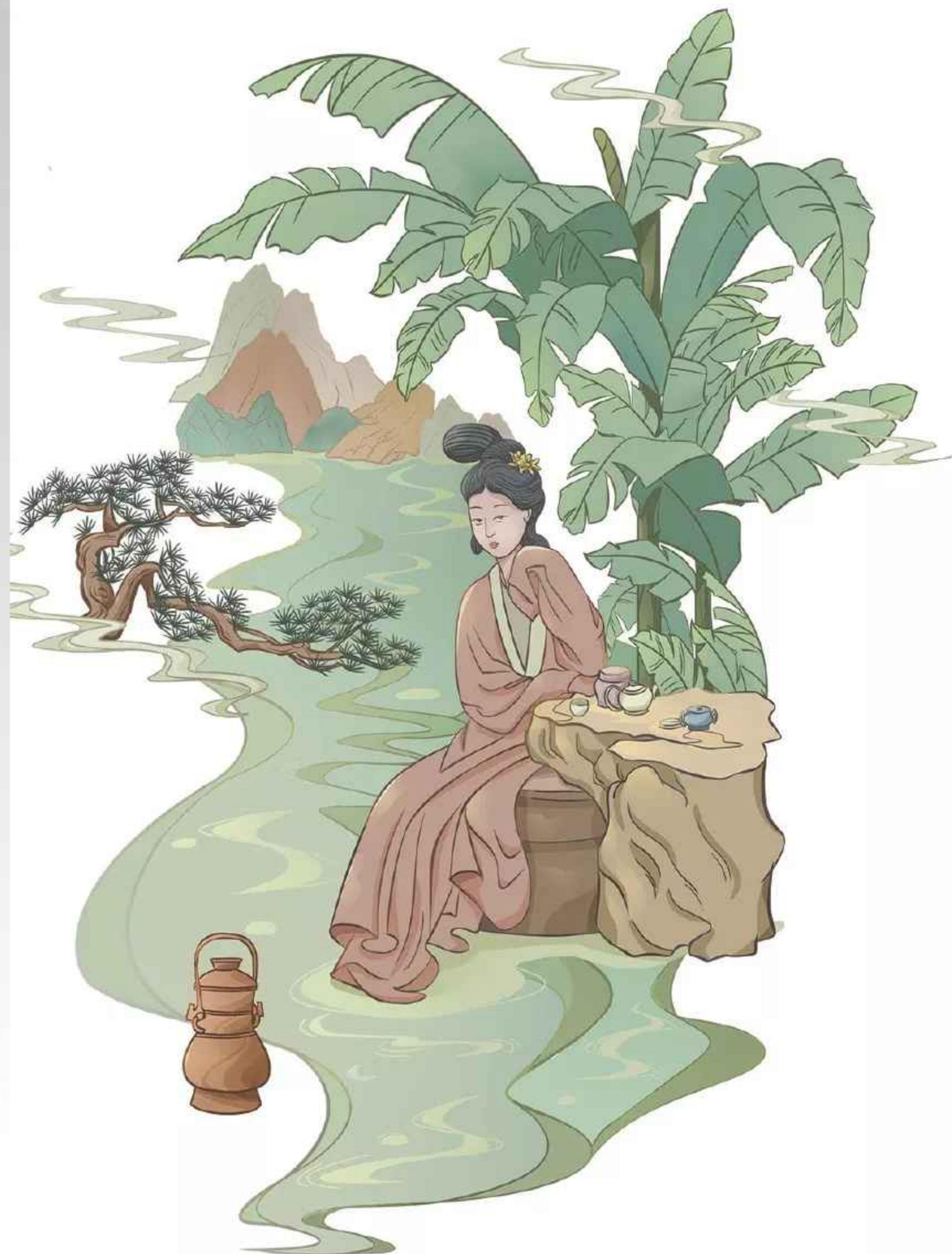
我在朋友拍的胡杨照片里流连——每一棵胡杨，都独自在风沙里站立几百年了。每一棵胡杨，都是枝干苍老遒劲，满布沧桑，与众不同。每一棵胡杨，都是植物世界里的一个古老国度，苍老的树色和斑驳的伤痕成为它们的荣耀。

江南的烟柳在三月的细雨里吐露幼芽时，塞外还是苦寒时节；江南的竹与树在多雨之夏里绿意浓重时，沙漠地带依旧干旱。但是，胡杨还是生存下来了，一年一发。即使它们枝干断折，残余的根和枝干依然是一道风景，让人惊叹生命的坚韧。因为，它们永远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

看大漠胡杨，常常为一种

孤而美

● 许冬林



绝世的孤美倾倒。

到安徽淮北去，在一片麦地的尽头，有一处文化遗址，叫柳孜隋唐大运河遗址。我站在古运河的河床边，看到一艘沉船，泥沙沉积于船舱，旁边，一根桅杆将折未折。船舱外的淤泥里，破碎的蓝花瓷片这里一片，那里一片，仿佛守望的眼神。我在古运河边静穆肃立，久久无语，只觉得千百年的时光仿佛化作运河流水，从我心上湍急流过。

当一种已经流逝的文明，以碎片的形式存于文物保护的玻璃之下时，我们依然会被它惊艳到眼底有泪。它也是，无法再生，不可复制，成为孤绝

之美。

许多人途经我们的生命，像旅客。我们和他们相处时，以为彼此会一直肩挨着肩在花木葱茏的世界走下去，春天不会老，我们也不会老。我们认为，即使离别，转身就又会看见彼此，欣然而笑。可是，慢慢地，我们发现，有些人一转身，就再也不见。有些人，也是生命里的孤品。

十几年前，我在南方学舞蹈，结识了一帮爱跳舞的朋友。离别时，我们互留了地址，当时以为还有后话。十几年过去，他们音信杳然。不只未见，连联系方式也在几次的辗转搬家中丢失。现在，即使



重逢，我怕连他们的名字也叫不出来了。

我的童年几乎是在姨娘的怀里度过的，她不是我的母亲，却给了我比母爱还要丰厚广大的爱意和温暖。20世纪80年代，她给我买大红的方形丝巾，让我在春天花开欲燃。她教我唱歌，唱《回娘家》《小草》等那个年代的流行歌曲。她牵着我的手去照相馆，我们一起拍很亲昵的合影。

后来，我们家的相框里，我和她的合影，只露出有我的

那半边，有姨娘的那半边被母亲遮了起来。姨娘在我的童年刚刚结束时就永远地离开了。外婆去世入土时，我们经过姨娘的坟前，坟上青草萋萋。我看着那些青草，记忆忽一闪，全是我跟姨娘在一起时的旖旎风光。可是，细细回想姨娘的模样，却不真切，记忆里的她已模糊成一个年轻美丽的背影。

许多事情，并不是越热闹越好。精神上能对话的人，只要一个就好。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小

说，有一种孤而美的气质。我喜欢《雪国》，就觉得，在冰冷清冽的世界里，一个人往远方去，大地上留下脚印，又被雪抹掉，也很好。

世界太热闹了，我要留一点儿忧伤给自己，留一点儿落寞给自己。我要一个人孤零零地凋零，不要快乐来修饰。保持一种孤而美的状态，像老井，不溢，也不枯，清淡地晃着后半夜的月光。

(羽惊林摘自金城出版社《忽有斯人可想》一书，李少丽图)

晴阳微温，从繁密的紫藤叶隙渗透而下，秋天正用诗意的手指轻轻弹奏城市，盈盈绿意隔绝了扰攘，正是宋词里“茶瓯香篆小帘栊”的闲适之意。

有时为了躲避喧嚣，我会绕过永康公园，走进朴素的巷弄，找到那绿竹迎人的小院，在古拙的客厅饮着何先生初沏的热茶，有时是碧螺春嫩绿的水色与雨后清香，有时是高山茶灵妙的幽馨。若有似无的古琴像从遥远的年岁里传来，又消失在凝神的刹那中。

一切都幽凉而沉默，秋阳漫入纱窗，白瓷盆里清净的细沙与几乎透明的小鱼仿佛静止，在片刻的凝思里，世界的变动不居才真实了起来，对坐的，正是纤尘不染的秋飔。

古人在茶里得到安静，在静中明白人生，山巅涯涘的清瓢寒瓮，竹林松下的活火轻烟，当人生所在乎的只剩碗中的微甜淡苦，那无非已是秋月玲珑的超然了。

无一语，答秋光

●徐国能



可惜在城市生活的匆促里，人人被驱迫着只在乎下一站的风景，因此永远是一个风尘仆仆的行者，向旷邈的前程举步维艰。

每当我坐在“冶堂”一杯茶的幽香里，都能浅尝生命的清凉。座中对联是这样写的：“校书长爱阶前月，品画微闻座右香。”人生每一个小小的意境无不充满沉思的喜悦。

何先生的茶、对联上的字，似乎在提醒我该驻足于此刻，否则不免辜负了那紫藤叶隙染绿我衣的淡淡秋光。

(一棵树

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细味人间》一书，本刊节选)

歌起大凉山

● 王秦怡



妞妞们放声歌唱

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有这样一个神奇的组合——妞妞（彝语，女孩）合唱团。歌声为妞妞们插上了梦想的翅膀，让她们走出大山，登上中央歌剧院、中央音乐学院等国内一流的音乐殿堂。音乐对妞妞们还意味着什么？在海拔2000多米的普格县大槽乡中心小学，妞妞合唱团的发起人、小学老师吉布小龙，在讲起这个“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故事时说，女童命运的改变，更能体现一个地方的人文底色和思想进步。

小龙老师的合唱团

我不怕森林深处凶猛的豺狼，我翻过高山深谷看见了彩虹，爸爸妈妈不会永远陪在我身旁，星星月亮伴着我，听蟋蟀歌唱……

——《勇敢的妞妞》

认识吉布小龙的最好方式，是走入他的排练日常。

“我办合唱团，首先是希

望妞妞们能从中获得自信，尊重别人，看见世界，做一个有爱的人。”这是吉布小龙对妞妞合唱团的理解。自信、见识、爱，任何一点都比表演的专业性更为重要。

在排练现场，妞妞们不用刻意保持队形，想甩头就甩头，想跺脚就跺脚，想扭屁股就扭屁股。刚开始练歌时，有人捂着嘴哼哼唧唧，害怕自己唱错音被听见；有人一直抠手，掩饰自己的紧张；还有人把头别到一边，不看老师，肢体僵硬。吉布小龙就逗她们，故意做一个很丑的表情，等她们笑了以后，问她们：“你们觉得唱歌快乐吗？如果觉得快乐，你们为什么不笑？”

大槽乡多树，也多山，螺髻山脉绵延整个乡里，一年四季绿意葱茏。有时，吉布小龙会偷偷带妞妞们离开学校，到大自然中去。当她们触摸春天的泥土，看树木抽出嫩芽，闭上眼睛感受森林的气味，倾听

河流的声音时，再害羞的孩子似乎也会被自然的气息感化，兴致勃勃，扯开嗓子唱一唱。

这种颇具前瞻性的教育，和吉布小龙有关，更和当地孩子的成长环境有关。

“现在物质条件越来越好，但乡里很多孩子是留守儿童，爷爷奶奶只关注孩子的吃喝和安全，哪儿也不让去。孩子们很孤独，没自信，也禁不住诱惑，看到回乡的年轻人穿得光鲜亮丽，就想辍学去打工。”吉布小龙说。

吉布小龙想起自己的童年。学校在山路那头，需要徒步1个多小时才能到达。他常常滚着铁环去学校，放学了就疯玩，掏鸟窝，摘野果，在河里游泳。“很快乐，感觉自己无所畏惧。”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正源于此，直到现在，他作曲的习惯还是想象那些画面，或者到自然中去，“跟着云朵的形状，就会哼出旋律来。躺在松林里，听风吹松涛



鸣，旋律浮现也在脑海里”。

妞妞合唱团唱的很多歌曲都是吉布小龙写的。他希望孩子们有属于自己的歌，而不是唱网络上常见的“口水歌”。

所有歌中，他最喜欢《勇敢的妞妞》。那原本是他写给合唱团里某个妞妞的——她住在另一座山里，父亲已经去世。有一天，母亲生病，她打着手电筒来乡里抓药。“她告诉我，好像身后有什么东西跟着她，她特别害怕。”吉布小龙写下《勇敢的妞妞》来鼓励她，用歌声为她加油打气，没想到妞妞们都很喜欢。

听见她们

哦呜哦呜，啊呀啦，到底向谁诉说。哦呜哦呜，啊呀啦，谁都听见了。听见了你呀，听见了她，听见了我们的梦。听见了夕阳，听见山风，听见了我们的歌……

——《听见妞妞》

现在，妞妞合唱团有30名学生。9月开学后，因为初中在普格县里，距离大槽乡中心小学很远，高年级的妞妞将离开合唱团。同时，更多低年级的妞妞将加入合唱团。

但在最初“招兵”时，孩子们可没有现在这份热情。那是2016年，吉布小龙刚来到大槽乡中心小学，他考的是音乐教师的岗位，却受制于学校教师缺乏，成了数学老师和语文老师。最初更多是出于个人兴趣，他拿着一个小本子，一个班级一个班级地跑，兴冲冲地说了自己的构想，问有没有人现场报名。一阵静默。孩子

们你戳戳我，我戳戳你，就是没人举手。

转机发生在2018年。具体弹了什么歌，为什么，吉布小龙都忘记了。他只记得自己心情不好，拿了把吉他在操场边的树荫下，自弹自乐，沉浸其中。弹着弹着，4个孩子围在他身后，跟着他轻声哼唱起来。他心头一动，问孩子们愿不愿意和他一起唱。孩子们点了点头。吉布小龙给这个合唱团起名“阳光合唱团”。

之后，合唱团在音乐教室排练时，常常有孩子出于好奇，趴在窗户上看，胆大一点的则直接蹲在门口。对于这些围观者，吉布小龙逮着了，就一定要问一句：“来不来？”就这样，合唱团渐渐壮大起来。

排练之余，吉布小龙喜欢和妞妞们聊天，了解她们的家庭情况和理想。他发现，孩子们的梦想很局限，走不出这一座座山——有想当警察的，这样自己家的牛羊丢了，就可以把小偷抓起来；有想开养猪场的，这样就可以天天吃肉；还有想去镇上开超市的，这样就能赚很多钱。

在山区，相较于男孩，女孩更难掌控自己的命运。彝族女孩在15岁到17岁之间，有一场换裙仪式，换上成年女子的裙子，宣告步入成年，可以定亲了。吉布小龙就有两个16岁的女学生，被父母或哥哥许给了同乡。

越和妞妞们相处，吉布小龙越希望她们可以走出自己的路。去北京参加演出，走在北京的街头，看着灯火璀璨的摩

天大楼，他告诉妞妞们：“你们看，哪一个人不是行色匆匆，为梦想奔波。你们也想来大城市吧？但没有知识、没有过硬的本领，待不了几个月就得回家。”

如今，再问她们：“你们将来想做什么？”她们有的说想当警察，“因为想保护人民”；有的说想当音乐老师，“像小龙老师一样”；一个皮肤被阳光晒得黝黑的女孩，等其他人都说完了，才语速缓慢地说：“我想当森林消防员。”她眼睛很大，说话怯怯的，但双眼发亮：“因为我想让小动物有一个安康的家。”

跟着音乐去过远方，她们人生的梦想终于跳出了大山。

一个圆

阿甘拉仁，朋友很多。阿甘拉仁，总在忙碌，酒肉朋友把他抛弃在街头。阿甘拉仁，偷偷在哭泣，这是为什么？阿吧吧，孩子哭着哭着就笑了。阿吧吧，大人笑着笑着就哭了……

——《阿甘拉仁》

越走近吉布小龙，越会发现，他与合唱团、与大凉山的故事像极了一个圆——他和孩子们的成长经历高度相似，他是山里孩子的教育者，同时也是受益者。

在童年很长一段时间里，吉布小龙都很好奇：那些大卡车都开去了哪儿？车上的人呢，他们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作为土生土长的普格县螺髻镇人，他从小就看着各种大巴车、大卡车在镇上来回穿

梭。在读大学前，吉布小龙的生活半径仅限于县里。

1999年，吉布小龙升入初一，是村里当年小学毕业的25个孩子中唯一继续念书的。在填报高考志愿选择专业时，吉布小龙想学音乐。父亲不同意，拒绝支付他参加艺考的路费。母亲悄悄塞给他800元，那是她卖花椒的所有收入——那时，在山里人看来，把音乐当营生是不务正业。

等到了成都，吉布小龙才知道800元太少，根本不够吃和住，但他还是觉得“外面的世界太好了”。他长了很多见识——音乐专业艺考有“练耳”一项，老师背对着学生弹奏，学生要马上回答出准确的音阶。“老师弹完了，我没说话。他又弹了一次，我又没说话。老师就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这才知道，练耳就是要把这几个音都说出来。”

可能是彝语民谣打动了艺考老师，18岁的他进入四川音乐学院流行演唱系，成为他们村里的第一名本科生。

2009年大学毕业后，吉布小龙和一位藏族朋友组成“青稞荞麦”组合，去北京、成都、昆明参加音乐选秀比赛，但通过海选后，都没有下文。最难的时候，他兜里只有3块钱，靠着大口大口喝白开水充饥，早上一睁眼，想的是可以去哪家酒吧演出挣钱。

但那也是一段勇敢追梦的岁月。“音乐是我的精神食粮。那时，只有音乐能带给我安慰，让我看到前方的那束光。”靠着一把吉他和许巍的《蓝莲

花》《曾经的你》，他熬过了一天又一天。

家乡的风

螺髻山的风，吹不进妈妈的怀抱。螺髻山的风，越不过爸爸的肩头。螺髻山的风，吹不落天上的雄鹰。慢慢地长大啊，吹痛我的脸……

——《螺髻山的风》

在外漂泊了3年，2012年，他终于下定决心，回到大凉山，考取了家乡的教师岗。

头两年，吉布小龙在木里藏族自治县的小学任教。木里县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端，要去那所小学，他必须先在西昌搭火车，再骑马上山，单程需要14个小时。山上信号差，每次和家里通电话时，他都得爬到山顶，反反复复找信号。

看到朋友们还在写歌、出单曲，他心里很不是滋味，感觉只有自己与外面的世界隔绝了。“我时刻在斗争，是去唱歌，还是继续当老师？”

在和孩子们日复一日的相处中，吉布小龙找到了当老师的乐趣。生病时，他躺在房间里，孩子们想看望他又害羞，就趴在窗户外静静地注视着。摘了梨子，捡了蘑菇，看到好看的花儿，他们也都像献宝一样送给老师。“他们身上有一种清澈透明的感觉，很纯洁。”吉布小龙不再想“逃跑”，“我不仅在自己的世界里唱，还可以唱给这些孩子听。”

之后，他从木里县

回到普格县，先后在不同学校任教。再后来，他终于组建起自己的合唱团，妞妞合唱团从乡里唱到县里，又唱到全国各地。

吉布小龙最难忘的是妞妞们在中央歌剧院的演出。他至今仍觉得像做梦一样——歌声、乐器声似乎穿过了他的身体，震颤着他的灵魂。从前，他和妞妞们在荒野中唱，在田埂上唱。那一刻，他和妞妞们站在国家级音乐殿堂，身后是国内顶尖的管弦乐团，“内心感到特别幸福”。现在，吉布小龙很想写一写家乡的风，“小时候，我很害怕风。父母去守山上的羊圈，家里只剩我一个人，风从屋顶刮过，很吓人。但现在，它给我一种安全感，风吹过来，像拥抱着我一样”。

风吹啊吹，一代又一代人在山间长大，不同的是，新生一代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排云而上的风，吹起妞妞们的梦想。

（惠婵娟摘自《环球人物》
2023年第14期，本刊节选）

要求须对着自己

●史铁生

我想，我还是有必要浪费一句话：舍生取义是应该赞美的，为信仰而献身更是美德。但是，这样的要求必须对着自己，倘以此去强迫他人而不要求自己，其“义”本身就很可能。

（雨荷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病隙碎笔》一书）



古代的老师和学生一般要在一起同吃同住很长一段时间，须有不少课堂之外的交流，才会得出对一个人的品评。孔子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四个高徒：“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嘐。”意思是高柴愚笨，曾参迟钝，颛孙师偏激，仲由鲁莽。虽然这些评价有些唐突，但应该是孔子结合了平日里的长久观察，绝不可能仅仅依靠几句看似机智的回答，就有以上论断。从孔子对颜回的评价就可以看出来：“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颜回在听老师讲学的时候，从来不提出反对意见和疑问；不过等他自己回去研究，却可以发挥老师的主张。虽然我们无从得知，孔子是怎么了解颜回回去之后的言行的，但这足以说明，他评价学生从来不单纯依靠课堂表现。

如今的学校，尤其是高等院校里，学生和老师往往只有课堂上几个小时的共处时间，而且绝大多数时间是老师在单向输出。光看课堂上的即时反应，加上作业和试卷里有限的书面反馈，老师对学生的了解不免片面。

要做到“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谈何容

易。学生是什么“材”，当然不仅仅指智商和理解力，还包括他们的性情、趣味，甚至天性。仅就课堂教育而言，学生在来到一个教师的课堂之前，早就不是一张白纸。他们已经知道了一些，当然这意味着他们不知道的还有很多。有时候先行知道的东西，甚至可能成为他们进一步学习的障碍。这大概就是师者的第一重无知——不知人之无知。

倘若考虑学生在学校之外的其他处境，那就会增加更多的不可测因素。学生思想不集中、缺乏学习的动力，或许原因在其

家庭、社区中。电影《自由作家》中就展现了这样一个场景：中产背景的白人教师问班上的高中生什么是“大屠杀”，结果只有一个人举手。而当她问学生，有多少人被枪击过时，几乎每个学生都举起了手。这让初来乍到的她极为惊讶。这大概就是师者的第二重无知——不知人。

一个人自然是多读了一些书才能成为老师的，而要成为师者还需要识人读世。第一步就是要时刻承认“我知我不知”。
✿

（一米阳光摘自《书城》2023年第7期）

◎ 唐江译
〔法〕让·齐奥朗
美的魔术

人越接近幸福，对美就越敏感。
在美中，万物都能找到它们的正当理由，它们存在的理由。我们总是原原本本地构思一种美好的事物。一幅画或一片风景让我们感到愉悦，以至我们不能以任何其他方式来想象它们，而只能是它们的原貌。

将世界置于美的标志之下，就是断言它理应如此。然后，一切都是光荣的和谐，即使消极方面存在，也只会增加它的光荣和魅力。
✿

美不会给我们带来救赎，但它会使我们更接近幸福。
✿

（信天游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在绝望之巅》一书）



局外人的优势

● [加拿大] 大卫·爱泼斯坦
◎范雪竹 译

阿尔菲斯·宾汉姆是有机化学专业的博士。20世纪70年代，还在研究生学院的他发现在研究制造特定分子时，总有人能想出更聪明的办法。“我注意到，那些聪明的办法并不来源于课堂知识。”直到有一天，他也成了最聪明的学生之一。

他想出一个简单巧妙的办法，可以用简单的4个步骤合成一种分子，而这个办法的核心知识竟然和塔塔酱有关，宾汉姆从小就知道这种烘焙配料。“你可以去找20位化学家问问塔塔酱是什么，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知道。”他说，“总有一些偶然的想法能够让解决方案更聪明、更划算、更高效，也更省钱。所以我从这个想法出发，思考问题是如何被

解决的，再到‘如何建立一个组织，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多年以后，当宾汉姆成为礼来公司研发战略副总裁时，他就有机会建立这个聪明的组织了。

2001年春天，宾汉姆收集了21个困扰礼来公司的科学家的问题，在询问了一名高管的意见后，他把这些问题放在网上。

礼来公司收到了很多答案。正如宾汉姆所预计的那样，局外人的知识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一位律师提供了一种分子的合成技术，他的相关知识都来自平时的化学专利案件。这位律师写道，当他想出这个解决办法时，“我想到了催泪瓦斯”。“催泪瓦斯和这个问题没

有任何关系，”宾汉姆说，“但是他发现，催泪瓦斯和我们需要的分子在化学结构上有相同之处。”

宾汉姆邀请局外人的做法大获成功，他成立了一家全新的公司，这家公司名为“创新中心”，以寻找者的身份面向各行各业，发布挑战信息，并为外行解决者提供奖金。

宾汉姆把这种思维方式叫作“请来局外人”：远离那些围绕问题本身的专业训练，从八竿子打不着的其他经验中寻找答案。

历史中充斥着用这种方法改变世界的例子。

拿破仑曾经为部队的补给感到焦虑，因为他的军队能携带的补给只够消耗几天。“饥饿比刀剑更加凶残。”4世纪的一位罗马军事编年史作者写道。拿破仑是科学和技术的支持者，所以在1795年，他专门为食物保存研究设立了奖金。许多世界知名科学家深入研究这一问题都失败了，而来自巴黎的食品和甜点商尼古拉·阿佩尔找到了解决办法。

罐头加工业协会把尼古拉·阿佩尔称为“万事通”。他在味觉的世界里纵情遨游——制作糖果、酿造葡萄酒、担任厨师、生产啤酒、腌制泡菜，他会的可不止这些。他在食品烹饪领域的涉猎也异常广泛。在面对食物保存的难题时，他拥有科学家不具备的优势。“我的日子都是在食品储藏室、



酿酒厂、库房、香槟酒窖、商店、制造厂、糖果厂的仓库、蒸馏酿酒厂和食杂店度过的。”他把食物放在厚厚的香槟瓶子里，然后把瓶口封上以保证密封性，再放到开水里煮几个小时。正是因为阿佩尔的发明创造，才有了罐头食品的诞生。

他曾把一整只羊保存在瓦罐里，只为炫耀一下自己的发明创造。因为阿佩尔的方法成功地保存了食物中的营养，水手的噩梦——维生素 C 缺乏症，从此不再是致命的诅咒。这一科学上的重要顿悟——高温可以杀死微生物——比路易斯·巴斯德的发现还早了 60 年。阿佩尔的方法给公共卫生带来了一场革命。但对拿破仑来说就不甚幸运了——阿佩尔的方法跨越了英吉利海峡。1815 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惨败，他携带的补给品都被英军吃掉了。

1989 年，埃克森·瓦尔迪兹号油轮在威廉王子湾附近触礁，装载的原油全部泄漏。这是一次巨大的生态灾难，也是渔业的大灾难。当原油和海水混合在一起时，负责清理溢油的工人把海面上黏稠的物质称为“巧克力慕斯”——在寒冷的海水中，处理溢油的人面对的是像花生酱一样黏稠的物质，想要清除这些溢油极其困难。近 20 年后，依然有 3.2 万加仑的原油无法清除，顽固地附着在阿拉斯加海岸线上。

溢油治理的最大难题是，驳船把海上的石油撇去进行回收，接下来该如何把这些油从驳船上抽出？斯科特·佩高是

溢油回收研究所的项目经理，这个研究所就设在阿拉斯加。2007 年，斯科特觉得应该尝试一下向创新中心咨询。如果有人能提出把冷冻的“巧克力慕斯”从回收船上抽出来的办法，他愿意提供两万美元的奖励。

许多想法接踵而至，约翰·戴维斯的解决方案便宜又简单，斯科特一看就笑逐颜开。

约翰·戴维斯居住在伊利诺伊州，是一位化学家。他在出差等飞机时思考溢油处理问题。作为一位化学家，他很自然地想到用化学方式来解决问题，但是后来，他彻底改变了这种思路。“我们想要处理的污染物本身就是化学品了，”戴维斯说，“所以应该尽可能避免再使用化学方法。这样才能避免二次污染。”他放弃自己的专业知识，选择化学领域以外的其他类比思考。“我把这个问题比作喝冰沙饮料，”他说，“喝到最后，你必须用吸管在杯子里搅一搅才行。那么，怎样做才能毫不费力地把冰沙都弄出来呢？”

冰沙问题让戴维斯想到了关于建造楼梯的一次短暂经历。数年之前，好友请他帮忙修建一段混凝土楼梯，把好友的房子和旁边的湖连接在一起。“可我又不是一个超级强壮的人，所以，实话实说，我干得不怎么样。”

混凝土在山顶处被卸下，等山脚需要混凝土时，就让其顺着沟槽倾泻而下。戴维斯站在山顶处，他担心，大部分的混凝土还没来得及顺流而下就

已经在太阳照射下变硬了。他赶紧提醒朋友的哥哥。“看我的。”朋友的哥哥对戴维斯说。他拿起一根棍子，在上面绑了一个马达，然后插进混凝土中。“混凝土马上就流动起来了，像液体一样哗哗地流。”戴维斯回忆着当时的场景。这根棍子就是混凝土振动器，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它会持续震动，避免混凝土固化。“当我想到这个例子时，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找到答案了！”戴维斯说。

他打电话给一家销售混凝土振动器的公司，了解了一些细节问题，然后制作出一个图表来描述振动器如何轻松地和驳船连接，以及振动器如何搅动“巧克力慕斯”，就像搅动混凝土一样。算上图表，整个解决方案一共只有 3 页。

我向戴维斯提问：“你是否倾向于把问题和不相干的类比联系在一起？这些类比都脱离你的专业，基本上都是生活中随机出现的。”戴维斯不得不稍加思考。我又问：“那你处理化学问题时是不是也用这种方式？”“其实，不完全是这样，”他回答，“因为面对一些问题或者疑问时，你必须跳出圈子来思考。”

对于那些最难解决的问题，从问题自身领域找到的解决方式通常差一些，局外人看似离题万里，但是当他们重新分析问题时，往往能取得突破，带来重大的创新。

（王君仪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成长的边界》一书，刘宏图）

一

阿达平日里种田，是个地道朴实的农人。到了挖藕的季节，阿达就成了挖藕匠，在麦镇一带小有名气。他并非甘愿挖藕。妻子患恶疾去世，留下年幼的双胞胎儿子。如果有人看家，他早就流入外出打工的浪潮了。

阿达四十余岁，生活的重压使他很显老。阿达家离我家很近。我和他的两个儿子从小就在一起玩，关系不错，常常去他家蹭饭吃。我上初中时，不喜欢读书，爱逃课出去玩。阿达的两个儿子学习很好，从未逃过课。和他们一起玩的时候，总有人跳出来把我们做比较。久而久之，我逐渐远离他们，阿达一直搞不懂我为什么不爱去他家了。

秋末的一天，我又逃课去乡间。走到池塘边，看见阿达头戴草帽，一身布衣，半截腰深陷在淤泥中。阿达也看见了我，他踩着厚重的淤泥，深一脚浅一脚地向池边走来。

“阿皮，又没上课啊？”他唤着我的小名，问道。

看他上了岸，我便找了一块干净的草皮坐下。他怀里捧着一捆细小的莲藕，要我带回去做菜。他把莲藕放在池边，

坐到我身旁。那时我已经开始吸烟，我从烟盒里抖出两支烟，一支给他，一支留给自己。

“你还在长身体，还是少抽烟为好。”他说。



故乡的阿达

● 李宇恒

我那时处在叛逆期，谁的教导也听不进去。阿达是我为数不多可与之谈话的成年人，他平时不会说这种话，那天突然说了这么一句，我心里有点儿火，想站起来走人。

阿达大概知道触到了我敏感的心弦，立即转移话题，问我缺不缺钱。

他知道我缺钱。烟钱、酒

钱，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开销。我不敢张口问家里要，我父母都在外地，只有年迈的爷爷奶奶在家，我不忍心开口。有时候实在缺钱了，我就想干点儿坏事，弄点儿钱花。我认识的几个学生就是这么干的，看见他们整日大把花钱的快活样子，我很心动。他们曾邀我加入，我反复权衡利弊，仍犹豫不决。

我想找人商议，思前想后，只有守口如瓶的阿达值得信任。

我在地里找到阿达，他正背着药桶给棉花喷洒药水，正午的阳光把他晒得汗流浃背，蜡黄的脸膛儿上爬满汗珠。我说明来意，他静静听着。我说完后，他当即掏出身上所有的钱，塞到我手里。他说以后我再缺钱，就去找他，他会力所能及地帮助我。他只有一个要求：千万别做坏事。

从那天起，每次见到我，他总是偷偷塞钱给我。有时候缺钱了，我就装作不经意出现在他面前，他口袋里有多少钱就会全部掏给我。这件事除了我们俩，谁都不知道，包括他的两个儿子阿周和阿正。

二

挖藕一般在秋季，也有时



在冬季。临近春节时，莲藕的价格会猛涨。有些池塘主为了卖个好价钱，会选择在冬季出藕。

冬季挖藕时，阿达会穿上皮衣皮裤，防水挡寒。在呵气成霜的天气里，一层薄薄的皮衣并不能驱退寒冷。这时候破冰下水，需要的不仅仅是好的体质，还有顽强的意志。

寒假里，我终日无所事事，常去池塘边看阿达挖藕，陪他聊天解闷。开工前，阿达会央我去买烧酒，他需灌上几口烧酒才有足够的勇气下水。天气再冷些，除了灌烧酒，他还会嚼上几个辣椒，辣得满头大汗、满脸通红，像被火烧了一样。

阿达踩着浮冰向池塘深处走去，冰块咔咔地碎裂。他在池塘中工作两个小时就要上一次岸回暖。刚上岸时，他面色苍白，嘴唇发青，牙齿不住地咬合。我把手放在他身上，发现他的身体比冰还要凉。他一上岸，我就赶忙递上烧酒，他接过去连着喝上七八口。过上半天，他的脸色才恢复正常，嘴唇也不那么乌青了。

“阿皮，你要有出息，不要像我。”每逢累得熬不住时他就会这么说。休息一会儿后，阿达又要下水了。

长年累月地弯着腰浸泡在水里，人的身体势必会出问题。有一天，阿达上岸后，我发现他的腰弯着，直不起来了。我绕到他背后，想给他捶捶。我只能很轻地捶，力稍微重些，他便咬紧牙关眉头紧皱，脑门儿上布满细密的汗

粒。我突然感到，阿达老了。

后来我辍学去外地谋生，一年最多回一次家。每次回家，我都会买上几样菜，带上两瓶酒，去阿达家里做客。他问我在外面的情况，我总装出一副很笃定的样子，吹些牛皮给他听，其实是不想让他挂念。

三

阿达老得很快，身体一年比一年坏，每逢阴雨天，他便哼哼着喊腰疼腿疼。为了省钱，他不去看医生。我大概知道他的病状，去药店给他买成包的中药，在锅里煮了，给他敷在腰上。

我在家的那段时间，早晚两次去他家，给他敷药，陪他聊天。我走后，一切就得靠他自己了。他的两个儿子在外地念大学，不到寒暑假是不回来的。

我在外面打拼的这几年，混得很不如意，也没攒下钱。后来我每月会按时给阿达寄一笔医药钱，要他拿去瞧病买药。他起初不肯收，总给我寄回来，说我在外也很不容易，各处都需要花钱，手里没钱是不成的。我不说什么，照样每月寄出。半年后，他便开始收下，不往回寄了，大概是不想拂了我的好意，惹我生气。

前年除夕，我从外地回来。吃过晚饭，我就带着饺子和酒朝阿达家走去。

他家的门虚掩着，推门进去，我见他正坐在椅子上，给一群柴鸡投食。阿达看见我，惊讶地站了起来。

他的腰仍旧弯着，颧骨和眼眶向外凸出，蜡黄的脸皮紧贴在塌陷的双颊上，人比以前更瘦了，衣服穿在身上显得松松垮垮。

看见我，他连声说：“回来好，回来好。”阿达把酒瓶盖子拧开，把酒倒进两个小杯中，我们举杯碰了一下。阿达轻抿了一口，咧嘴咂摸咂摸：“这酒好，绵软不烈，有一股酒香。”

那天下午我坐到很晚才离开，临走时叮嘱他，没有钱了就告诉我。他点头说好。

去年端午节前后，我接到阿达去世的消息。等我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返回家乡时，阿达已经下葬。仪式很简单，连灵棚都没有，简单到称不上是葬礼。阿达去世当天，他的遗体就被带到殡仪馆火化，下午，他的骨灰被埋在了野外的荒草地里。

听说他去世时，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人们在他的枕头下翻出我每月寄给他的钱，总共五千元，一分不少，他根本没去买药看病。从阿周口中得知，他把我寄给他的钱攒下来，预备将来我结婚时，给我添彩礼用。

转眼一年多过去，我仍时时想念他。如果没有阿达，我可能会成为一个街头混混、扒手，甚至走私犯。如今回到麦镇的池塘边，蛙声依旧起伏回响，我的身旁却再也没有一个人，跟我聊聊天，听我诉说烦闷的心事了。

（张秋伟摘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宋德禄图）



感受

玩了许久的游戏账号被盗了，我很失落。老爸试图开导我：“儿子，我没玩过网络游戏，不懂，你给我形容一下被盗号是什么感觉。”

我说：“爸，这感觉就像你分好多次藏在我床头柜下面的3000元一下全被偷走了，你不敢声张，但很窝火……”

剧透

今天和暗恋很久的女生一起逛街，看到我的一个哥们儿，我就主动过去跟他打了个招呼。他问我：“这是你女朋友啊？”见女生很不好意思，我当时就怒了，对他喊道：“谁让你剧透的！”

慢慢变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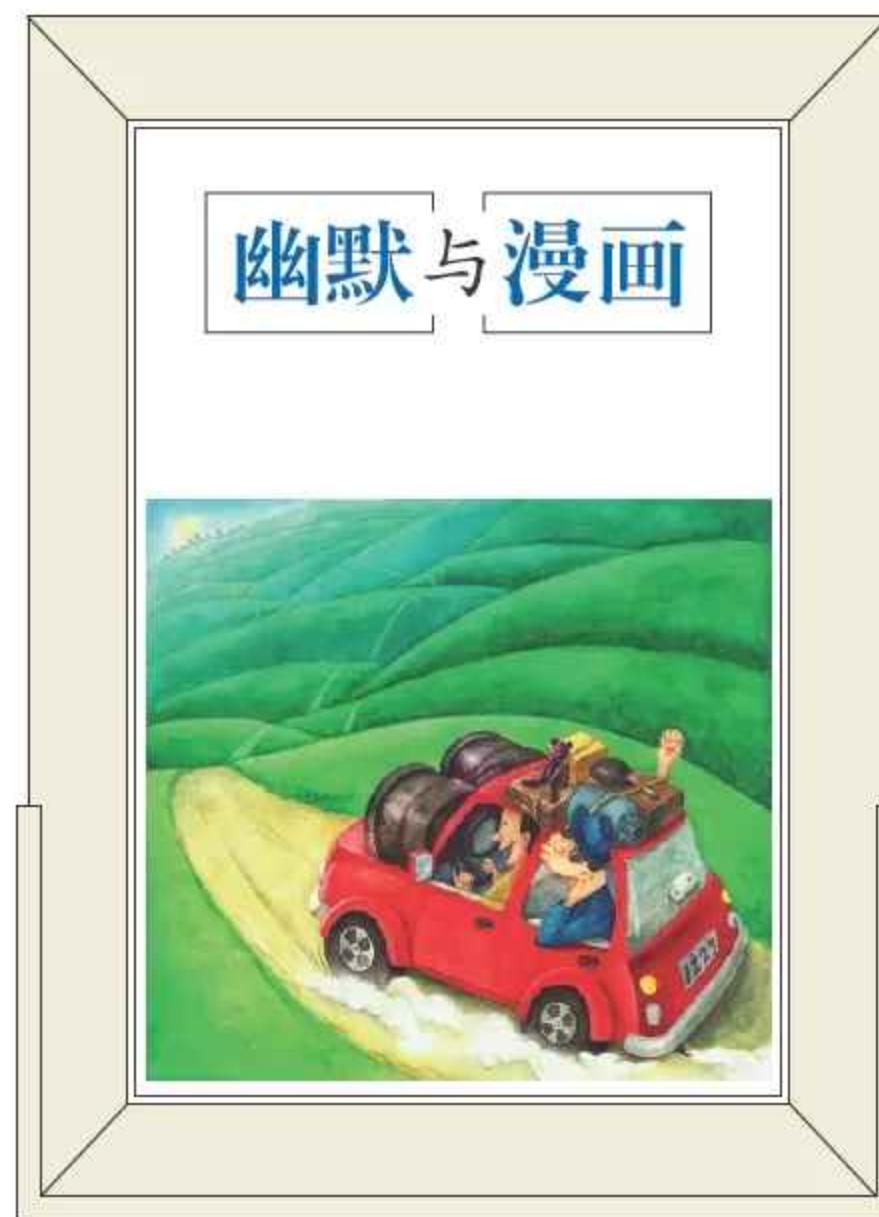
一天，女人在家网购。老公看了一眼手机屏幕，突然一个箭步走到老婆旁边，把椅子转过来，凝视着老婆的眼睛，深情地说：“老婆，我要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老婆十分感动，说：“老公，我也愿意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老公见状，急忙说：“老婆，那3000多块钱一瓶的抗衰精华咱就不买了吧！”

桃树

一名大学生回家探亲，路过一个果园，看到一个果农在修剪果树，他想显摆自己，就走上前对那名果农说：“大爷，像您这样修剪，这棵树要是能结10个苹果，那我就会



觉得很惊讶！”

果农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说：“何止你惊讶，连我也惊讶，因为这是一棵核桃树。”

唱歌

一对情侣在咖啡厅一起看书，男的听着悠扬的音乐便开始跟着哼唱。

女：“哎，有人说过你唱歌很好听吗？”

男：“没有啊。”

女：“既然没有，那你就不要再唱了！”

心愿达成

为了娶上媳妇，他坚持买了3年体育彩票，中奖最多的一次也就50元，所有人都嘲笑他做白日梦。今天，他终于把那个卖彩票的姑娘娶回家了。

坐错位置

丽丽成绩不佳，无心上学。这天上公开课她又迟到了，进了阶梯教室发现只剩下第一排座位空着，只好坐在第

一排。

老师看着丽丽说：“一项调查发现，爱坐第一排的学生成绩都很好，你有什么看法？”

丽丽站起来说：“老师，我坐错位置了。”

同样的问题

老朱动情地问他的女友：“亲爱的，我是第一个和你谈恋爱的男人吗？”

“当然了。”他的女友不悦地回答，“我真不懂，你们男人为什么总是问这样的问题！”

不能退群

孩子高中毕业了，班主任要解散班级群，这时一位家长说：“老师，就别解散群了，您退群吧，我们就不退了。”

老师问：“为什么？”

家长说：“再过些年，我们就把这个群改成儿女相亲群，毕竟知根知底的……”

提醒

我妈在公交车上打电话的声音太大，我很尴尬，想提醒又感觉不好。于是，我说：“阿姨，麻烦声音小一点儿。”

去商场

儿子放学回来就吵着要我带他去商场，我问他：“去商场干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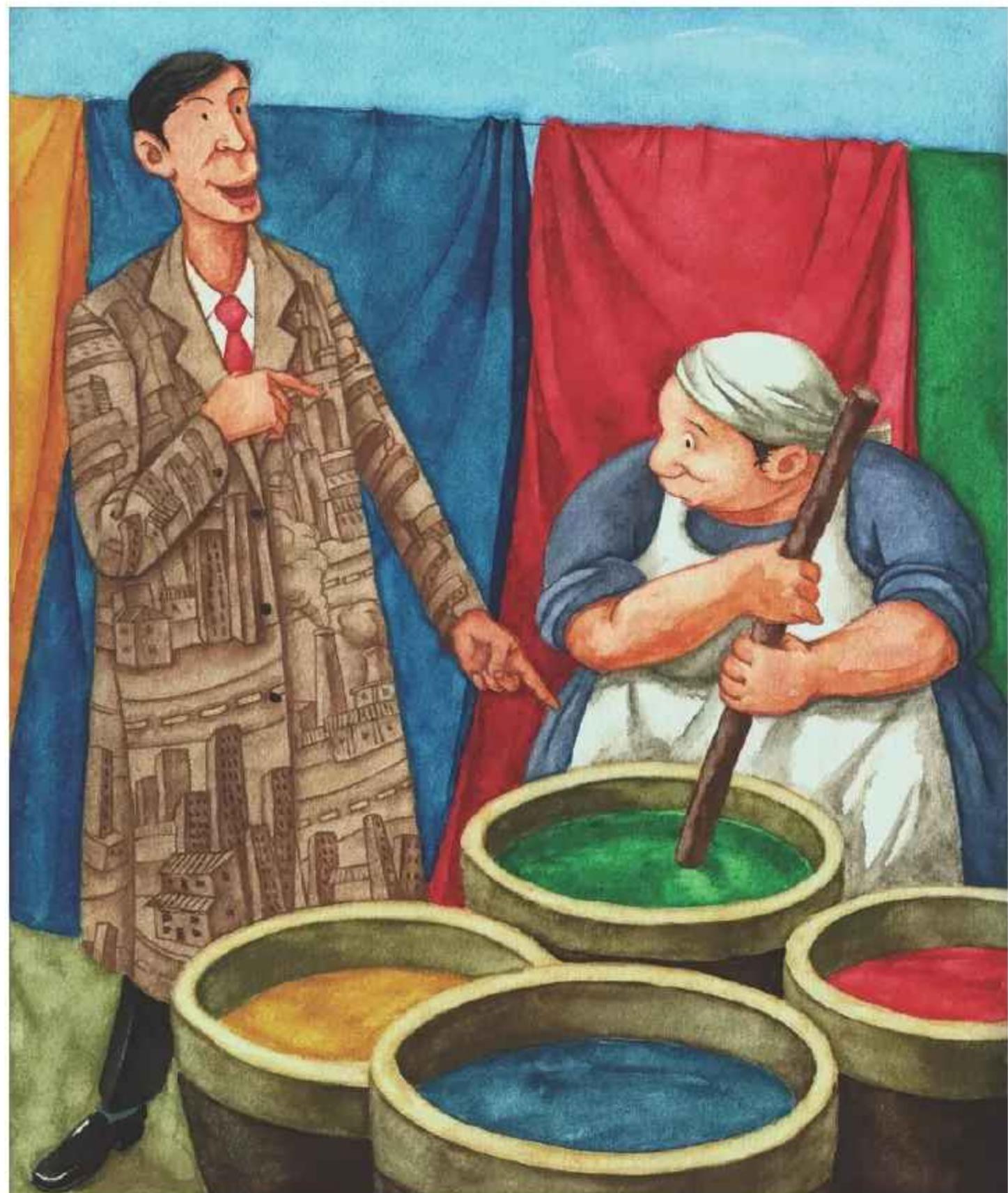
他兴奋地答道：“商场里有很多抓娃娃机，我要去抓娃娃！因为今天老师在课堂上对我们说，‘学习要从娃娃抓起’。”

（张晓玛、落花雨等摘）



避而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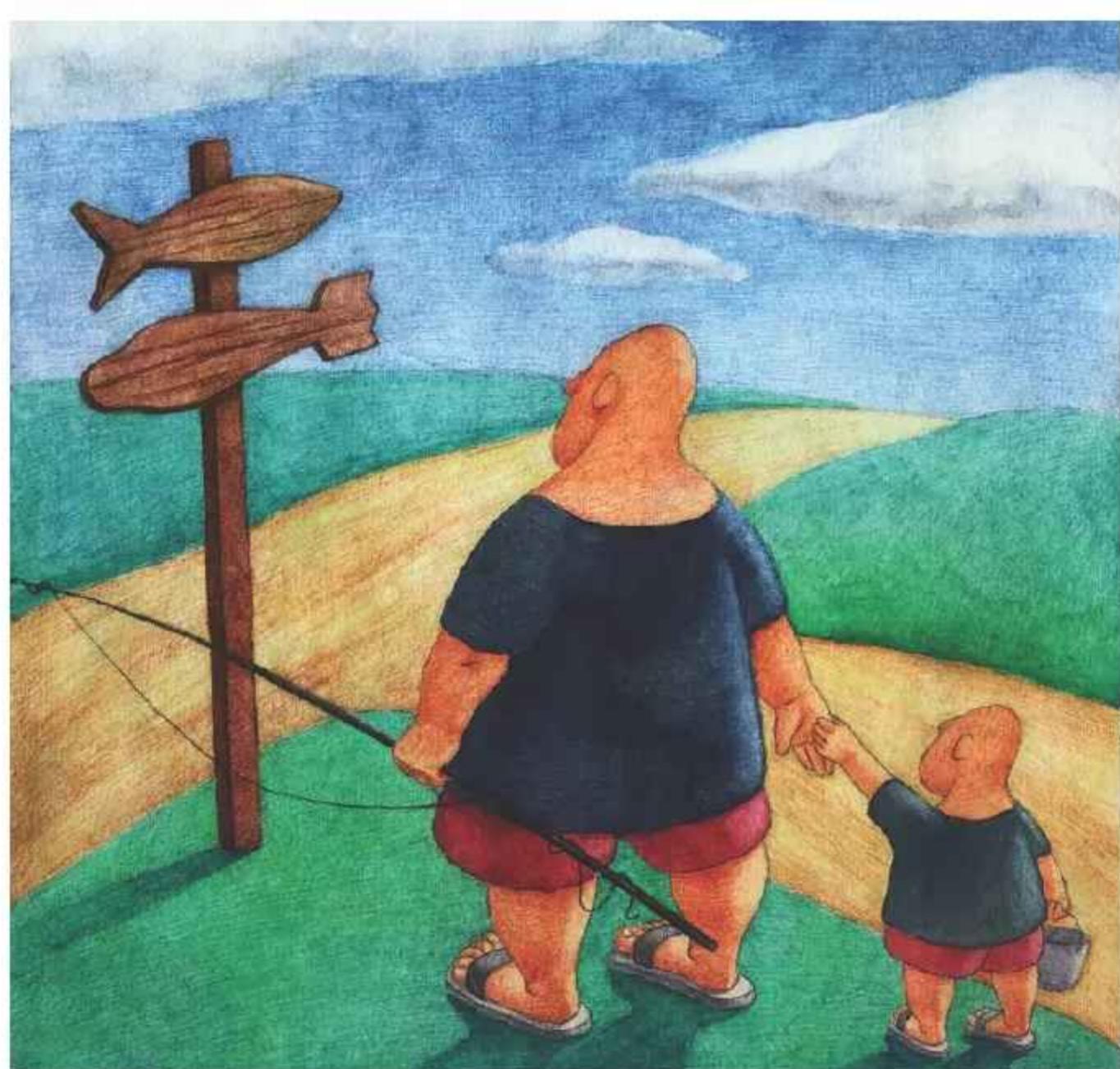
画里有话



染色



人生是本书



路标



归来

(视觉中国供图)



这是北半球一个普通的夏日，张瑜又开始搜寻城市里那些并不普通的“居民”。半空中一阵叽叽喳喳，他循声望去，几只乌鸫正掠过头顶。

在这位绘图师眼中，拥有超过 2184 万人口的北京，比人们以为的容量更大。安置在建筑物外墙上的空调外机，常被麻雀当作驿站；啄木鸟把巢建在楼体的保温层上；比起游客，松鼠更像公园里几百岁巨树的主人；杂草堆、落叶堆、废弃的纸箱被刺猬就地征用……张瑜在看见城市时，也看见了无处不在的动物。

张瑜是生活在北京的天津人，43岁，担任《博物》杂志的插图编辑，自称“自然观察者”。说着一口“津普”的

张瑜，谈起动物来滔滔不绝。他常身着工装，背着三四公斤重的摄像器材去公园里看动物。早春，他在公园里看鸭子觅食；入伏， he 去京郊树林观螳螂捕蝉的大戏；秋后，采集松果的松鼠成为他的主要观察对象。

张瑜说，看动物有时是为了画画，但更多是出于对动物纯粹的喜爱之情。

小时候，他和父母住在天津海河边上，一家三口挤在面积只有 11 平方米的胡同平房里。有户人家卖干货，老鼠循着味道来，满院乱跑。他不害怕，还饶有兴趣地观察老鼠怎么爬钢丝，在塑料布前表演“皮影戏”。

鸭子则是他亲近自然的第

一位“导师”。张瑜记得，读六年级时，他向同学借了 1.5 元，从农贸市场买了两只小鸭子。看到它们扁扁的小嘴，以及船桨般的蹼掌，他一下子被“萌”化了。他带着鸭子在河里游泳，抓田螺喂它们，把它们养得油光水滑。每次回家，他在胡同里一喊，鸭子就摇摇晃晃地向他跑来，任他抚摸。

通过近距离观察动物，他领悟到自然之美。鸭子换完羽，羽毛如丝绒一般顺滑，一片片排列出菱形花纹，能从不同角度看到色彩变幻，呈现出一种“秩序上的美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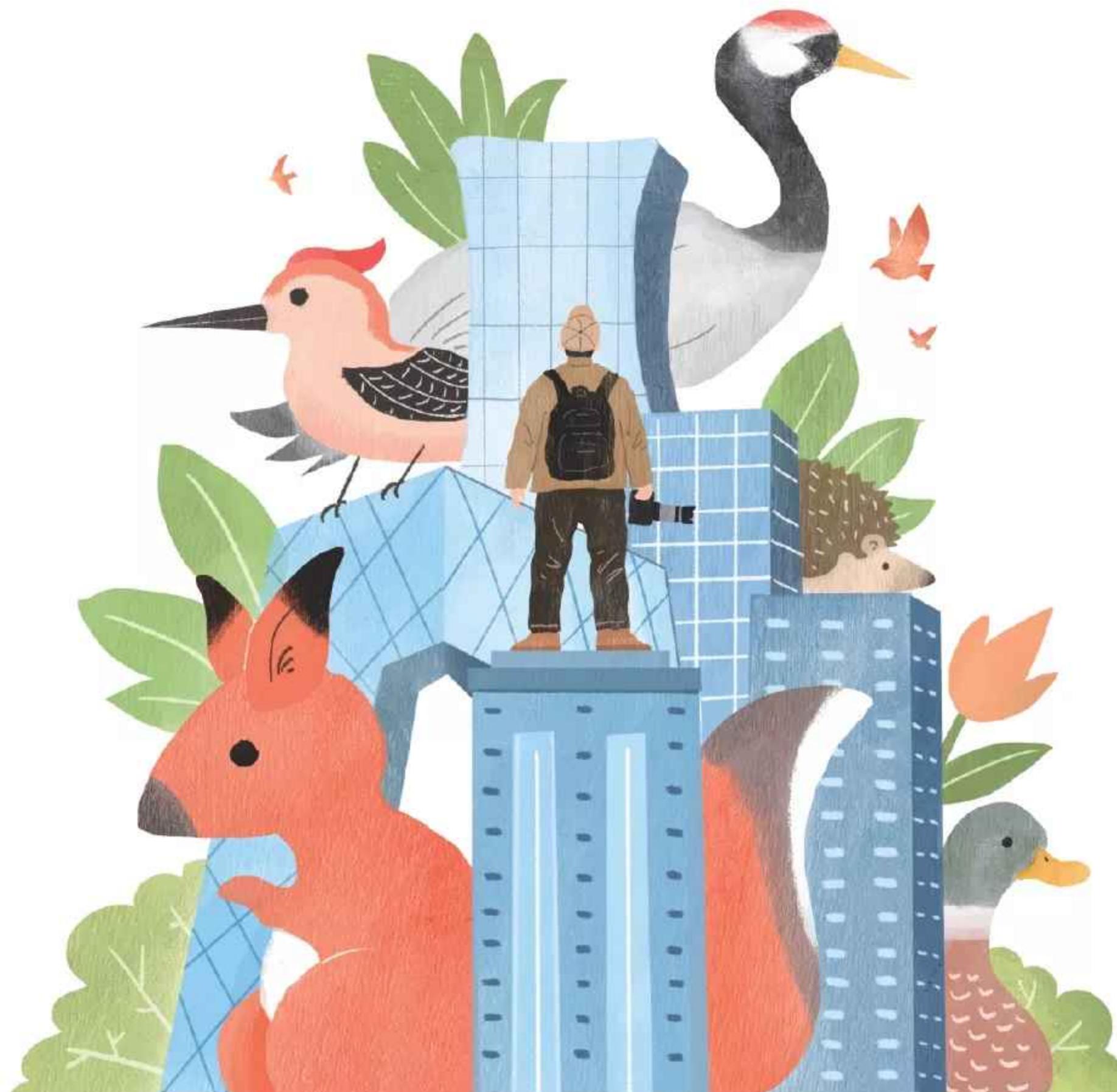
他还记得院子里金银花上的螳螂，在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里，两个小黑点滴溜溜乱转。待了片刻，螳螂微微晃动几下，开始用两把大刀“洗脸”，散发出一种“刚柔并济的气质”。他放生过啄木鸟，那双黑白相间的翅膀上扇下合，穿越工厂和树林，画出波浪一般的飞行轨迹。那一刻，他自己好像也脱离重力影响，有一种重获自由的感受。

放学路上，他会蹲在路边看鸭子，忘记回家吃饭。看完电视里播放的摩托车的广告，他迷上了里面的螳螂。他曾把一只螳螂放进小瓶子，上课时看，写作业时也看。为此，他曾被一些同学歧视，“这个人太怪，养的东西太土了”。

张瑜读奥地利动物学家康拉德·劳伦兹的《雁语者》，仿佛看到自己“跨时空的镜像”，产生了情感共鸣。康拉德·劳伦兹说：“一个人，只要目睹了自然界固有的美丽，就

在城市，看见人类的邻居

● 尹海月





再也无法离开。他要么成为诗人，要么成为博物学家。”

读高二时，张瑜拥有了人生第一架望远镜，他带着望远镜骑车去郊外观鸟。在水田见到一只黑翅长脚鸟，他能激动半天；看到数千只红嘴鸥在鱼塘上空盘旋，他仿若置身仙境。后来，每次出行，他总想走得再远点儿，多见几种鸟。随着记录本上鸟名的增加，董鸡、普通秧鸡、小田鸡这类并不容易见到真身的水鸟，他也不觉得稀奇了。读研究生时，他到了更远的地方，去海南研究山鹧鸪，去东北的自然保护区看白鹤。

“集邮”式的观鸟让他开始反思，自己是为了见新物种，还是为了见“老朋友”，或者就是单纯地愿意身处自然中。知道自己真正的需求才是最重要的。他想到观鸟的初衷，与物种“稀有度”无关，“光是看着就过瘾”，于是，他将视角转向动物“生活史”。

为了了解螳螂捕蝉的完整过程，他曾在一棵树下待 12 小时认真观察，其间最远只离开过 20 米。最近，他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拍摄啄木鸟幼鸟离巢的过程，把相机架在远处，每次都拍几个小时。他反对一群人挤在树下拍鸟的行为，因为有的鸟受到干扰后，会减少喂幼鸟的次数，使幼鸟被迫提前离巢。

在张瑜看来，慢观察的方式，可以让人感受到自然本来的节奏。小时候，他在家里养螳螂，看它生擒蚱蜢、斩首飞蝗、截获蛐蛐儿。久而久之，

这种人类刻意营造的冲突让他感到厌倦。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家门前发现一只螳螂正在小心逼近一只舔舐花蜜的苍蝇。螳螂时而疾步，时而静伏，根据苍蝇动作的变化调整狩猎策略，最后，它瞬间出击，将苍蝇一招毙命。这次“观战”让他体会到自然本身的魅力。

他看松鼠对付“硬核”坚果，发现有的松鼠捧着坚果不断翻转，寻找突破口，有时还会用牙触碰试探；有的松鼠则盲目下口，事倍功半。

松鼠会分类储存不同的食物，遇到人“偷”松塔，就会增加树上存放的比例，减少地面的存储量。“动物无时无刻不在变通”，这让张瑜联想到自己的生活，“凡事别太一根筋”。

有时候，动物比人类更懂得如何共享家园。张瑜看到，吃住在同“一条街”的松鼠，每天出来“逛街”，讲究先后次序，以避免冲突和尴尬，规矩只在繁殖季节被打破。

观察得越久，张瑜越觉得大自然真的非常残酷。空间记忆能力差的“路痴”松鼠面临被淘汰的命运，身体抱恙的松鼠会遭到喜鹊的捕食。一些在人类看起来有趣的行为，于动物而言只是为了生存。比如，成年鸭子睡觉时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观察周围环境，保护小鸭子不受伤害。

有人问张瑜，孩子出现极端情绪，观察自然能否帮助缓解。他的体会是，看多了动物的生活，更能理解“相比生存，

很多烦恼都是太渺小的事”。

生活对张瑜而言也是战场。上大学时，他想读与动物有关的专业，家人不同意，认为不好找工作，他坚持己见。研究生毕业后，他有一年多时间找不到工作，干过婚庆摄像，接过拍会议的活儿，应聘过打字人员，还被骗走 100 元“押金”。在朋友的帮助下，他打零工，给杂志撰稿。张瑜始终觉得，只要有手艺，就衣食不愁。

他自认为不善交际，最理想的生活是在大自然里隐居，就像在海南的山里研究山鹧鸪时一样。那时，他吃得很差，但可以看树、鸟和螳螂。他曾捉了 40 多只螳螂，把它们放在罩着网纱的塑料桶里，记录它们羽化、蜕皮、产卵的过程，乐此不疲。他回忆，那段时光太幸福了，“就像孙悟空进了花果山”。

“花果山”外的现实是，他还要养育孩子、照顾老人。目前的工作没有编制，但张瑜认为能做喜欢的事，还能有收入，就挺知足。他不网购，不逛商场，也很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他喜欢慢悠悠地骑着自行车，一边哼着歌，一边捕捉沿途的动物身影，随时能停车。有一回，他在北京北四环的马路上骑车，听到啄木鸟的叫声，顺着鸟飞的方向，找到好几个鸟巢。

他的家、工作地点距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不到两公里，这方便他观察动物。有时候，遇上家里有事、树枝被砍等情况，观察动物的进程中断，他



会很焦虑。但自然教给他，“只要一直干，结果总会有的”。

一开始观察刺猬，张瑜急于“什么都想瞧清楚、看明白”，但刺猬常常在夜晚出没，他总是一不留神就错过。后来，他放慢脚步、关掉手电筒，坐在林子里静等。刺猬的夜场剧情上演了，它们活动时或横冲直撞，或蹑手蹑脚，还擅长“急停”。炎炎夏日，它们张开四肢，趴在地上，融入周围的杂草——这些都是用手电筒快速扫过时看不到的。

自然也在治愈张瑜。观察动物一天，身体疲惫，但看到晚霞的余晖洒在树叶上，鸟儿驻足，会觉得轻松很多。他在阳台上种了荷花、茉莉、多肉植物，植物的世代交替带给他踏实感。他还养了几只乌龟，看它们一动不动、懒洋洋地晒太阳，心能静下来。

2015年，张瑜去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观察刺猬，发现公园里几乎没有蚊子，询问后得知，公众投诉蚊子太多，园方便打药灭蚊。张瑜反对这样的处理方式，“蚊子是一个生态系统里最底层的类群，尽

数消灭了后果会很严重”。

在城市里，人与动物如何建立合适的边界是个复杂的问题。城市里的动物捡人扔掉的食物吃，在人类的废弃建筑里栖身，因为人的存在而受益。但有时候，人类的活动又会威胁它们的家园。

一只松鼠孕妈曾经牵动张瑜的心。它把家安在一棵低矮的松树上。冬天，张瑜想拍下它在雪中活动的画面，但到了树下，发现满地都是被修剪的树枝，松鼠的窝也掉在地上。之后，他连续几天没见到那只松鼠。十几天后，他们重逢，张瑜发现松鼠的肚子瘪了，它带着幼崽在一座高层建筑的排水道口安了新家。

听天气预报说有雨，他担心小松鼠被淹死，一晚上没睡着。次日天一亮，他打车跑过去，发现松鼠妈妈的尾巴湿透了，幼崽不见踪影。后来，他亲眼看见松鼠妈妈收拾好喜鹊的旧巢，乔迁新居，才彻底放心。

会受人类惊扰的不光是松鼠。秋末时节，刺猬进入冬眠状态，如果赶上公园或社区的

大规模清扫工程，就常常“措手不及”。张瑜建议，有关单位可以在公园环境中安放带有标识的小窝供动物栖息，或者联系相关动物保护组织，在清扫前先排查一遍动物的住所。

据估算，北京生活着600多种陆生野生脊椎动物和500多种鸟，人们需要学着如何与这些动物“居民”相处。几年前，张瑜在一处小区池塘拍鸭子繁殖，突然有一天，鸭妈妈决定带小鸭子搬家，前往距离池塘八九百米的另一片水域，中途要经过一条车流密集的大马路。张瑜听小区的保安说，鸭妈妈带着孩子，早晨5点开始走，走了好几次又回来了。他们猜测，是鸭妈妈不敢贸然穿越马路。

小区的工作人员最终决定，送这些鸭子离开。张瑜用相机记录下那天的画面：鸭妈妈从容地走在马路上，后面跟着一排小鸭子，道路上的汽车在交通指示灯切换期间排队等候，它们的出行很顺利。

（芊 芊摘自《中国青年报》2023年7月5日，本刊节选，瓜 里图）

● [法] 安德烈·纪德 ◎陈 阳译



在自然中，不要欣赏一下就罢了，而要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所有植物都把自己的种子散播到远处：那些种子或者散发芳香，引来鸟儿啄食，被带到它们独自去不了的地方；或者自身有小螺旋片或小翅膀，能随风飘到四面八方。须知一种植物长期生长在一块土地上，土壤就越贫瘠，土质越来越差，新一代植物

在同一个地方，就不能像上一代植物那样汲取营养了。瞧一瞧梧桐树和无花果树带翼的种子吧，它们似乎懂得，靠父辈的荫庇，就只能变得孱弱，就只能衰退下去。

你还会发现，汁液冲腾，总让离树干最近的树梢最先鼓起芽苞。要领悟其中的道理，尽量远离过去。

（桃白白摘自九州出版社《人间食粮》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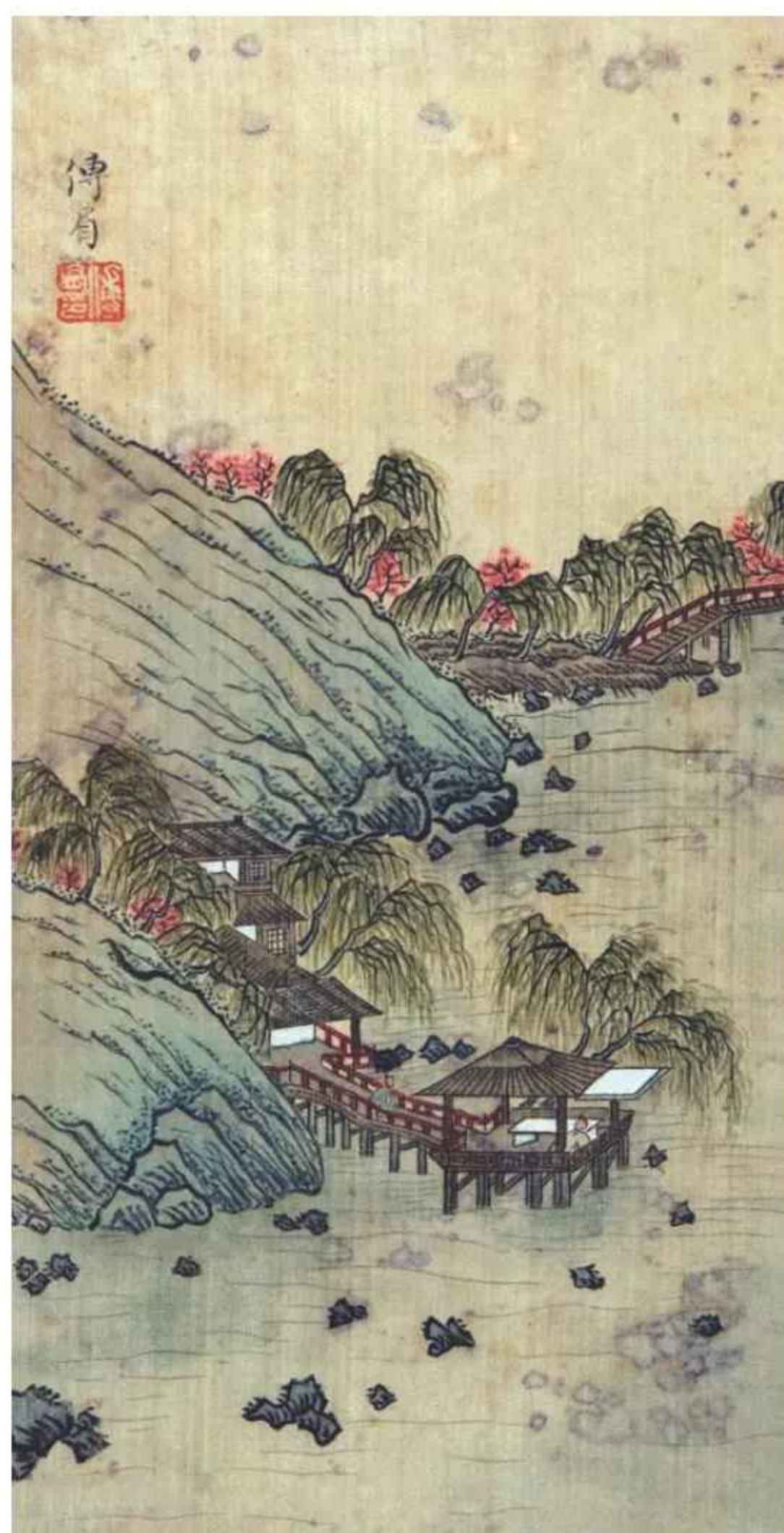
半年前在某旧书网偶遇一本薄旧的册子，名曰《傅山作品集》，以为是早些年出版的画册，兴奋地买来，收到后却大跌眼镜——竟然是本医书！各种药方，完全看不出门道。我啼笑皆非。

不了解的人，以为历史上有两个傅山。

其实，傅山只有一个。那个被清廷强迫抬进北京的遗民学者，那个一边写草书，一边放言对赵孟頫“薄其人遂恶其书”的狂士，那个医术高明、不拒山高路远为穷人免费治疗的名医，都是傅山。傅山的人生，是一本厚厚的书，其关键词是“传奇”。

提到傅山的儿子傅眉，会心疼。想起鲁迅对悲剧的解释——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傅眉的人生便极有悲剧色彩。他小时候是神童，不仅博学多才、文武双全，而且极孝顺。傅山进山求道，年轻的傅眉全力养家糊口，照顾老幼。白天进山砍柴，在闹市卖药，晚间读书、练习书法，意志力极强。去世前在父亲怀里，他留下充满遗憾的诗句：“父子艰难六十年，天恩未报复何言。”傅山的悲痛可想而知。他日哭夜哭，成就了书法《哭子诗册》，读来令人肝肠寸断，这也是傅山最辉煌的草书之一。

父子二人的山水花卉册页，抛却了时代赋予的压力和



落笔不惊风雨

●胡 烟

苦难，令人莞尔。之前想象，傅山一生志节，刚介奇崛的人格投射到画里，应该以“奇”见长，落笔必定要惊风雨、泣鬼神，类似徐渭笔下的墨葡萄。殊不知，他画中意境安静古拙，如同月光照耀雪后深山，清爽、空灵、皎洁，宛如步出尘世。

第二页淡墨小品《戏写金帛湖》，令人想起黄公望的《九峰雪霁图》，却过滤掉了那种崇高，回归淡然、平和、质朴。神性消失，温暖的人性崛起。第三页，傅山把月光作为

滤镜，静谧舒朗。月光像一条河，将风景分割成蜿蜒的区块。傅山用楷书题：“半夜自西村还土塔河房，次日忆作。”当下一刻，没有国恨家仇，心与自然相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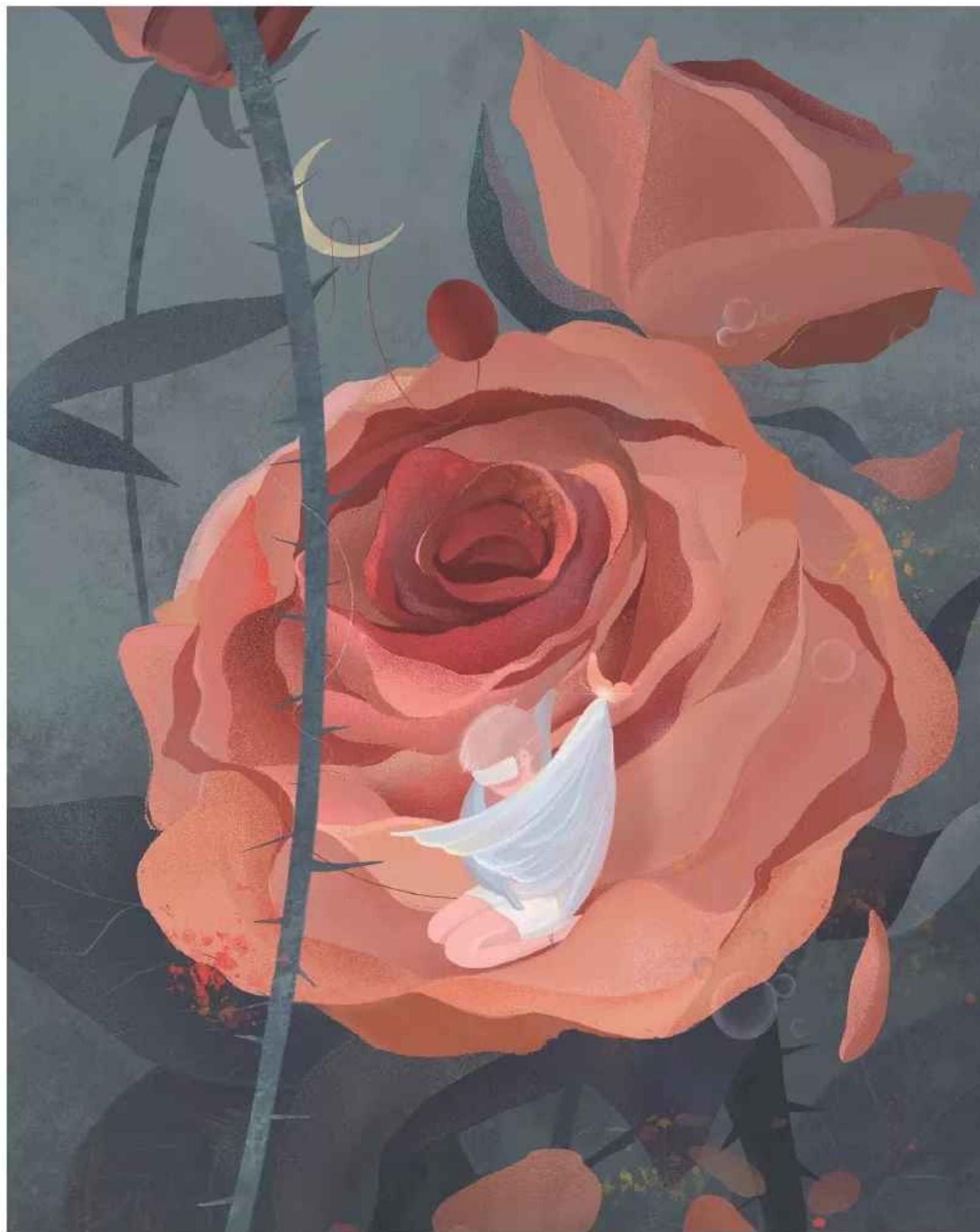
傅眉笔下的山水十分可爱。想象一个乖巧的孩子，很稚拙地用笔。他中规中矩地描画柳树、山石、凉亭，细细密密，仿佛不懂任何技法。在动笔之前，他透过纯真的心灵看待这个世界，目光里是天然的清新。第十一页，红衣人行走于天地间，不知所绘是否为父亲朱衣道人傅山。巨石浑然，像从龚贤的画里借来。水中一轮月亮的倒影，照见他旷古的心事，意象朦胧。第十二页如印象派的雨后风景，令人心里暖暖的、痒痒的。第十六页的田园风光，几座低矮的草房子像被画家轻轻捧在手心

里……

这对父子笔下有着独特的诗意。他们开辟了自己的路，不因循任何宋元明代名家。

想起傅山的书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用在绘画上，也很贴切。做加法容易，做减法难。傅山、傅眉的绘画，可贵之处是平常心。作为画坛巨匠，他们依然能够清新地回归。

（海棠花摘自河北教育出版社《见山：穿越中国画的笔墨时空》一书，傅眉图）



“沃洛嘉”们的命运

●周春梅

契诃夫有一篇短篇小说《沃洛嘉》，描述了一个17岁少年的自杀。少年沃洛嘉有一个虚荣庸俗且矫情的母亲，她将家产挥霍一空，还经常带着沃洛嘉到阔亲戚家当食客，这令他感到羞耻，甚至无地自容。他迷恋一个年长的女人，同时也意识到这只是一种肉欲的迷恋，而非那种纯洁且富于诗意的爱情，为此他感到羞耻和自责。

在泥淖一样的生活中，沃洛嘉没有一个“自己的房间”来躲开这一切。母亲在一个贵妇人的家中租了两个房间，将有几扇窗的大房间留给她自己住，却把一个又小又黑的房间给儿子住。这个小房间里只有一张长沙发供他睡觉用，再没有其他家具；房间里还摆满了装母亲衣物的柳条筐、帽盒和种种废弃物品。他温习功课，只能到母亲的房间或者所有房客都吃饭聚会所在的“公用房间”，所以他的成绩可想而知：

知：他的六年级已经读了两年，如果数学考试成绩再不及格，他就要被学校开除。

“我该到哪儿去呢？”称病未去参加考试的那天傍晚，沃洛嘉在又一次和母亲发生冲突后，阴郁愤懑充斥着他的心境，一时冲动的他用一位房客的手枪击穿自己的后脑勺，飞进黑暗的深渊。

在这个沉重的故事里，沃洛嘉曾经有一段遐想：“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地方，人们过着纯洁、高尚、温暖、优美的生活，那种生活充满爱情、温暖、欢乐、自由。”可是，那个地方到底在哪里呢？

也许在空间维度的远方？在契诃夫的另一篇小说《男孩们》里，也有一个沃洛嘉，这个沃洛嘉才12岁。他还有一个好朋友，两个人计划一起去美洲：步行好几千俄里，路上跟老虎和野人搏斗，然后淘到金子，夺得象牙，杀死敌人，去做海盗，喝杜松子酒，最后娶美女为妻，经营种植园。这大概是男孩子们共同的梦想：远方、冒险、财富、艳遇，征服一切，跌宕起伏，富有戏剧性……总之，跟眼前的乏味生活形成鲜

明对比：家人忙着用纸花等装点圣诞树，小妹妹念叨着豌豆和小扁豆，还有在寄宿学校里度过的一天又一天。但这个关于远方的大肥皂泡，轻轻一戳就破了：两个孩子在商场里打听哪里能买到弹药，结果被人带回了警察局。其实，即使去了远方，他们或许也会发现，这个世界处处都一样。

也许在时间维度的远方？契诃夫还有一篇小说《大沃洛嘉和小沃洛嘉》，小沃洛嘉30岁了，学业优良，潇洒自信，深受女性的垂青。《沃洛嘉》中那个深为自己的外貌、性格和学业而烦恼的17岁少年，如果预料到自己30岁会变成这样，也许就不会自杀了。54岁的大沃洛嘉则非常富有，娶了年仅23岁的妻子，可以供她随便挥霍上千卢布。

但那样的生活显然不是纯洁高尚的，这两个沃洛嘉实际上都不过是玩弄女性的“高级流



氓”，高雅的谈吐举止、文化教养，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高级的装饰。对自己，对女性，对生活，他们都已经失去了庄重真诚之心。大沃洛嘉那个年轻貌美的妻子，想做一个诚实纯洁的人，却发现自己除了堕落、说谎，或者索性进修道院去扑灭生机，再没有别的出路。而契诃夫和他的“沃洛嘉们”如果穿越到今日，想必也不会只感受到爱情、温暖、欢乐和自由。

在这 3 篇都以沃洛嘉为主人公的小说里，契诃夫没有为我们如何找到那种纯洁的生活提供任何希望。而在他的名剧《海鸥》中，女主人公妮娜向往著名作家特里果林的生活：100 万人里才有一个人能过上，有趣、光明、充满

意义……于是她跟随特里果林而去，继而被弃，孩子夭折，演戏失败，可以说人生跌落到最低谷。坚强的妮娜却从这些悲惨的经历中懂得了，无论是演戏还是写作，重要的并非光荣或名声，或者她梦想过的那些东西，而是“要有耐心，要有信心”，因此不再痛苦与害怕生活。曾经与妮娜一样纯真而富有梦幻色彩的特里波列夫，却依然没有找到人生的方向，最终选择了与 17 岁的沃洛嘉一样的悲剧命运。

从此时此地开始建设自己的人生，有耐心，有信心，而不是寄希望于远方或未来，这大概是我们摆脱“沃洛嘉”式命运的唯一方式。

（百叶窗摘自《今晚报》2023 年 7 月 18 日）

我们演讲时，如果看到台下的观众都在认真听讲，肯定会非常高兴。但是，如果我们突然看到一个人在打瞌睡，那么就可能会将所有的心思都放在那个打瞌睡的人身上，进而产生这样的疑惑：我讲得不好吗？

实际上，这不是演讲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我们忽视了 99% 的人，只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最特别的那个人身上，从而产生了错觉。这也是很多人不敢上台演讲的原因，他们过多地将注意力放在那些特例上面，给了自己巨大的压力。

当然，我也曾经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为了写一篇文章，查阅了几天文献，终于完成并分享到网上。大多数评论表达了支持和鼓励，有时也会突然出现一句“答主辛苦了，都是没用的理论”。还好，我明白“隧道视野效应”，所以基本上不会被这种不具有建设性的言论影响。

“隧道视野效应”指的是一个人若身处隧道，他看到的

就只有前后非常狭窄的视野。拥有远见和洞察力，视野开阔，才能看得高远。

也有一些为了吸引眼球的媒体以此来夸大事件，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比如，在公路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司机是女性，人们就很喜欢为其贴上“女司机”这样的标签，并将这起事

故特殊化，进而造成我们的感知错误。将事故和这些标签联系起来，会使人们形成刻板印象。也正因为这样的联系和特殊化，很多人认为女性司机出车祸的概率更大、情况更普遍。

实际上，男性司机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更大。多个省份的交通情况调查报告显示，女性司机的交通事故发生率远低于男性司机。

“隧道视野效应”会让我们产生更多的错误判断。就像 100 只猴子中有 99 只普通的猴子，只有 1 只白色的猴子时，我们会不自觉地将视线放在那只与众不同的白猴子身上，这样我们的思维就会被大大地限制，看不到全局。

所以，我们在思考问题时，需要多加留意问题的限定边界，尤其是对媒体报道对象的界定。这样才能保持思考的独立性。

（柏晓梅摘自天地出版社《反本能：如何对抗你的习以为常》一书）

隧道视野效应

●卫 蓝





如何找到你最想干的事，还能赚钱

●何 帆

找到一件自己想做又能带来社会成就感的事情，大致需要满足3个要素：兴趣、天赋和社会需求。

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找到一件既愿意干又能把它干好，干好了还能赚钱的事。很多时候，人们很难顺利地找到能同时满足自己的兴趣、天赋和社会需求的理想职业。

先看第一种情况：你有兴趣，这件事也有社会需求，但你欠缺天赋，怎么办？

有不少人觉得一种职业就像一棵树，每种职业都是独立的，就像每一棵树都和其他的树保持一定距离。其实，职业就像一片森林，或者更像一个生态系统。在一个生态系统中，多种多样的物种形成彼此依赖的共生关系。所以，要让自己先进入这个生态系统。

以进娱乐圈为例。如果你做不了歌星，还可以当歌星的经纪人；如果你当不了歌星的经纪人，还可以当化妆师；如果你当不了导演，还可以当制片主任；如果你当不了制片主任，还可以当场记。每个行业都是一个生态系统，先进去，再晋升。

进入生态系统，你就能找到

自己最喜欢的那种环境。找到适宜的环境，你才能更好地滋养自己的兴趣。就算你进入这个圈子之后，所做的不过是跑跑龙套、搞搞气氛，但这份“氛围组”的工作，足以让你有个容身之地，帮你生存下来。

生存下来之后，你有两种发展的可能性。一种是进了圈子，掌握很多在圈子外时无法获取的信息，学会圈内行家教

给你的技能，时刻在前沿，成长得更快。一旦属于你的机会到来，近水楼台，你就能实现自己最初的梦想。用这样迂回包抄的方法，反而胜算更大。另一种可能性是，虽然你无法实现最初的梦想，但一样可以分享行业成长带来的红利。恭逢盛会，与有荣焉。

有个小伙子叫靳星，他从小就喜欢打篮球。靳星身高1.78米，这个身高在篮球圈里并不被看好。打篮球，矮是

短板，但也能变成优势，个子矮在球场上更有利控球。于是，靳星在训练中特别注重体能和弹跳。从北京体育大学毕业之后，靳星进了浙江广厦篮球队，成为一名职业篮球运动员，获得全国第一届NBA中国行嘉年华篮球扣篮大赛冠军。

不过，靳星进入广厦队不到一年就选择退出，因为他觉得球队的军事化管理和对队员的严格约束让他很不舒服。退出球队之后，他选择成为一名篮球教练，后来又自己创

业，开了一家公司。他曾经去美国一家著名的篮球培训机构学习，从此更坚定了走商业化道路的信念。公司自

2009年创办以来，已经在全国近百座城市开设了600个校区，拥有7万名





学员，发展为一家集篮球培训、赛事经营、球员经纪、体育留学和运动装备为一体的体育公司。

在自己喜欢的职业生态系統中，睁开眼睛多去寻找，就能找到更适合自己发展的生态位。

再来看第二种情况。如果你有兴趣，也有天赋，但你想做的事没有社会需求，很难靠这件事获取足够的经济收入，怎么办？

如果追求兴趣爱好不足以养家糊口，那么，先找份稳定的工作养活自己，才是更明智的选择。如果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支持自己的兴趣爱好，哪怕这份工作非常枯燥，也会变得没有那么难以忍受。不过，时代在变化，如今，把兴趣当成业余爱好不再是唯一的选择。

在互联网时代，非主流的小众群体更容易被聚合起来，这就给一些在细分领域有天赋的人带来了机会。著名科技作家凯文·凯利提出了“1000个铁杆粉丝”理论。凯文·凯利说，你不需要成为大众都知道的名人，你只需要成为一个“微名人”。也就是说，如果你有1000个铁杆粉丝，无论你创作出什么作品，这1000个铁杆粉丝都愿意付费购买，假设他们每人愿意为你出300元，那你就有了30万元的收入。这个收入虽然不足以让你实现财务自由，但可以让你过上体面的生活，心无旁骛地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情。

很小众的爱好，也能使年

轻人创业成功。有一位“90后”苗族姑娘叫潘雪，出生在贵州凯里市淑里村，大学毕业后，她选择回到家乡，跟着师父学习手工制作银饰的工艺。

潘雪是回乡当学徒了吗？不是的，她在创业。为什么潘雪的师父没有创业，反倒是她创业了呢？因为潘雪发现了年轻人中出现的一个小趋势：他们喜欢新奇的“潮品”，也喜欢有传统色彩的工艺。但怎样才能做到又潮又传统呢？潘雪有办法。她会拍摄短视频，会做直播，还懂年轻人的喜好。她善于推陈出新，推出深受年轻人欢迎的“潮品”。传统的苗族银饰，以大为美、以多为美、以重为美，不适合城市女孩日常佩戴。潘雪尝试运用传统的敲锤、錾刻工艺制作现代流行的样式，吸引了更多的小伙伴加入，一起复兴传统的银匠工艺。

第三种情况是，你有天赋，做的事情也有社会需求，但这件事情让你觉得索然无趣，怎么办？

比如，你对数字很敏感，会计工作做得很顺手，这份工作也能给你带来稳定的收入，但你总是心有不甘，觉得自己不应该一辈子和账本打交道。你感到很困惑：我究竟有没有创造出社会价值？

你的困惑可能出于两个原因。

第一，你可能对其他职业持有过于浪漫的想象。你觉得一份好的工作一定是轰轰烈烈的。但事实上，没有一份工作

是完美的。马戏团里的驯兽师骑着海豹在水里穿行，看起来很酷、很好玩，但你看不到下台之后，他还要为海豹清洁皮肤和清理粪便。

第二，你做的事情或许属于大卫·格雷伯所说的无意义的工作，它只能带来虚荣，不会带来发自内心的自豪感。

如果是第一个原因，你或许需要反躬自省，看看自己有没有忽视平凡工作的非凡之处，看看这份工作能否给你提供技能上的挑战，激励你把看似平淡无奇的工作做到艺术化的最高境界。又或许，你需要培养自己的业余爱好，对冲工作中的单调无聊。有自己的爱好，才能像菜里有调味品一样，让你的生活有滋有味、活色生香。如果是第二个原因，你或许需要做个了断，看看自己是否真的别无选择。有些工作外表光鲜，其实是有“毒”的。这种毒素会侵蚀人的心灵，时间久了，就很难排出毒素。你最好趁早离这样的工作远一些，换一份工作，一样能自食其力。

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主演过电影《猫鼠游戏》。这是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故事中的人物原型是弗兰克·阿巴内尔。他是个骗子，而且骗术极为高明。他伪造银行支票骗钱，胆大心细，从未失手。他还冒充过飞行员、教师、医生、律师、监狱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竟然都没被识破和揭穿。虽然他用骗来的钱过上纸醉金迷的生活，却活得心惊胆战。



让大脑休息的冷知识

◎米 花辑

偷偷告诉你，在看到自己喜欢的人时，人的瞳孔会扩大45%。所以那句“捂住嘴巴，喜欢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是真的。

在黑暗中，人类也会发光。当我们消耗身体的能量时，发出的光会比其他时候更亮。虽然我们用肉眼无法看见，但你只需要记住，你也是一个闪闪发光的人。

听音乐时，我们心脏的跳动节奏，会逐渐和正在听的音乐的节奏同步。从理论上来说，心跳慢一些的人寿命会更长。伤心的时候要不要听慢歌我们不知道，但若想长寿一点点，或许你可以试试听慢歌这个“偏方”。

自然界的其他动物都不会主动去创造直线，人是唯一能画直线的动物。

章鱼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动物，因为它们有9个脑袋，每个脑袋都可以单独完成很复杂的任务。

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天山童姥”，不过肯定不是人，而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他终于被绳之以法。出狱之后，他换了一份职业，从原来的诈骗犯变成联邦调查局的专家，用他的经验和技能抓捕诈骗

是灯塔水母。遇到危险时，它会从成年的灯塔水母变回水母宝宝。只要不被吃掉，理论上，灯塔水母不用吃唐僧肉，也可以长生不死。

在鸽子界，鸽爸爸和鸽妈妈都能给孩子喂奶。只不过，“鸽子奶”不在胸部，而在喉咙里。

人类除了与香蕉共享超过50%的DNA，还和蘑菇共享1/3的DNA。所以，1/3的你，是一朵很好吃的小蘑菇。

你的身体每天都要制造大约3000亿个细胞。如果你发现自己什么都没干，却还是感觉好疲惫，就拿它来当借口吧。

我们都知道土星很大，但

你也许不知道，它的北极有一个两倍于地球大的风暴圈，而且还是六边形的。你见过六边形的风吗？看看土星吧。

对花栗鼠、苍蝇，还有鸽子这样的小动物来说，因为体积较小，新陈代谢快，眼睛向大脑传递信息的速度也会更快，所以它们看到的世界，比我们人类看到的要更快。当你快速地挥舞巴掌拍向苍蝇时，在它眼里，你真的挺慢的。

体重达6000千克的非洲象，走路时每一步都会踩出一个30厘米深的小水坑，这些小水坑会积蓄落叶等有机物，使得很多微生物和无脊椎的动物在坑里安家。可以说，大象每走一步，都会让别的小生命从此拥有一个家。

（小太阳摘自微信公众号“我要WhatYouNeed”，邱 焰图）



犯。一样的天赋，用于邪道，会让人堕落；用于正道，会让人升华。善恶只在一念之间。

你需要先了解自己，才能更好地找到和自己匹配的事情

来做。

（天 淇摘自中信出版集团《找事：给年青一代的就业解惑书》一书，本刊节选，勾 韶图）

拥有出色的沟通技巧，不一定就能影响周围的人。有时，你只有先与自己好好沟通，才能有效地与他人沟通。

2011年，我从一家大型银行辞职，成为一家顶级国际投资银行香港分部的董事总经理。我的职务级别上了一个台阶，更重要的是，我的工作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我坚信自己有能力应付，却还是有了力不从心的感觉。我所在的部门有相当多的人背景优越，他们要么来自富裕家庭，要么毕业于全球知名大学，或者兼而有之。而我，毕业于新加坡的一所大学，是卖虾面的小贩的儿子。

我手下一位分析师先后毕业于耶鲁大学和北京大学，能流利地使用3种语言，做起事来既娴熟又专业。

在之前的银行职业生涯中，我没遇到过几个这样的人。我在银行的金融市场部工作时，许多同事是本地大学的毕业生。在负责企业客户业务时，我的主要服务对象是本地企业。投资银行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要会见更大规模企业的总裁，所以我有时会感到不知所措。

我在投资银行工作的第一年，在另一家银行工作的朋友黄书祥开始为我介绍他在当地的人际关系资源。“你得听听沈文才的经历！”他会这么向别人介绍我，然后大致说一遍我如何从底层开始，一步步成长为顶级投行的董事总经理。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很励志的故事。听了几次黄书祥这样的介绍，我开始想：“我的故事真的很有趣吗？不丢脸吗？”当我最终明白黄书祥说得没错时，我便接受了自己的成长背



最有价值球员还是 进步最快球员

● [新加坡] 沈文才 ○ 马 艳译

景——尽管现在我的身边全是优秀人才。黄书祥无意中让我改变了自我认知。

我以前的那点自卑感是错误的自我定位引起的。用体育界的话说，我总是希望成为所在领域的“最有价值球员”(MVP)。然而，我的成长和教育背景决定了这个目标几乎不可能实现，因为我的竞争对手是那些拥有优越背景的同事，他们拥有更广泛、更深入的潜在目标客户。于是，我决定

改变自己的目标，我要成为一名“进步最快的球员”(MIP)——一个越来越出色的银行家。这是我能够实现的目标。

转变思维方式后，我意识到大多数优秀人才要么对我的职业晋升经历感兴趣，要么根本不在乎我的家庭背景，只要工作出色就好。我做出一点小小的改变，调整了自我认知，我的态度和行为也发生了变化，我变得很愿意分享我的失败，也愿意告诉别人我童年和青年时期一些起起伏伏的经历。

这些经历和故事，又给我的大学讲师和专栏作家的新职业身份提供了素材，让我得以与更多人分享心得。更真实地与自己沟通，让我现在能够更自如地与不同的人对话。

无论你出身如何，只要能在职业生涯中不断进取就好。如果你像当初的我一样感到自卑，可能只是代表你需要转变思路。毕竟，最重要的故事是你对自己讲的那个。

(心香一瓣摘自人民邮电出版社《讲好你的故事：66个小行动改变人生剧本》一书，王 原图)



唐朝有个叫唐球的隐士，他很喜欢写诗，但山里难找到同好，诗写好了没人看，多郁闷啊。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把诗作藏在葫芦里，让它们顺着溪水漂流而下：找你们的读者去吧。

为作品找读者，其实是古代文人遇到的普遍性问题。

清顺治八年（1651年），一个落魄之人到了不惑之年，变成“三无”人员：一无功名，二无儿子，三无银钱。这惨淡的境况，跟他那仙之又仙的名字，一点儿也不沾边儿。一气之下，他决定改名易字。

此人原名李仙侣，“仙之侣，天之徒”，结果现实的残酷让他变得低调，他改名李渔，号笠翁，别号湖上笠翁。

改名后，李渔自兰溪北上，沿富春江一路“北漂”，目的地是杭州。这一趟杭州行，让他的人生迎来转机。

那一段时间，杭州的大街小巷、戏馆书铺，都留下了李渔的足迹和身影。他在不断接触和观察中发现，这座复苏的都市里，从豪绅、士大夫到平民百姓，均对戏剧、小说有着浓厚的兴趣，民间娱乐市场大有可耕耘的空间。

于是，他选择了一条为时人所轻贱的“卖文字”之路，开启了“卖赋糊口”的专业作家生涯。

几年间，《怜香伴》《风筝误》《意中缘》《玉搔头》等六部传奇，以及《无声戏》《十二楼》两部白话短篇小说集相继问世。作品一上架，便畅销于市，顷刻就被抢购一

空，尤其是他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集，更是时新的抢手货。

“湖上笠翁”的名号一炮打响，家喻户晓。

他的作品火爆到什么程度呢？

在缺少现代交通工具的当时，虽然“车、马、邮件都慢”，这些作品却不胫而走，数日之内，三千里外也能看到李渔的新作。一心牟利的书商，千方百计地私刻翻印，有的干脆拿一个不知作者的作品，印上“湖上笠翁”的名字蒙骗读者。李渔忙于交涉维权，奈何双拳难敌四手。

当时南京盗版最多，翻刻者最猖狂，李渔鞭长莫及。顺治十四年（1657年），他索性把家搬去南京，以便与不法书商正面交锋。不料人刚到，就听说苏州的大批书商企图翻刻他的新作。待他赶到苏州，留在杭州的女婿沈心友又来信说，杭州私自翻版的新书已经刻好，不久即将出售。

面对这种防不胜防的盗版现象，李渔曾在《闲情偶寄》中声泪俱下地进行控告：

至于倚富恃强，翻刻湖上笠翁之书者，六合以内，不知凡几。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当决一死战，布告当事，即以是集为先声。总之天地生人，各赋以心，即宜各生其智，我未尝塞彼心胸，使之勿生智巧，彼焉能夺吾生计，使不得自食其力哉！

为了防止别人私自翻刻他的著作，李渔甚至创立了自己的芥子园

李渔如何打造爆款

●艾公子





忌妒与欣赏

◎ 汤馨敏

达尔文 40 多岁时，已经秘密研究进化论 20 多年。就在此时，他收到青年科学家华莱士的邮件，里面有华莱士手写的科考论文，其观点居然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不谋而合。华莱士在信中说，如果达尔文觉得他的观点有价值，请其帮忙转交赖尔爵士。华莱士给达尔文出了一个难题。达尔文不想辜负华莱士的信任，但是，他同样也不想把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拱手让给华莱士。思索再三，达尔文把华莱士的论文寄给赖尔，并附信赞扬华莱士的观点，最后请赖尔协助发表华莱士的论文。

赖尔收到信后拍案而起。作为达尔文的好友，他知道达

尔文多年来一直在研究进化论，他被达尔文的迂腐气到了，于是找到达尔文的朋友胡克商量，他们决定同时发表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论文。达尔文不同意，他对赖尔说：“公众会认为我有意抢夺先机，我宁愿烧掉我所有的手稿也不愿意这样做。”当时达尔文因为自己的几个孩子突然生病，最小的孩子夭折，他没有精力再过问此事。赖尔和胡克便赶紧找出达尔文多年前的文章和写给朋友述说进化论的信，和华莱士的论文一起公之于众。得知真相后，华莱士非常感激达尔文，并与他们成为一辈子的朋友。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后，曾经有好事之徒说他

抄袭了华莱士的成果，华莱士站出来替达尔文辩护，称达尔文对进化论的研究远在自己之前，这本书是达尔文几十年心血的结晶。

达尔文光明磊落的为人，不仅征服了华莱士，也吸引了赫胥黎。

《物种起源》出版后，达尔文遭到宗教界和科学界的攻击。比达尔文小 16 岁的青年科学家赫胥黎，被达尔文的才华折服，站出来为达尔文的进化论辩护。他对达尔文说：“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因为一本书而这样激动了，衷心感谢您给了我观察世界的崭新视角，我正在磨砺我的爪牙，以便捍卫这部伟大的著作。如果需要的话，我愿意为此接受火刑。”

无论是达尔文，还是华莱士、赫胥黎，他们都是治学和为人的楷模。如果他们不是用欣赏的眼光对待彼此的成就，而是用自私和狭隘的方式去面对，那么今天的世界，远没有现在这么明亮。

（李宜桐摘自微信公众号“汤馨敏”）

书铺。写作、印刻、发行、销售一条龙，自给自足，肥水不流外人田，首开文化产业之先河。

移居南京后，为了支付一大家子的日常开销，李渔不得不做起亦文、亦商、亦优的奇特生活。一方面，他仍操旧业，继续卖文刻书。芥子园书铺开张后，找准商机、左右开弓的李渔大规模地从事编辑、出版及销售、发行书籍的活动，把芥子园书铺经营得红红火火。芥子园书铺既出版他自己的作品，也编刊各种畅销的通俗读物。此外，他还出版了一大批读者想看而买不到的教科书、工具书等。

另一方面，李渔不但撰写传奇供人阅读，

还以他的姬妾为骨干，组成“家班女戏”（即全用女演员），自任教习和导演，上演自己创作和改编的剧本。

李渔的传奇很受欢迎，不仅长期霸占“热销榜”，而且好评如潮，被当时的戏剧界推为“所制词曲，为本朝第一”。

李渔一生虽未入仕，是传统社会阶层中的“贱者”，但他求名得名，求财得财，最后求子得子。想必他生前常常会吟诵李白的一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叶冬青摘自中国画报出版社《趣说古人生活史》一书，肖文津图）

你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在公共场合，人们总是先隔开坐，只有相隔的座位被坐满了，才会挨着坐。你很少发现，一辆公交车上只有一位乘客时，第二位上车的乘客会直接坐在第一位乘客身边，除非他们认识。这其实就是每个人对边界的需要。这是显性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身体上的界限。

有两位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叫作“空间侵入者”，来测试人们到底需要多少物理上的空间。实验者在公园里找到那些单独坐在长椅上休息的人，故意很靠近地坐到他们身边，观察他们在陌生人突然靠近时会有什么反应。实验者发现，约30%的人会在2分钟之内起身离开，约70%的人会在20分钟之内离开。实验者还发现，60厘米是一个人的私人空间边界，当你和一个陌生人的距离小于60厘米时，对方会感到不舒适。

大多数人需要一定的个人空间，不喜欢别人靠得太近。而且人们不只是需要物理空间，还需要心理空间。

一个好的状态，是你的心理空间有一个非常灵活的大门，允许一部分人进来，看到你内心的一部分，又能把另一部分人阻挡在外，让他们只能远远地看到你的表面。

最重要的是，你要非常清楚允许哪些人看到哪些部分，而且能够很好地对此进行管理。这样的个人边界就是灵活且具有弹性的。在非常亲密的关系中，保持边界的清晰、灵活和弹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情侣间有一个非常刺激惊悚，又能极大地促进亲密度的小游戏，叫“挨个介绍微

信好友”。有些人会很乐意向另一半介绍自己所有的社交情况，但有些人会觉得这太可怕了，想保留一些隐私，这就是一个边界问题。类似的还有，你们在亲密关系中，会互相看对方的手机吗？

如果你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你可能会发现，你和亲密伴侣之间的边界是缺失的。这里有3个方法，或许可以帮助你在亲密关系中找回一些边界。

第一，发展出自我分化的能力。也就是说，你要意识到，在和对方相处时，有些情感、观念和态度是自己的，有些则是对方的。进入亲密关系后，很多时候你会感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渐搞不清楚什么是“我的”，很多事情都成了“我们的”。比如，你们会一起看电影，或是关注同一条社会新闻，你的亲密伴侣有很多观点和故事想和你分享，当对方滔滔不绝地讲完后转头问你：“你怎么看呢？”你可能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只能点头应和。你的应和可能是脱口而出的，或者是你在大脑一片空白时唯一能找到的不引起争执、不让对方失望的回答。在这个瞬间，你融入了对方，对方刚才滔滔不绝地表达的观念就变成“我们的”态度和观点，你自己的思想与感受却被吞掉了。

边界在哪儿

●曾 曼





如果你尝试自我分化，独立地想一想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你或许会发现，你可能和对方想的不同，甚至观察到的事件细节都不同。这样你便会分化出自己的思想与感受。

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也是如此。例如，你和伴侣几乎总是一起出行，每次都是对方规划行程，你手机里的出行软件几乎没使用过，你偶尔独自出行，竟发现自己连出行要注意的事情都不清楚。又例如，平时一直是你的伴侣在家做饭，当伴侣出差时，你连下碗面都不会，只能点外卖。这些事情都意味着，由于生活变成了“我们的”，你对许多基础的技能与信息一无所知，因此当生活又从“我们”变成“我”时，你感到茫然，不知道从何下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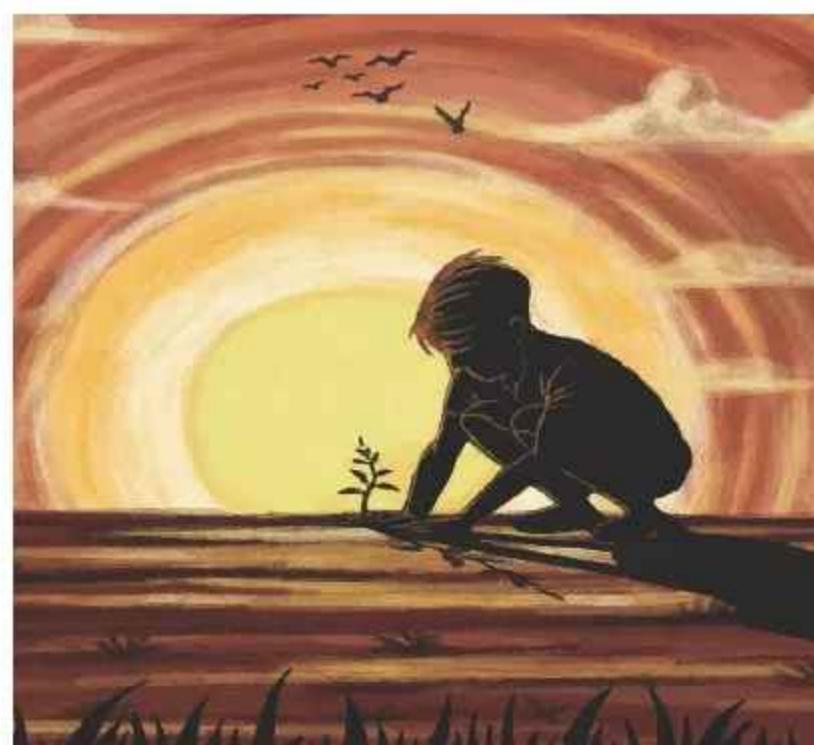
第二，“明确底线”，或者叫“讨论禁忌”。你要在亲密关系中分辨出哪些是你无法接受的行为。如果说自我分化是分清楚边界在哪儿，“讨论禁忌”就是把边界的墙竖起来。有一篇报道曾讲述了婚姻专家列出的婚前必问的15个问题，其中包含了：我们要不要孩子，如果要，孩子主要由谁负责？我们的赚钱能力及目标是什么，双方的消费观念和储蓄观念会不会发生冲突？我们有没有详尽地坦陈双方的病史（包括精神病史）？卧室能否放电视机？我们永远不会因为婚姻而放弃的东西是什么？

这些问题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他们讨论了“禁忌”和“底线”。生活中出现分歧必然需要妥协和退让，但被忽视的退让会积累成无名的怒火，总有一天会爆发出来，毁掉表面的和平。所以，哪怕是退让，也得是经过双方讨论和明确的事情。这样，至少有一面清晰的墙被竖起来，让双方知道边界在哪里。

第三，拒绝或“关门”。自我分化能力不强的人会把拒绝和“关门”理解为“我要和你鱼死网破”。其实，当竖起自我边界的墙时，也可

我们的身体来自哪里

● 李元胜



峡谷不像别的地方那样可以把阳光反射到天上，反而似乎因为稀缺，会更贪婪地吸收所有扫过它躯体的光线。或者说，光线经过这里，并没有穿过，它们被挽留下来，有的获得了植物的身体，有的获得了蝴蝶的身体……

眼前，这一簇簇过路黄，也是由曾经扫过峡谷的光线构成的。其实这才是真理，包含我在内的大地上的所有生命，都来自光线，都由太阳的光芒编织和塑造。当然，这个过程是无比复杂和神秘的。有一点可以肯定，不管哪一缕光线，一旦在全新的生命中重新醒来，它们就会和组成生命的其他要素一起，共同拥有生存和繁殖的本能，再也不想离去。

（梁衍军摘自重庆大学出版社《借得此身无归意》一书）

在“墙”上开一扇门，通常情况下适时“关门”并不会破坏关系，反而会让别人清楚你的边界，让对方更加了解如何与你相处。很多时候，这样的拒绝或“关门”有助于关系的发展。只要你的拒绝和不满表达得清晰明确，不含糊，对方就会很清楚地发现你的边界，懂得该如何对待你。这会为你们以后的交往建立很好的界限，让彼此都更加清楚对方的规则。

不只是拒绝，有时善意的“以己推人”也要避免。我以前睡眠不好，住宿舍很容易被室友影响而难以入睡或被吵醒，于是我发展出一种善意，很注意不影响他人的睡眠。有时周末的早晨，我醒来后看见妻子还在睡，就会小心翼翼地避免弄出声音，好让她可以睡一个上午。我以为这是我的善意，可妻子告诉我，她睡觉时并不在意有动静，让我别担心，更重要的是，她睡多了反而觉得难受，希望我能早些叫醒她。很多时候，“以己推人”的习惯是股巨大的力量，要时刻提醒自己，经常与对方沟通，这样才能减少它对自己的错误影响。

（冰燃雪摘自人民邮电出版社《感受亲密：在关系中获得幸福的艺术》一书，辛 刚图）

悉尼歌剧院的舞台上，响起了公鸡打鸣、母鸡下蛋的声音。

这是经典名曲《百鸟朝凤》全新编排后的小巧思，而后40秒不间断的华彩段落吹奏中，百鸟和鸣、气象万千，整个墨尔本交响乐团为之静默。

惟妙惟肖的乐音，来自舞台中央，身着简约礼服的女孩手中的那支唢呐。台下观众惊异、捧腹、屏息，继而掌声雷动。“大家都说我们中国唢呐去‘炸’外国场子了”，传统民乐与现代交响乐相融合，在社交平台上一曲“出圈”。

这个女孩就是刘雯雯，她是刘氏唢呐的第十三代传人，中国第一位唢呐博士，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的青年教师，迄今唯一一位登上悉尼歌剧院舞台的唢呐演奏家。20多年日日练吹，练就了她轻盈衣裙下结实的腹肌。

唢呐给她带来荣耀和关注，也曾让她彷徨和崩溃。而今，她可以非常自豪地告诉别人：“我是唢呐演奏者。”唢呐的生命力不止在田间地头，她爱听周杰伦的歌，也钟情于爵士乐、摇滚乐，她手执唢呐在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音乐之间从容自在地游走，希望颠覆人们的刻板印象，让全世界看

到唢呐的无限可能性。

以下是刘雯雯的讲述。

先吹60分钟

“中国第一位唢呐博士”成了我的一个标签，我也接到过一些充满质疑和好奇的追问：吹唢呐也能取得这么高的学位？唢呐博士的日常生活是



悉尼歌剧院的第一声唢呐

把唢呐吹向世界

●祖晓谦

什么样子的？

2020年，唢呐博士在全国招生，我的恩师刘英教授鼓励我作为他的接班人，第一个去考。

唢呐博士考试，其中的一个要求，就是要考生高质量地吹满60分钟。这一点特别困难。练唢呐太消耗体力，吹唢呐时，我从脚底到头发丝都在出汗，毛孔全部打开，吹一小时至少能与快跑一小时相提并论。

没有人告诉我该怎样去撑住这60分钟。我想到的方法

就是“马拉松式练习”，每天最少练10小时，这样最开始的一小时我一定是技术和精神状态最好的。事实证明，练就对了。

唢呐是一种很吃功夫的乐器，最重要的一个部件就是哨片，它是用芦苇做的，又薄又小。要时刻关注哨片的形态，湿度合宜，它才能振动出完美的音色。

吹唢呐，外人只看到手指在动，其实它对嘴周肌肉控制哨片的要求非常高，口腔内还要有特别多与牙齿、舌头有关的技巧，再配合气息，这些动作里的细微讲究都是看不见的。所以老师只能靠示范和语言，告诉你舌头靠前而不是靠后、气息或大或小，每个细节只能

通过不断尝试去靠近，这比演奏其他乐器要消耗更多时间。

因为体力、嘴周肌肉群的记忆和力量会消退得很快，可能两天不练，一首曲子都吹不下来。练习时，我一关门就可以一天不出房间，练到嘴完全兜不住，没有力量去控制哨片了，觉得才算练到位了。

作为唢呐专业里年轻的引领者，我必须花心血不断往前走，用行动做学生的榜样，决不能只靠讲或者吃老本去教他们。唢呐专业是很稀缺的，每年本科阶段全国性招生只招两



三个人，能考进来的都是从小就练的。

为什么那么执着

我出身于唢呐世家，父亲是鲁西南小铜唢呐第七代传人，母亲家从明末清初开始传授唢呐技艺，她是唢呐咔戏的第十二代传人。我父母的兄弟姐妹都以吹唢呐为生，但到我这一代，只有我在吹。

我妈妈怀胎七月时还上台演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唢呐就是我的胎教音乐。小时候学唢呐的记忆不堪回首，爸妈都是内行，看我练没练不用问，摸一下哨片是不是潮湿的就知道了。如果发现我没练，他们就会一巴掌抽过来。刚开始吹唢呐不可能有多好听，它又那么响，为此，邻居经常抗议，我一吹，就听到邻居砸墙抗议的声音。

不能在家里练，妈妈就带我出去，只要是在空旷的地方，她就让我吹唢呐。去了外地，我还在窑洞里吹过。我从5岁到参加中考，每天早晨四点半就被妈妈拎到附近的植物园练习吹唢呐，夏天时，没多大一会儿蚊虫就来了。我一边吹唢呐，一边看着手上的包变大，痒得我直哭。我妈说：“哭什么哭，等吹完再哭！”

上高中时我住校，爱和朋友一起玩，没心思学习，我妈慌了，就像502胶水一样黏着我。她特别逗，跑到办公室跟校长拍桌子，说：“我女儿一定可以考上上海音乐学院，能不能安排一间寝室给我和我女儿，让我来盯着她。”

校长觉得好笑，学校从来没有家长跟着学生住校的先例，但拗不过我妈好说歹说，就松口了，说顶楼拐角处有个杂物间，又小又脏还有老鼠，“你看看如果能睡，那你就睡在里面好了”。我妈花了一个上午把杂物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带了两张行军床支在里面，我上学，她做饭，昼夜陪着我。

起初，我不懂她为什么那么执着。其实我妈小时候非常喜欢吹唢呐，但那时女孩在村里抛头露面吹唢呐，带来的是同行霸凌式的不认可。十五六岁时，她不得不背井离乡，带着外婆给她的5块钱，卷了床被子就逃到江苏宿迁，去杂技团应聘。

她太知道这条路的艰辛，于是，心里憋着一股劲，吹得越来越好，而且她漂亮又年轻，表演时让人眼前一亮，后来就慢慢走进了大城市。

虽然我妈那时候吹唢呐很吃香，但要靠吹唢呐养家糊口，便没有钱和时间去高校进修。所以她一直怀揣着一个梦，希望有一天能够站在一个高雅神圣的舞台上吹奏，这个梦延续到了我身上。

今晚最亮的明星

在苦练中，我也逐渐爱上了吹唢呐。当时我听到刘英老师的一张唢呐专辑，特别爱他里面的《正月十五闹雪灯》中的一段。我突然发现，唢呐可以吹得这么美，便反复听，并开始模仿。

刘英老师成了我的偶像，我奔着他去上海拜师。刘英老

师说我天赋非常高，还提出要资助我求学。我妈开始带着我在济宁和上海间“跑课”。我们坐绿皮火车的硬座，她陪着我睡在天桥、睡在地道、睡在候车室。后来，我终于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

考上上海音乐学院，我的眼界大开，但在艺术发展的道路上，由于时代的推移、社会的变迁、性别的差异种种原因，很多时候我都不知该参照什么、怎么走、怎样把握机会。尤其在2016年夏天硕士毕业时，我特别彷徨，连份工作都找不到。

我在家里无助地哭，一度急到质问，这20多年我到底在坚持什么？憋着一口气，蓄力到最后，那个具体的目标在哪里？

峰回路转，终于有一天，唢呐带给我的回馈铺天盖地地到来了。

2015年，我替大哥帮谭盾老师录音，其中一部分是要用唢呐模仿鸟叫。谭盾老师很惊讶来者是个女孩子，而且还能吹出这么多花样。他好奇地问我为什么要学唢呐，我跟他讲了我们家家族传承的故事，谭盾老师当即决定重新做一版《百鸟朝凤》。他说：“你带着你的唢呐，我带着你，向全世界去讲你们家族十三代的故事。”

谭盾老师从国际视角给了我许多建议，让我受益终生。他告诉我，唢呐跟交响乐合作，就是用外国人最熟悉的音乐载体来传播中国音乐，所以我们不穿民族服装，要穿最西



我的自由观

●胡安焉

所谓自由，实际上在于你能意识到什么，而不在于你享有什么。

其实我想说的自由，是

一种建立在高度发展的自我意识上的个人追求和自我实现，是一个人真正区别于另一个人的精神内容。

假如更多人向往这种自由，世界将会变得更多样化和多元化，更平等包容，更丰富多彩。因为向往自由，人们才会有不同的追求，而不必总在狭窄的独木桥上互相倾轧。就如基因对环境的适应力建立在其多样性之上一样，社会整体的幸福感则建立在人们精神的

多样性之上。

就如莱辛所说，追求真理比占有真理可贵。自由的情况也一样，或许它可望而不可即，或许我终生都无法抵达它，但这并不要紧，因为对它的追求比对它的获得更可贵，而且这对所有人乃至整个世界来说都很可贵——它就像理想和信念，是我们生命的支点，而不是内容。

（余恩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我在北京送快递》一书）

式的礼裙，让他们觉得跟我们没有距离。“但你今天手里拿着的，是最有中国特色的乐器，你吹出来的，就是民间最传统的音乐，你可以微笑着向观众示意，走得慢一点儿，优雅一点儿……”

2017年是农历鸡年，在筹备当年的澳大利亚新年音乐会演出时，我妈就拍手说咁戏可以学鸡叫。咁戏是吹和声带发声同步进行的民间绝活，我听过她吹戏曲，可以模仿人的唱腔从乐器中发出，但从来没有听过用咁戏学鸡叫。

我说：“这怎么能登上大雅之堂？”我妈说：“怎么不能？”然后就开始演示，她模仿得简直太像了。我跟着她练好后，将录像发给谭盾老师和作曲的关峡老师，他们如获至宝。咁戏表演果真在舞台上大放异彩，台下观众都笑翻了，乐团成员也把我围住，觉得这

种乐器能发出这么多样的声音，真是不可思议。

我们的演出成为那几天那座城市绝对的焦点，当时报纸的标题，写的全都是：“今晚最亮的明星，就是刘雯雯。”

唢呐，不止于此

随后两年，我跟随谭盾老师在国内外进行了30多场巡演，也不断有知名乐团和指挥前来邀约，让我得以参与众多高规格的演出。

2022年夏天，因为央媒报道的缘故，我吹奏的《百鸟朝凤》片段又被大家看到，热度居高不下。我妈特别逗，她说：“老祖宗把这门手艺传给了我，但我没有能力把它发扬光大，我一定要让我的下一代把这件事情做下去。”

在挖掘传统的同时，我也在做我喜欢的创新工作。《百鸟朝凤》非常经典，但我不可

能永远只吹它，唢呐这种乐器的发展之路不止于此。这几年我花了大量心血去开发新的作品，和许多先锋派的作曲家一起进行创作，一系列当代唢呐作品就这样涌现出来了。

在博士毕业音乐会上，我想展示唢呐从过去到当代，从民间到世界的发展过程。这两年我还在做独奏音乐会，都是我自己策划的，有三四个版本，我要变着花样和曲目风格来吸引观众，让他们坐得住。

在唢呐界很少有人开独奏音乐会的巡演，因为吹唢呐太累了，一个半小时的演出，弹钢琴、拉小提琴都可以，但对吹唢呐而言是相当大的挑战。但是，我鼓励自己进行巡演，希望唢呐的影响力扩散到全世界。我准备做国际巡演，带着唢呐，真正地走向世界。

（云开月明摘自《南风窗》2023年第15期）



我从前的导师请我给她的学生做督导。一开始是不收费的，最近开始收费了，自然是象征性的，比我实际工作的价值低很多。但这样之后，我的体验并不好。每每出门之前，想到这一个小时花出去，换来的只是几十元的酬劳，就有一点儿懒懒的，觉得没劲。

这很奇怪。不收费时，我并没有那种失落感，反倒是收入从无到有后，才有了不平衡的感觉。这是因为 I 变得贪婪了吗？不收费时，我感觉整件事很有意义，一方面帮助了别人，另一方面教学相长，我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收获良多。

但当我从这件事里赚了钱，这些好处立刻被遮蔽了。它单纯成了一件赚钱的事。而作为一件赚钱的事，它的回报就乏善可陈了。

有一个经典的心理学实验，让两组被试者完成同样枯燥的任务，给他们不同的报酬，然后让他们反馈对这项任务的评价。拿到更高报酬的被试者显然更高兴，他们付出时间，得到了足够的回报。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对这项任务厌倦程度更高，反倒是拿钱少的一组在趣味性上的评分更高一些。这个现象叫作“认知失调”，是说当一个人赚不到很多钱的时候，他要向自己解释“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件事”，就必须“脑补”出其他意义。这些意义会让他相信刚才的事没那么糟。

但这个角度太消极了。现实生活中，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很多原本有更多意义的事，因为我们赚了钱，所以我们就只能看见最醒目的利益交换。赚钱的人得了实惠，但他们相信自己只是看在钱的面子上，勉为其难而已。

这当然不是说赚钱不好，可能正是因为赚钱太好了，所以它也会变成麻烦。它是如此吸引眼球，把其余一切衬托得黯然失色，让人们很难再看到其他部分。

我一开始在网上写文章，没有想过赚钱，纯粹是以文会友，图个好玩。有的文章被媒体转载了，我收到一两百元稿费，像得到了额外的奖赏，很开心。后来就有媒体找我约稿，钱

是稍微多了一些，但这件事变得越来越像一项任务，枯燥无味的一面日渐体现出来。我有时坐在电脑前，花费好几个钟头，删来改去，费尽心思完成一篇文章，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沮丧。我必须时刻提醒自己：我花这些工夫绝不只是为了拿“稿费”。不然，我岂不是亏大了？

我也计划写本书。这事本来也是多年的梦想，但一想到将来或许有人会问：“你写这本书，总共能赚多少钱？”我就觉得有点儿泄气。因为我几乎能想象下一个问题是怎样的：“天哪，就这么一点儿？那你干吗还写？”

我认识一位同行，他也给学生提供低价的督导，但这部分收入他都捐给慈善基金。他解释这件事时说，只有捐了心里才会舒服。我有点儿理解他是怎么想的，而且也打算像他这么做。从赚钱的角度来讲，当然是赚得越多越好，但那是出卖时间、换取收入的市场行为。有时候我们也要不赚钱，唯有如此，我们才是拥有自由意志、掌握自己生活的人类，而不仅仅是一个被定价的商品。

（巴姆钠摘自《杂文选刊》2023年第7期，连培伟图）



赚钱辩证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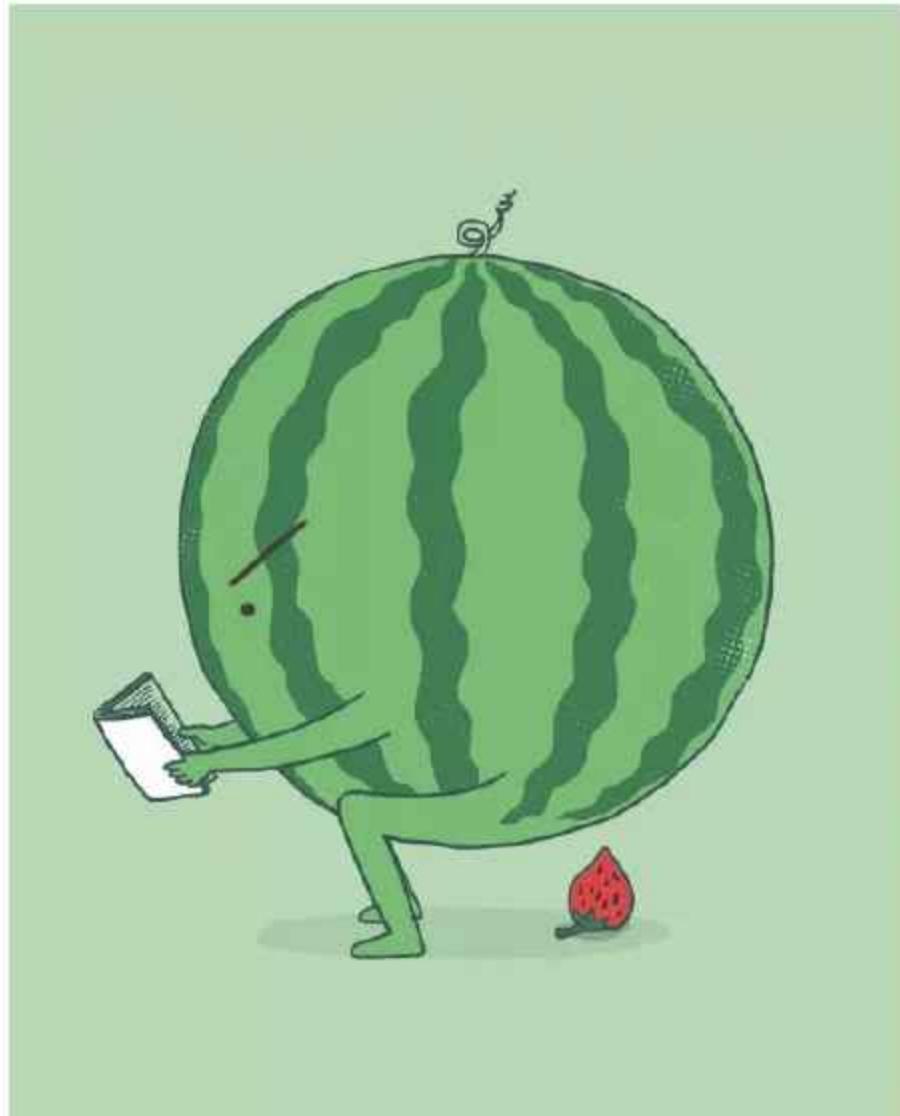
● 李松蔚



我有一只 叫“快乐”的行李箱



● [马来西亚] 林行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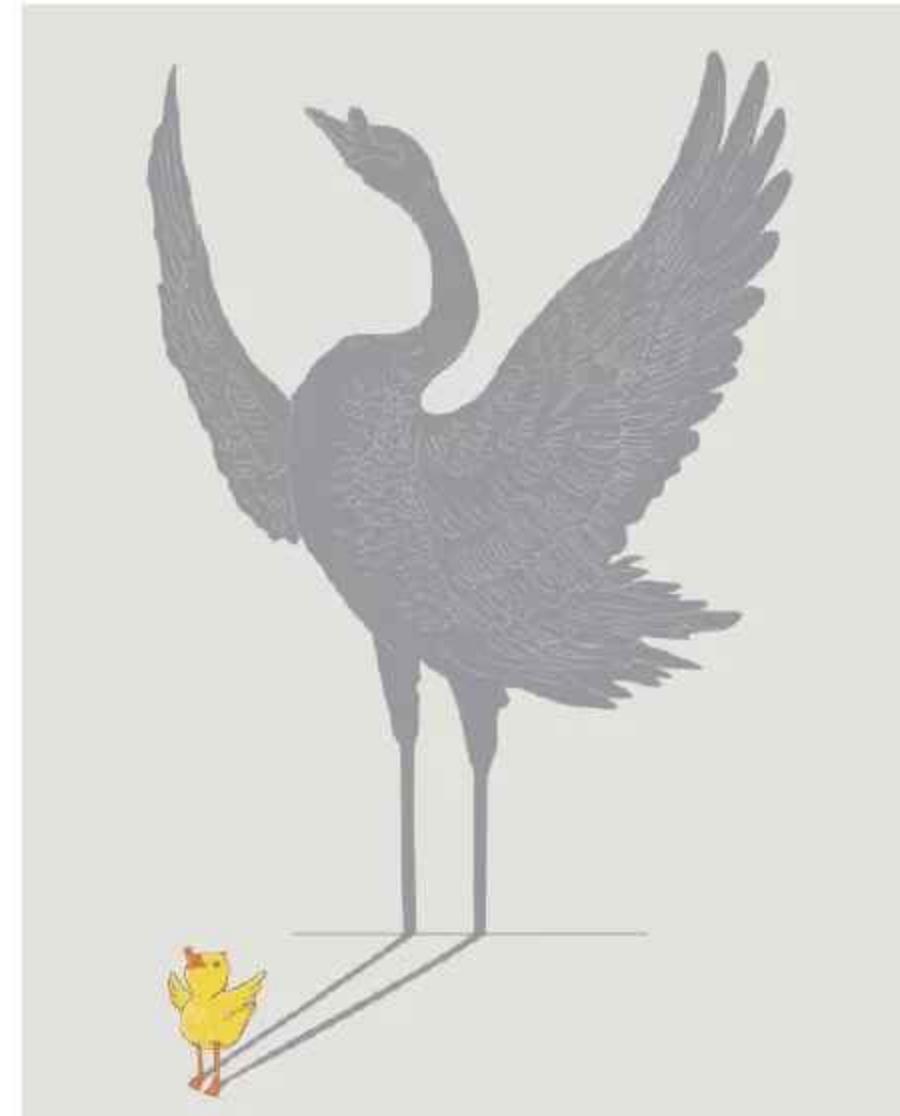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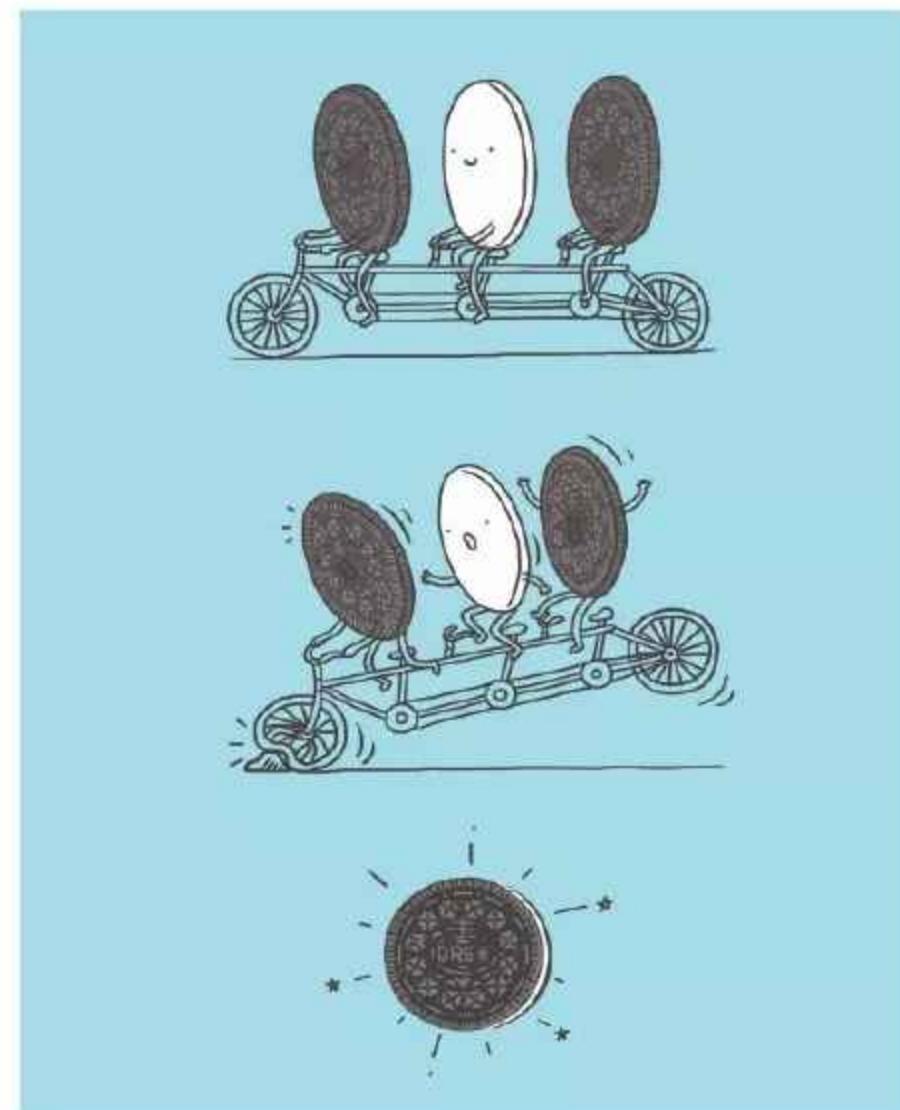


草莓制作

阅读是一件很奇妙的事，
它让我有时候相信人生，
有时候怀疑人生。

拥抱意外

既然意外无从预知，也无法避免，
那么就让我们把生命当作一场冒险，
以积极、强大的内心，
面对意外，拥抱意外。



有一天我会

就算已经知道丑小鸭变成白天鹅是个美丽的童话，我也会继续相信最初的自己、最初的信念、最初的快乐。



黑夜骑士

那些我们一起挥霍的夜晚，
星星会记得，月亮会记得。



猫咪雪糕

这是猫咪教我的事，在生命完全消失之前，尽情演绎发挥自己的天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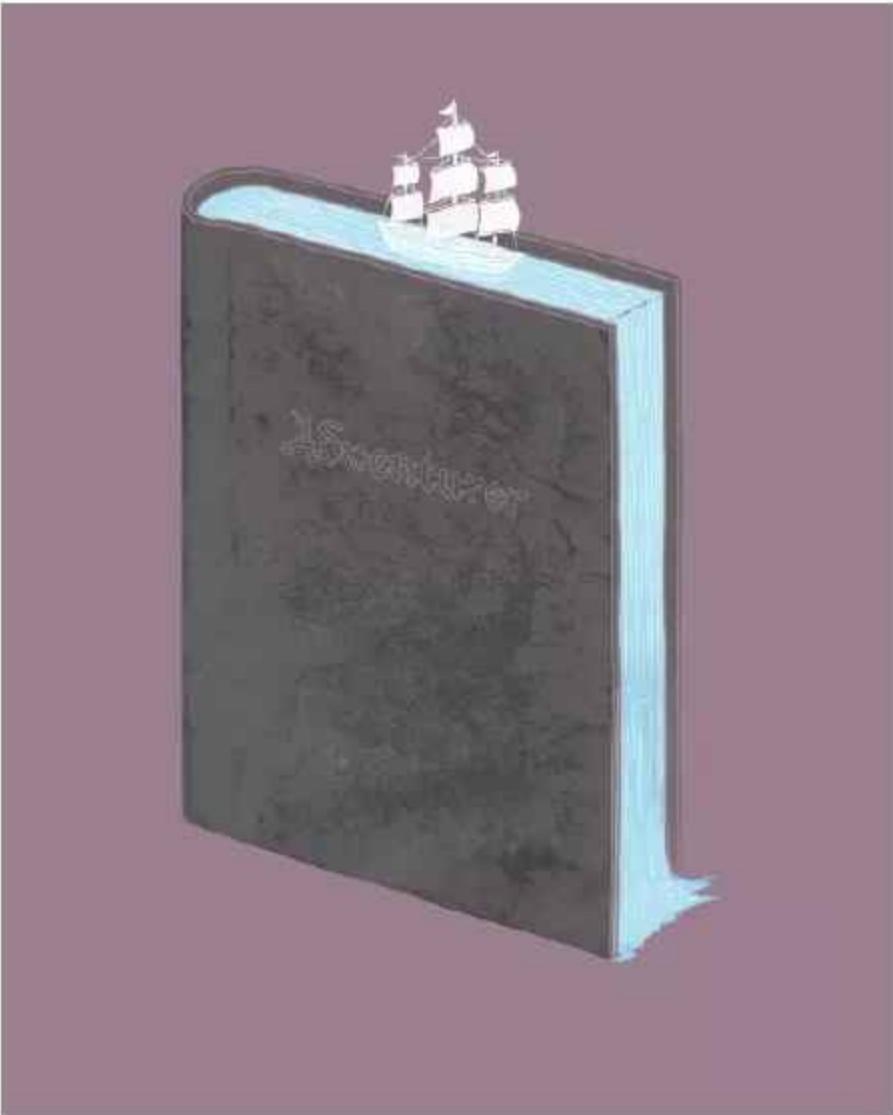
画一个笑脸

希望我可以，
为每个灰暗的影子画上笑脸。



如果生命是一本书,

每个人的故事都是独一无二的,
不必羡慕别人走的道路平坦宽阔,
崎岖险峻的路,
更能书写美丽动人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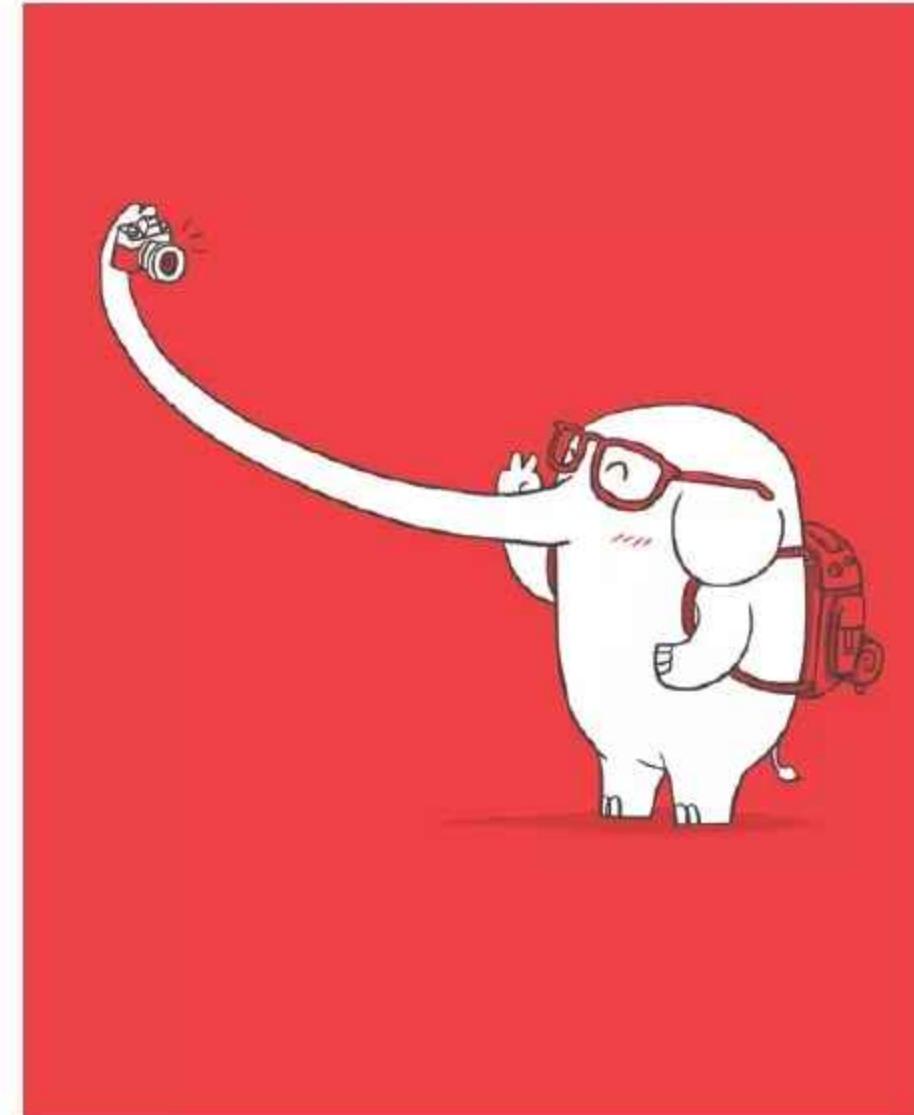


爱无国界

如果香蕉有梦想，它一定希望娶弯月当老婆。因为乐观的人，通常会一不小心就把梦做大了。

一个人也很好

一个人很好，可以有很多个人照。
一个人很好，不用等一、二、三。
一个人很好，我就是世界的焦点。



南极合唱团

越简单的音符，越能触动人心。
越简单的生活，越能活出自己。

头脑风暴

有的人想多了会得烦恼症，
有的人想多了会成就一幅幅画，
当情感找到抒发的管道，
想得太多原来也是一种天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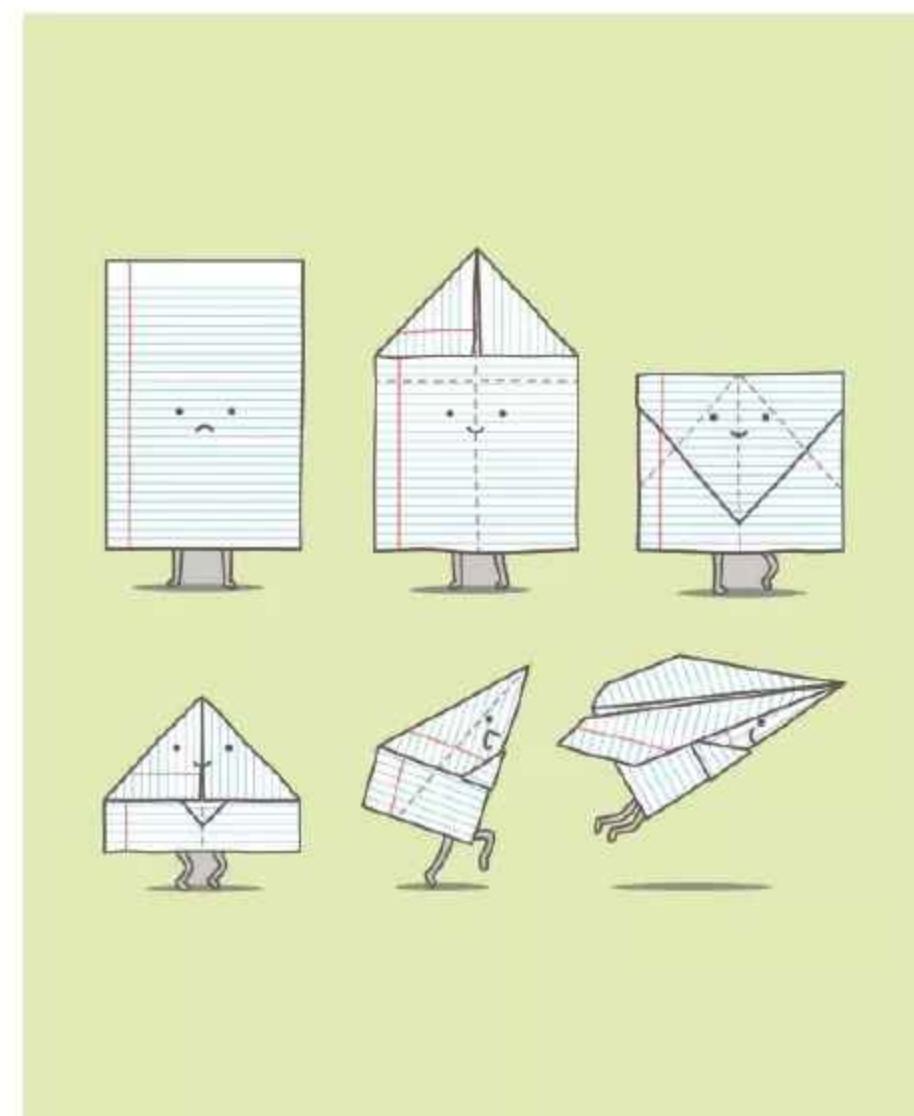


靠近一些

我们似乎忘了自己是能发光发热的个体，虽然不能如太阳般把世界照亮，但只要彼此靠近，一样能感到温暖。

勇敢去探险吧

小时候，
我们的梦想很单纯，
我们的勇气很值钱。



(婷 婷摘自湖南人民出版社《我有一只叫“快乐”的行李箱》一书)

我喜欢读苏联诗人阿赫玛托娃的诗，其中有两首让我难忘，一首是《今天没有我的信》（董树丛译）：

今天没有我的信/许是他忘写了，或是走了/春天银铃般的笑声在啼啭/船只在港湾里漂荡，摇晃/今天没有我的信……

不久前他还和我一起/如此多情的、温柔的我的他/可那是白色的冬季/如今已是春，春天的忧伤有毒/不久前他还和我一起……

这首诗里，仿佛有我。不是在白色的冬季，而是在 55 年前，1968 年的夏天。

我去北大荒的前一天晚上，她来到我家。记忆是那么清晰，我煞有介事地读了贺敬之的诗《西去列车的窗口》。静静的小屋里，她坐在

我对面，听得那么认真，明亮的眸子闪着光。我送她出门时，夜已深。站在大院门口，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她家就在我家大院的斜对门，几步的道儿，当时我哪里能想到，此一别竟会是那么遥远。

那天夜晚，她还和我在一起。而且，她对我说：“明天，我到火车站送你。”

可是，第二天，她没有来。7 月酷热的中午，火车无情地驶出北京站。

我到北大荒的那年秋天，接到她写给我的一封信。她从街坊那里打听到我的地址。她告诉我她也到了北大荒。我这才知道，就在我去北大荒的那天凌晨，她家突遭变故，她去了在哈尔滨的父亲的老战友家。照着信封上的地址，我在地图上寻找她所在的地方，发现尽管我们同在北大荒，但一个在西，一个在东，竟然相隔那样遥远，遥远得让我叹气。

我立即给她回了一封信。毕竟我们的友情是从小学开始的，现在我们终于又联系上了，友情没有像断了线的风筝，在乱世的风中不知所终。读高一时，她住校，我们几乎每周通一次信。长长的信如长长的流水，漫延过高中 3 年的时光，湿润了我们青春时节的感情。写信，回信，盼信，几乎成了我们的习惯，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盐分。

可是，这一次信寄出，没有回信。

我几乎天天等她的回信，盼望着能快点儿收到回信。那时，我们生产队有一个通讯员，他每天到农场场部的邮局取信。远远看见通讯员走来，我便大声招呼他，问他有没有我的信。可是，今天没有我的信。

我以为，我写的信阴差阳错没有寄到她那里，于是又写了一封。依然没有回信。

阿赫玛托娃的另一首诗
《总有地方存在简单的生活》

今天没有我的信

●肖复兴





你像士兵还是侦察兵

◎ 史建明
〔英〕沃伦·贝格尔 著
史晗琪 译

士兵的思维方式与侦察兵的完全不同。士兵的工作是防御敌人，而侦察兵的工作是探索和发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也适用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信息和想法的处理。侦察兵的思考方式根植于好奇心。他们在获取新的信息或解决一个难题时，会感到快乐；他们在遇到与自己的预期相悖的事情时，更有可能感到好奇。

换句话说，侦察兵有“智力谦逊”。智力谦逊被定义为“一种对新思想开放的状态”。比起

(董树丛译)写道：

傍晚，那里的小伙隔着篱笆/同邻家姑娘倾谈，只有蜜蜂/能捕捉那最轻柔的话语/而我们生活得庄重而艰难/在苦涩的相逢里恪守礼仪/一阵轻率的风突然掠过/会吹断刚开始的交谈——

我在离开北大荒之前，写了一篇散文《照相》，回忆了青春往事，并将文章主人公的名字写成了她的。文章发表在复刊号《北方文学》上，怎么那么巧，恰好被她看到了。那时，她在北大荒当老师，在学校的阅览室里，翻看新到的报纸和杂志时，看到我的名字，进而在文章中看到自己的名字。断了线的风筝，这一次真的飞了回来。

1976年，也是我回到北京的第3年，一个春天的晚上，她突然出现在我家。

想想1968年的夏天，我们在这里告别，一晃，竟然整整8年过去了……阿赫玛托娃的诗写得多么好，在苦涩的相逢时，面对的是“我们生活得庄重而艰难”。难道这不是为我们而写

取得高分，知道正确答案和不犯错误这种“老式智慧”，谦逊是一种“新式智慧”，是以人不断适应的能力来衡量的。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开放的心态，把自己的信念当作假设，让它不断接受检验，进行修正。

风险投资家克里斯托弗·施罗德用一个问题来提醒自己保持开放的心态：我更愿意作对，还是更愿意理解？他说：“如果你坚持自己是对的，你就会把自己锁在回音室里，这会导致你做出错误的决定。”另一位风险投资家用类似的问题来评估候选人：这个人是宁愿正确还是宁愿成功？而他倾向于把钱投给后者。因为他发现，成功的企业家更愿意接受反馈，并愿意被证明是错误的，因此，他们能够学习、适应，继而改进自己的想法或提议。

“必须正确”不仅能影响业务决策，在人际关系中，它也会让争论和争执持续很久。发现自己在某件事情上错了，不用总是感到羞愧，或许这是一种智力开放和长大的标志。

(杨子江摘自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如何用提问解决问题》一书)

的劫后相逢吗？

她告诉我，我写给她的3封信，她都收到了。那时，她正和一个来自哈尔滨的知青谈恋爱，不知道该怎么给我写回信。在来我家的路上，她都在想该怎么说才好。我家墙上有一个镜框，里面装着我们全家人的各种照片。这是她非常熟悉的。她坦诚地对我说：“一路上，我一直在想，如果看到镜框里有一个陌生姑娘的照片，自己的心就会安定一些；如果没有，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

我轻轻打断了她的话。我不敢说是“一阵轻率的风突然掠过，会吹断刚开始的交谈”。我只能说大风曾经吹断很多参天大树，吹断刚开始的交谈，又算得了什么？

“今天没有我的信。”那个今天，是诗里的今天，是我们的昨天。

从今天起，又有了我的信。她回到哈尔滨，开始给我写信。

(阿 建摘自《解放日报》2023年6月29日，李 晨图)

点外卖时，你喜欢做回头客吗

●金圣荣

你在点外卖时，是否会习惯性地点同一家的美食呢？

在一项心理调查中，很多人给出了以下答案：“会点同一家的外卖。菜品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主要是因为习惯了。对一些店比较信任，点过之后比较安心。做出新的选择其实挺麻烦的。”

从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关键点，即习惯、信任与避免麻烦，这是回头客们的普遍心理。

我们在购买商品时，总是习惯货比三家，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才进行购买，力求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产品。这通常被称为经验，我们一度认为这种良好的结果得益于自己的正确判断。但站在心理层面上，这种好结果所带来的好感觉是因为自身意识的说服，即面对一项结果，大脑总会说服自己这是正确的决定，以此来收获良好的感觉。

一旦我们认为自己在购物上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这种感觉便会带给我们愉悦的感受，以至每当我们产生该类产品的购买行为时，都会不自觉地选择原来的商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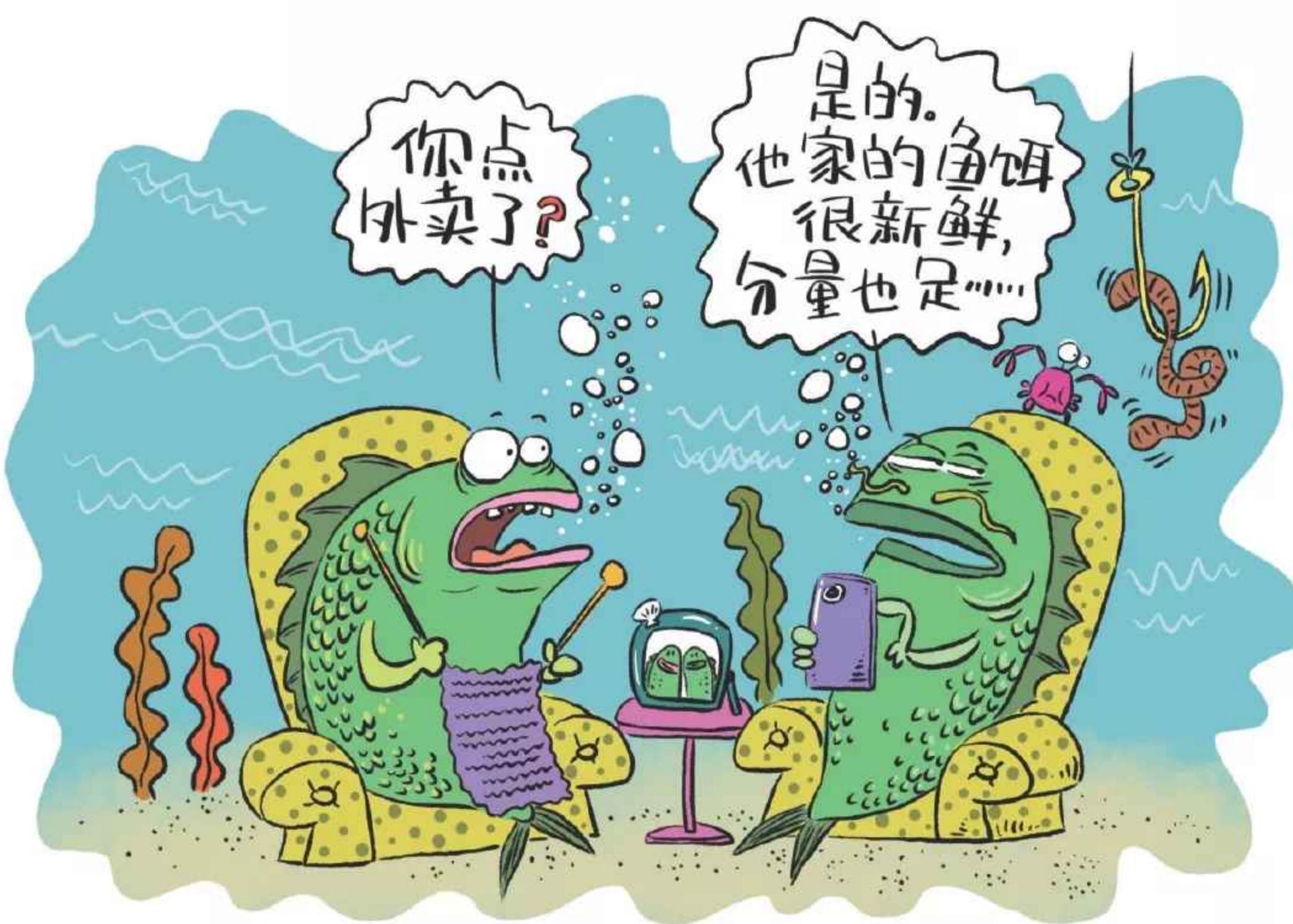
久而久之，我们开始认为自己对这种产品

产生了足够的认知，通过多次的接触，便把自己当作该产品的使用“专家”，由此更平添了一份优越感。

很多人在点外卖时喜欢点西餐，尤其是多人一起聚会时。而西餐中的可乐似乎是必点的饮品，这时候便会分化出两个阵营：喜欢可口可乐者与喜欢百事可乐者。这两类消费者均表示自己忠诚于心仪的品牌，并且一直以来都只购买同一品牌的可乐。

美国贝勒大学曾针对顾客的忠诚心理做过一项研究实验，参与实验的志愿者既有可口可乐的忠诚顾客，又有百事可乐的忠诚顾客。他们面前各有两杯没有标记品牌的可乐，实验人员告知志愿者，两杯分别是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接下来，志愿者将分别品尝面前的可乐。在这个过程中，实验人员会对志愿者的脑电波进行扫描。而品尝之后的结果让人有些匪夷所思——那些宣称喜欢可口可乐的人似乎更加喜欢百事可乐的味道。这个结果并未向志愿者透露，实验人员再给了这部分人一杯可乐，并声称这杯是百事可乐。这时候，脑电波扫描仪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一些愉快的信号遭到一定程度的干扰。志愿者放下可乐之后，表示味道不好，比不上可口可乐。实际上，这杯是刚才被他们放弃的可口可乐。

志愿者的大脑在受到外界干扰（被告知是百事可乐）的情况下，对自己撒了谎，但他们本身并不知情。他们所做出的判断，只是为了契合自己的情感。即便百事可乐的味道更加诱人，他们也不会承认这一点，因为要维护自己作为可口可乐忠实顾





客的形象。

在心理学层面，这是有关认知倾向的内容。首先，当人们拥有一件东西时，这件东西在主人眼中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主观上的增值。这就像点外卖获赠了一个小摆件，最初估计它的售价可能是5元。几天之后，别人想要出钱购买这个摆件，那么主人或许会开出8元，甚至10元的价格。即便这个摆件原本是免费的。

其次，当我们在某件商品上花费了一定的时间与金钱，即投入了一定的成本，我们通常很难再去选择其他商品，由此便形成一定的忠诚度。因为我们已经在同一种商品上花费了一定的金钱，如果这时候产生否定的态度，那就等于否定了自己，这种不认同是大脑所排斥的。

最后，心理学存在一项“选择支持倾向”的概念，这是人们在购物过程中的重要心理表现，贯穿于整个购物活动之中。商品的品牌何止千万种，能够在众多品牌之中做出选择并不容易，在做出最后的决定之前，我们往往会开展一系列的对比活动。不管最后的选择是什么，大脑总会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倘若一个人“关闭”了自己的感性，完全依靠理性来购物，那么他是无法在一堆品牌之中做出选择的。而感性操控下的大脑总是善于欺骗我们，以达到避免后悔，并提升愉悦感的目的。

我们的购物行为，具体到选择外卖时实际上都是不自觉的，因为大脑已经为我们做出了决定。这些信息通常与我们的记忆存在一定的联系，这里的“记忆”指的是一些能够引起我们注意的“记忆点”。每当我们需要这类产品时，这些记忆点便会跳出来，促使我们选择同

在起雾前到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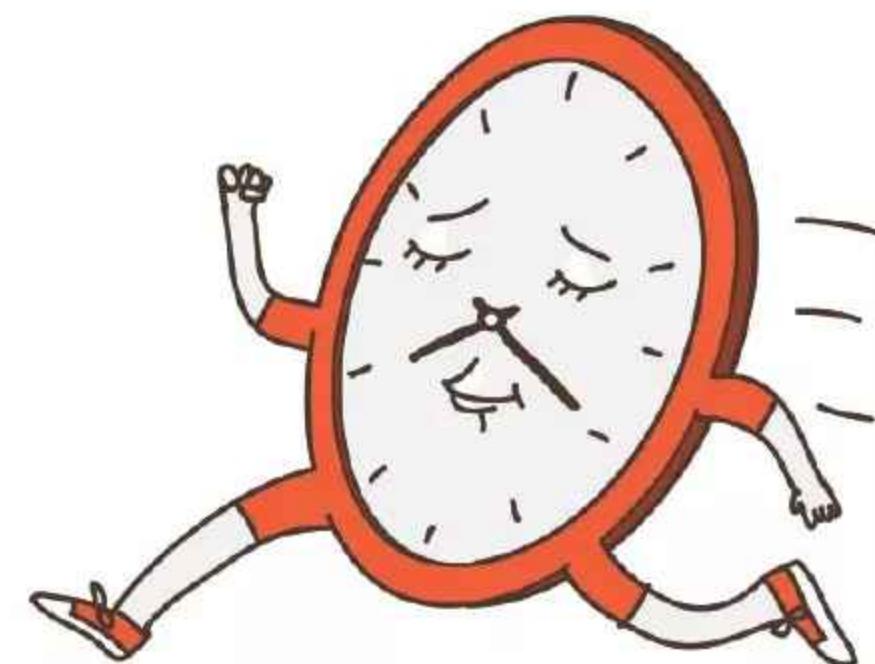
●吉 祥

那年暑假，我想赚些零花钱，父亲便让我与二叔一块儿跑货运生意。

第一天凌晨，二叔3点钟便叫醒我，说：“早起无雾，等到清晨6点多的时候，雾就上来了。”我虽极不情愿，却也只好爬了起来。

二叔一边开车，一边解释：“早上起得早，水蒸气还没有形成雾，趁这个时候出车，虽然辛苦点儿，可高速公路不封锁。等我们到达目的地后，雾就会上来，到时候卸了货，我们就可以好好睡上一觉。”

我瞪大眼睛观察外面的天气，的确笼罩了一层薄雾，并



不十分浓厚，能够看清前方的道路，而且高速公路果然没有封锁。等快到凌晨5点钟时，雾渐渐浓了，能见度逐渐降低，就在大雾彻底遮挡视线之前，我们到达了目的地。

早起无雾，车辆少，也安全些，这是二叔教给我的出车常识，却让我醍醐灌顶：在人生的竞技场上，许多时候，我们要学会在大雾弥漫之前赶到目的地。

（潘 烨摘自暨南大学出版社《有一天，我会在月亮上跳舞》一书）

一个产品。所谓记忆点，便是商品本身的特点，就拿一家餐厅来说，可以是室内的装潢、店内的服务、菜品的口味，抑或独特的体验。总之，要有一个能够抓住顾客心理的契合点。

当然，餐厅老板的心眼并不止这些，而顾客的心理也比想象中的要复杂。我们常说“拿人手短，吃人嘴软”，这实际上也是心理学上的处世方式。如果我们吃了一次火锅，临走时想拿走几块果盘里的西瓜，服务员却给了我们一整个西瓜，那么我们便会对这家火锅店产生一定的亏欠感，下一次想吃火锅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会再次选择这家。

每家企业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我们通常称之为“企业文化”。如果一家餐厅能将自己的价值观有效地输送进顾客的心中，并且得到对方的认同，那么顾客一定会把这家餐厅当成“自己人”，在就餐选择上，也会更加偏向这家。

（李金锋摘自中国文联出版社《吃货心理学》一书，小黑孩图）



你血液中的铁、骨骼中的钙、肺中吸入的氧都是远在地球诞生之前，在漫天繁星内部形成的。事实上，我们与星系之间的关系紧密到任何占星家都无法想象，而科学家发现这一惊人事实的道路漫长而曲折。

第一步是发现宇宙间万物生灵都是由原子构成的。理查德·费曼曾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有大灾难发生，所有科技都即将毁于一旦，我们只能为后世留下一句话，那么怎样才能用最少的话语传递最多的科学信息呢？”他斩钉截铁地自问自答道：“万物皆由原子构成。”

在漫长的几个世纪里，人们曾经不断尝试将一种物质炼制成另一种物质，比如说把铅变成金子。有趣的是，在经历了几百年的失败尝试之后，人们突然发现世界是由微小而不可分的粒子构成的，这些基本粒子并不能

你 的 确 来 自 天 堂

◎ [英] 马库斯·乔恩
◎ 孔令稚 译

从一种变成另一种。原子不仅是基本元素，还是谱写万物的字母表。将原子按不同方式、不同类别组合在一起，能构成一个星系、一棵树或者一只在山间嬉戏的猿猴。世间繁复多变的事物多是虚幻，万物的本质都十分简单，只是自然基础元素的排列组合而已。

自然界一共有 90 多种自然存在的原子或者说元素，从质量最轻的氢元素到现今找到的最重的铀元素，其中一些元素在宇宙中很常见，另一些则不然。到了 20 世纪，我们又发现另一个古怪的事实，一个元素在宇宙中含量多少与其原子核构造有关。比如说，原子核最轻的元素最为常见。

那么，为什么元素在宇宙中的含量会和元素原子核结构相关呢？唯一说得通的解释是，核反应过程也参与到原子形成的历程中了。换句话说，造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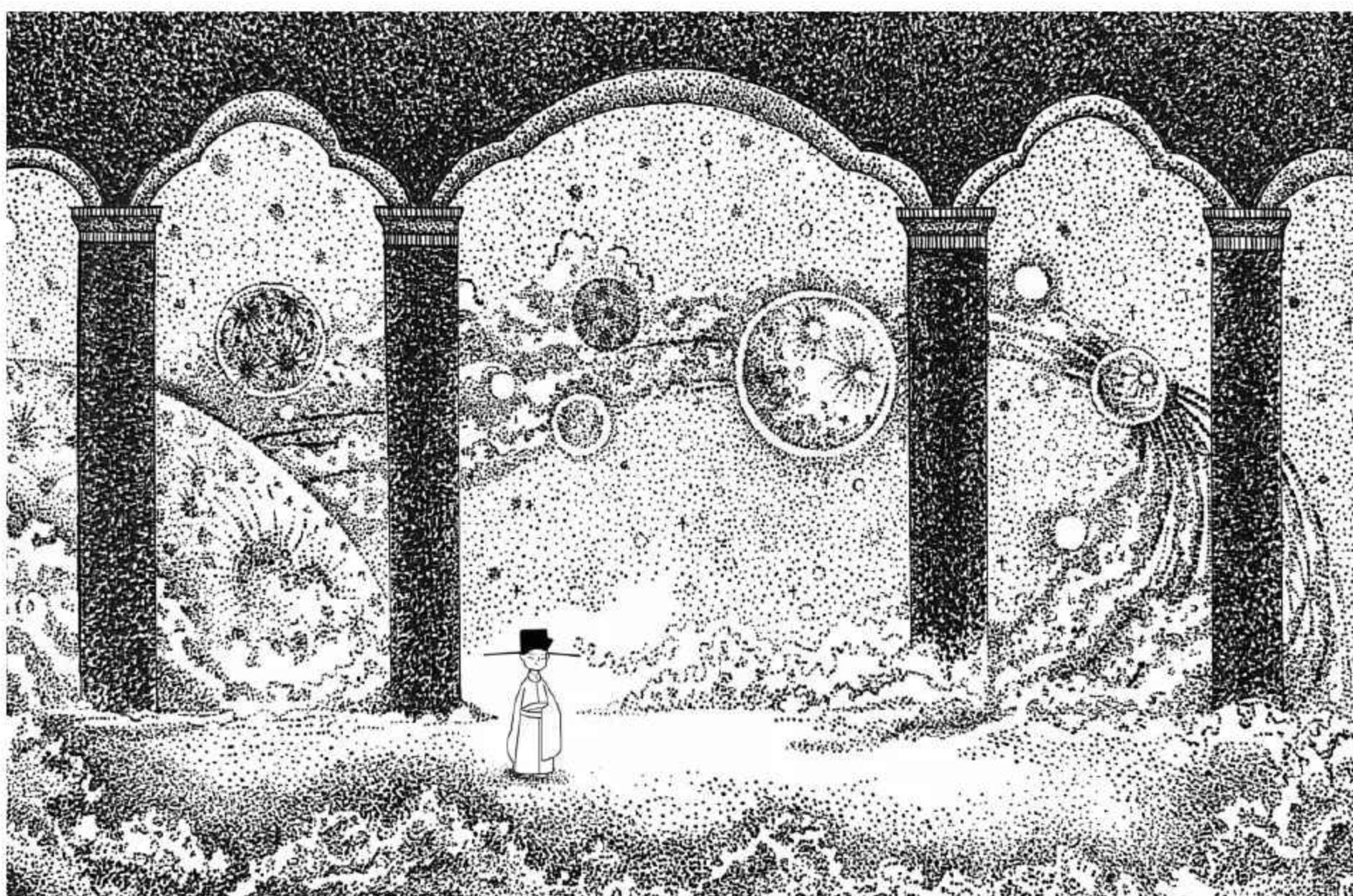
主并不是一次性创造出这 90 多种元素的。真实情况是，当宇宙还处于幼年阶段时，它只拥有最简单的原子——氢原子。而其他更重的元素都是由氢元素组合形成的。

原子核内的质子之间排斥力异常强，要想靠核力将它们像《星际迷航》中的“牵引光束”那样，束缚住并且黏合在一起，就必须把质子放置到足够近的地方。这就意味着，质子必须以极高的速度“砰”的一下撞击在一起。温度是微观运动的量尺，也就是说，这种核反应需要极高的温度。

20 世纪的物理学家面临的问题是：宇宙中什么地方的温度可以让原子核融合，从而形成新原子的高温熔炉呢？最初，科学家认为是各大恒星的表面，但即便是那里的温度，似乎也不够高。他们发现找错了地方，于是把目光转移到宇宙诞生之初的那一瞬间：宇宙大爆炸的火球就是最初的熔炉。

但是，大自然做事才不会如此简单，炼造出 90 多种元素的宇宙熔炉并不止这一处。质量极轻的一些元素，比如说氦，的确是在宇宙诞生的最初几分钟里炼化而成的。而所有重一些的元素则是由各恒星内核自大爆炸起就苦心经营、费力炼化而来的。

太阳这般的恒星不够热、密度也不够大，炼化不出任何比氦元素更重的元素。但大质量恒星内部能炼制出重至铁元素的原子。到最后，这类恒星的内部结构就如洋葱一般，每





当我们给汽车加满油，开车行驶在路上，我们已向石油公司支付了汽油的市场价格。然而汽车排出的尾气会导致全球变暖，趴在断裂融化的冰川上的北极熊奄奄一息。亚马孙森林里的某种树木也因为尾气形成的酸雨侵蚀正面临灭绝。对此，你却不必支付费用。

经济学家把这种行为称作“外部性”。根据经济学家曼昆的定义，当一个人从事一种影响旁观者福利，而对

这种影响既不付报酬也得不到报酬的活动时，就会产生外部性。如果对旁观者的影响是不利的，就称为“负外部性”；如果这种影响是有利的，就称为“正外部性”。

外部性也被称为“外部效应”，是一种非常广泛的行为。比如，当你为了自己的安全，把你的小轿车换成又重又结实的越野车时，就产生了外部性。你在车里的确更加安全了，而对路上的行人以及其他车辆来说，危险性却增加了。

很多事情的外部性还会出乎我们的意料，比如，大肆捕捞鳕鱼这件事的外部性，可能会使沿海的房价下跌。

阿拉斯加鳕鱼的肉味道细嫩鲜美，几乎可

一层的构成元素都比它外面一层的构成元素更重。

如果这些恒星始终保持稳定，没有演化到超新星爆炸阶段，那么，这些新的更重的元素便一直被封锁在恒星内部。这样一来，我们也就不会存在了。

幸好，这些恒星不仅会借助自身爆炸将核熔炉中融合的



鳕鱼与房价

●岑 嶙

以与任何食材搭配，是餐桌上常见的美食，其巨大的消费需求也使之成为美国最具经济价值的鱼类之一。

消费的推动使阿拉斯加鳕鱼的捕捞量逐步增加，在2017年它已经成为美国被捕捞得最多的鱼类。人们过度捕捞鳕鱼，使以鳕鱼为食的海豹数量急剧减少。

在生物界中，一环紧扣一环。当海豹的数量减少时，以捕食海豹为生的虎鲸由于失去食物来源，从而向近海迁

移，并开始捕食海獭。海獭是一种很萌的动物，它爱吃虾蟹及贝类，最喜欢的食物是海胆。当大量海獭成为虎鲸的食物后，海胆的数量陡然增加。海胆是嗜吃海藻的无脊椎动物，阿拉斯加州的海胆数量因为其缺少天敌而出现爆发性的增长，这又对当地的海藻森林造成破坏性的影响。失去了海藻森林的缓冲，海水冲击海滩的力度大大增强，这使得沿海的住房饱受侵蚀，使用寿命大大降低，导致沿海房屋的房价下跌。

阿拉斯加鳕鱼让渔业公司赚得盆满钵满，然而这些公司的老板并不会为海滩房主的损失支付一分钱赔偿。

（金渐层摘自甘肃人民出版社《好奇心博物馆》一书）

新元素分享给全宇宙，而且在爆炸过程中会产生更重的元素。

这些元素与星际云的气体和尘埃混合在一起，丰富了星际云中的重质量元素，它们与星际云一起孕育新恒星和行星。正因如此，重元素才会在地球上出现。正如美国天文学家艾伦·桑德奇所言：“我们都

是兄弟姐妹，我们都来自同一次超新星爆炸。”

如果从恒星上挖一小块物质会是什么样的呢？如果好奇的话，那你不如举起自己的手看一看，毕竟你就是星尘所化。

（陶然居摘自湖南科技出版社《奇怪的知识增加了》一书，陈玉斐图）



鲁迅的动物世界

● 李木生

鲁迅有一个动物世界，热闹天真又深刻别致，至今流动着鲜活的鲁迅动物伦理。他的动物世界就是一面镜子，不仅照见一个更为真实也更为可爱的自己，同时折射出那时的中国。

蛇的真相

蛇，在鲁迅的动物世界里，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乍看是爱恨交加，其实是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呈现，内质却是统一的。

在《我的失恋》这首拟古的新打油诗中，作者用四种信物回赠自己追求的爱人：猫头鹰、冰糖葫芦、发汗药与赤练蛇——

“……爱人赠我玫瑰花；回她什么：赤练蛇。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

虽是“打油”的、讽刺

的，“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作一首用‘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但这四种事物是鲁迅所喜欢或者日常必备的。赤练蛇当然也是他的所爱，不然他不会赠送给自己的爱人。

这条赤练蛇，有美的意味。早在他的百草园里就出现过：“长的草里是不去的，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更早的时候，赤练蛇便出现在小说《补天》中，以此比喻女娲挥舞的紫藤。

《我的失恋》，鲁迅写于1924年10月3日，两年多后的1927年1月11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又提到蛇，当然是直抒对于蛇的爱：“我就爱枭蛇鬼怪，我要给他践踏我的特权。我对于名誉，地位，什么都不要，我只要枭蛇

鬼怪够了。”

鲁迅属蛇，曾有笔名“它音”。对此，许广平有过明确的解释：“它，《玉篇》，古文它，蛇也。先生肖蛇，故名。”鲁迅从八道湾搬去砖塔胡同暂居，与俞氏小姐妹相处了10个月，并在此留下了一个充满童趣的外号——“野蛇”。其实，“野蛇”的获得，得益于他的调皮，是他先以属相分别称她们俩为“野猪”“野牛”，遭到“反击”，才有了“野蛇”的回赠。

仇 猫

在作品《兔和猫》与《狗·猫·鼠》里，猫是主角，而且鲁迅并不讳言他对猫的厌恶与他的“仇猫”情绪。那时的“正人君子”、学者名流之类与鲁迅论战正酣，其“仇猫”便成为罪状之一。

比如陈西滢说：“看哪！



狗不是仇猫的吗？鲁迅先生却自己承认是仇猫的，而他还说要打‘落水狗’！”直接将鲁迅用狡辩的逻辑推理成“狗”。鲁迅才不依他们的照葫芦画瓢，径直说出自己仇猫的缘由来，而且觉得“理由充足，而且光明正大”：一、“它的性情就和别的猛兽不同，凡捕食雀鼠，总不肯一口咬死，定要尽情玩弄，放走，又捉住，捉住，又放走，直至自己玩厌了，这才吃下去，颇与人们的幸灾乐祸、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坏脾气相同”；二、“它不是和狮虎同族的么？可是有这么一副媚态”；三、“配合时候的嗥叫，手续竟有这么繁重，闹得别人心烦，尤其是夜间要看书，睡觉的时候”；四、“只因为它吃老鼠——吃了我饲养着的可爱的小小的隐鼠”“到了北京，还因为它伤害了兔的儿女们”。

在这里，鲁迅将猫与人共论，他亲见了青年们抛洒的鲜血与被虐杀的生命。虽然写的是动物，却又是在写压迫者与压迫者的帮凶。

一只中国的猫头鹰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一套丛书——“猫头鹰学术文丛”，其封底有这样的介绍：“在希腊神话中，猫头鹰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原型；在黑格尔的词典里，它是哲学的别名；而在鲁迅的生命世界中，它更是人格意志的象征。鲁迅一生都在寻找中国的猫头鹰。他虽不擅丹青，却描画过猫头鹰的图案。我们选取其中的一

幅，作为丛书的标志。”

猫头鹰曾是鲁迅的自画像，也是他精神与意志的象征。早在1909年，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鲁迅就曾在一本书上手绘一只铁线描的猫头鹰，两个站立的男女组成全图，以男女二人的脸作为猫头鹰的两只眼睛，似乎既在观察又在解释这个世界。到了1927年，鲁迅为自己的杂文集《坟》设计的封面上，有一只自己绘制的猫头鹰，刀刻般醒目。它站在封面图案的右上方，一只眼睛睁得大大的，瞪着这个充满罪恶与苦难的人间；另一只眼睛则微微地虚闭着，对各式的敌人透露出强悍的不屑与轻蔑。

鲁迅有一篇名为《夜颂》的文字，是他之所以热爱猫头鹰最好的注解。猫头鹰，正好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作为“中国的猫头鹰”的鲁迅，当然也要在这“光天化日”的黑暗里，看见与揭露、批判与书写，“惯于长夜过春时”“怒向刀丛觅小诗”。于是，中国便有了一只全天候都在大睁着警惕眼睛的猫头鹰，一只中国的猫头鹰。猫头鹰及它的延伸，曾被鲁迅用作各种笔名：隼、翁隼、旅隼、令飞、迅行等。鲁迅说，“迅即凡，凡实即隼之简笔”；许广平也曾说，“隼性急疾，则为先生自喻之意”。

白 象

在鲁迅的动物世界中，亦有温馨与柔情。

那只“小白象”到来的时候，已经是1929年的5月14日，即鲁迅49岁时。鲁迅去北京探母，许广平在表达思念的信的抬头便用了“象”的缩写字母“EL”(Elephant)。这个“象”字来源于林语堂的《鲁迅》一文。

文中说鲁迅在厦门大学“实在是一只（令人担忧的）白象，与其说是一种敬礼，毋宁说是一种累物”。此文说鲁迅是“现代中国最深刻的批评家”“少年中国之最风行的作者”，而“白象”，当然是说鲁迅的珍贵与稀有，也即许广平的“难能可贵”。白象，是深得鲁迅认可的，稀有倒在其次，主要是其可爱，不然他不会在回信的时候，在落款处再手绘两只长鼻之象，且一只长鼻高昂，一只头颈谦垂。不仅如此，他还在5月15日的回信中，直接以“害马”(HM)称呼爱人许广平。

在《柔石日记》中，有关于鲁迅和象的记述：“鲁迅先生说，人应该学一只象。第一，皮要厚，流点血，刺激一下了，也不要紧。第二，我们强韧地慢慢地走去。”等到他们的孩子海婴出生，那个一身通红的婴儿便成了鲁迅的“小红象”。正是这个“怜子如何不丈夫”的“中国白象”，创作了哄睡儿子的摇篮曲：

小红，小象，小红象，
小象，红红，小象红；
小象，小红，小红象，
小红，小象，小红红。

（林 杨摘自《人民文学》
2022年第10期，本刊节选）

如何理解老公的脑回路

◎ [日] 黑川伊保子 ○ 朱悦玮 译

3秒规则

男性在聚精会神的时候大脑会停止声音识别功能，对方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高频的噪声。

但女性完全理解不了这一点。因为只要她们醒着，几乎就没有关闭声音识别功能的时候。

比如，两个女性在一起聊天，其中一个说起话来喋喋不休，另一个则逐渐变得心不在焉，正想着晚上的菜谱。这时对方忽然问：“你觉得呢？”另一个会立刻回答：“嗯，没错。”因为只有立即做出反应，对方才会继续刚才的话题。因此，女性朋友之间谈话时，即便有一方稍微心不在焉，还是可以谈得很愉快。

男人却做不到这一点。当妻子问“你觉得呢”的时候，丈夫听来它就像高频的噪声，所以丈夫根本不知道刚才妻子说了什么。于是丈夫反问道：“什么？”这句“什么”就会触怒妻子。比如，妻子突然问正在发呆的丈夫“电影票买好了吗”，妻子讲话比较快，丈夫由于正在发呆还没反应过来，就会问：“什么？”这句“什么”，指的是“你刚才说什么了”的意思。

而妻子根本没想过丈夫会把自己的话当成噪声，所以这句“什么”在她听来，意思是“我说要给你订票了吗”。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妻子又快速说道。这句丈夫也没听清，于是再次问道：“什么？”这句“什么”在妻子听来就是“我可不知道”的意思，这下麻烦大了。

请别觉得好笑。在夫妇日常生活中，妻子逼问丈夫“你这是什么态度”，究其缘由多数是因为丈夫无法识别妻子

的声音。

很遗憾，在这一点上我们真是对男性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女性恐怕只能改变自己突然提问的习惯了。

在对男性讲话时，必须按照以下步骤进行：先走到他的视线范围内喊他的名字，间隔2~3秒再进入正题。

总之，一开始的时候要慢慢说。等男性打开了声音识别按钮，之后再快点儿说也没问题。

这样一来，就会极大地减少你在家中逼问丈夫“你这是什么态度”的频率，公司的男性下属对你的信赖度也会提高。

先说结论和数字

男性对没有结论的谈话非常缺乏耐心，因为这会使他们深感疲惫。

在狩猎中进化的男性大脑一直在寻找“目标在哪里（应该瞄准哪里）”。如果妻子说“今早洗了很多大件衣物”，丈夫就会想“洗衣机出问题了吗”，并为解决问题做好准备。但妻子接着又说“下午天阴了，床单都没有晾干”，这种没有实质内容的谈话就会让丈夫感到压力。当压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男人就会关闭大脑的声音识别功能。之后，无论妻子说什么，在丈夫听来都是高频的噪声。这是男性大脑的一种自我保护。

因此，如果一直跟丈夫讲一些没有结论的话题，其实丈夫也挺





西宁城郊。尘色苍茫之中，这对拉大板车的中年男女应该是一对夫妻——漫长的辛劳岁月，铸就了他们内在同一的表情。应该是在拉完一趟货物的返程途中，板车都空了。现在，妻子坐在丈夫的空板车上，脸朝后，手拉着自己的车。尘色中的瘦韧男人，在前头牵引。

天柱山上，与我擦肩而过迅疾下山的，是类似于西宁城郊中年男

看見

● 黑陶

女的一对夫妻。他们应是当地的挑工。他们把货物送上山了，现在挑着空担下山。肯定是为了照顾自己的女人，男人的肩上，扛了两副扁担、绳索；空手的女人，因快走而脸色发热发红，跟在丈夫的身后，迅疾下山。艰辛扑面的尘世，我看微弱的，却使我心动的内容。

(苏珊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册页》一书)



可怜的。要是再因为“你根本没听我讲话”而冲丈夫发火，那丈夫简直可怜极了。

与男性讲话的时候应该先说结论（为了获得结论的谈话则先说目的）。比如，跟丈夫商量做法事的事情，可以说：“我想和你商量一下母亲3周年忌辰的事情。有3点需要确认，分别是什么时候办、在哪里办、邀请谁。”

如果一开始就跟丈夫这样说，丈夫肯定听得进去。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把这件事情写在客厅的白板上进行讨论，这样更容易让丈夫集中注意力。

对儿子的说教也同理：“关于你房间的卫生问题，我要跟你谈谈。请收拾一下枕头周围、桌子下面和扔在走廊里的衣服。”

在我没有意识到这点的时候，我的说教全都是抱怨和旧事重提。每次都是以“你怎么就……”开头，然后喋喋不休，一想到这些话在儿子脑中可能都只是高频的噪声，我就觉得十分泄气。

当然，对公司的男性下属做指示的时候也一样：“我要和你谈谈这个策划方案需要调整的地方。有4个重点，首先是……”如果你跟下属说：“我不是让你这么做吗？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你也太……”像这样喋喋不休的责备完全没有任何意义。这样做不仅无法正确传达你的想法，还会让你被认为是一个乱发脾气、感情用事的不合格的上司。

可以从经过说起吗

如果能够在对话中遵循3秒规则以及“先

说结论和数字”的原则，那么别人一定会认为你是“能干的女人”“通情达理的女性”。

我在做咨询顾问的时候，我的老板曾指导我：“你每次都从经过开始讲，太啰唆了。人家会觉得你很笨，所以千万别再这么做了。如果客户问你问题，先从结论回答，再用数字将重点列出来，进行详细解释说明。”

按照老板教我的方法去做之后，客户开始夸奖我“真是个聪明人啊”，我的客户也越来越多。

后来，我才发现男性大脑是“目标指向型大脑”，顿时对老板的建议钦佩不已。

另一方面，如果从经过开始讲，大脑就会注意到“隐藏在过程中的真相”。如果这个会议是为了引出新的提案或者研究某个无法立刻解决的问题，从经过讲起就很重要。

这时，最好提前跟男性同伴打好招呼：“关于此事还没有最终达成协议，有几点我觉得有些担心，请允许我从经过说起。”

这样一来，“了解事情的经过”就成了大脑的目的，所以男性会放松地听你讲话。如果做好了这样的准备，即便你在市场会议上从“昨天跟丈夫去商场地下的食品区，遇到了这样的事情”说起，那也没问题。这样大家绝对不会对你说“你在说什么”“无关紧要的话就不要说了”。

我把这个方法也应用在了丈夫身上。我会提前告诉他：“我想跟你讲讲今天我都遇到了哪些伤心事。请安静地听我把话讲完并给我安慰。”

(夏立丹摘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如何理解老公的脑回路》一书，黎青图)

● 机智之价
〔美〕爱德华·霍克

◎ 姚人杰译



噩梦始于5月的某个周一。那天下午，我从波士顿乘坐航班飞往纽约，一下飞机就打了辆出租车去玛莎的公寓。那天曼哈顿阳光明媚，我也兴致高昂。我会和玛莎共度两晚后再回波士顿。幸运的话，我甚至能兼顾生意，打理生意是我此行的借口。

玛莎·加迪斯是我的情人。当我每月出差到纽约时——为了走访第47街上的钻石商或考察麦迪逊大道上小店里的古董珠宝——她总是在租住的公寓里等着我。

自然，我的妻子琼不晓得玛莎·加迪斯的存在。拥有玛莎并不代表我对琼的爱意少了几分。琼是我的妻子和两个子

女的母亲，那是我的一种生活。玛莎以及那套位于格拉梅西公园周边地段的3楼公寓则属于另一种生活。

这天，我事先在机场打了电话，玛莎一如既往地在门口欢迎我。我可以称她为金发碧眼的时髦女郎，但那仅仅是表面而已。实际上，玛莎是个艺术家、诗人，将两种报酬不高的职业结合成像样的生活。她从未向我要过钱，然而我每月会坚持留给她一些钱。

“哦，杰夫，亲爱的，好久不见了！”玛莎用我熟悉的温软嗓音说，同时伸手抚摸我的面颊。“只有4周啊。”我将西装上衣挂在前门的衣柜里，将手提箱丢到一把椅子上，然

后给了她一个长吻。

按照惯例，第一天的晚餐在公寓里吃——玛莎的厨艺很出色。今晚，当我们在可以俯瞰公园的窗户旁用餐时，她向我介绍这片地区的历史。

“你应该写一本相关的书。”我半开玩笑地告诉她。她刚要回应，蜂鸣器响了，于是她嘀咕道：“可能是谁呢？”

“你的另一个情人。”我戏谑道。

“开什么玩笑！”玛莎走到门边，通过门禁对讲机询问谁在外面，但没人应答。蜂鸣器继续响着，最终她恼怒地打开了门。

我听见玛莎尖叫一声，接着是她跌倒的声音。我迅速从椅子上站起来，冲过去，这时才看见门口的男子。他头上套了黑丝袜，手握一把小型转轮手枪。他身后跟着另一名男子，头上同样套了丝袜，端着一杆短管霰弹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是谁？”我弯下身去搀扶玛莎。

“不许动！”握手枪的男子命令，声音干脆利落，“你是杰夫·迈克尔斯？”

听到他报出我的姓名，我感到不寒而栗。莫非琼知晓了我和玛莎的事，雇凶来杀我？

“没错，我是迈克尔斯。”我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你们想要干什么？”

“我们要带走你。告诉这个女人，假如她还想再见到你，就不要报警！”

玛莎仍然躺在地板上，一脸恐惧的表情：“杰夫，他们想要干什么？”



“我想象不到。”

“闭嘴！”握手枪的男子示意另一个家伙将霰弹枪对准我，自己则拿出一支注射器。当他将针头穿过衬衫刺入我的手臂时，我无从反抗。

注射的药剂已经开始起效，我转身对玛莎说：“我会没事的。不要报警。”

接着，他们给我穿上西装上衣，把我推出门，押到电梯口。他们用身体挡着我，直到确认电梯内空无一人后，才用枪抵着我进了电梯。电梯很快到达地下室，他们押着我从后门离开，来到一辆停在外面的汽车上。坐进后座，握手枪的劫匪给我戴上眼罩，我顿时什么也看不见了。接着，他命令我躺到后座前的地板上，并给我盖上毯子。根据我的判断，汽车行驶了大约半个小时，但因为我处在麻醉的状态中，实际的车程也许更久。我不可能集中精神辨别方向，甚至无法确定汽车有没有从曼哈顿的大桥驶过。

此刻，汽车停下，握手枪的劫匪再一次用枪戳着我：“到了，现在不许耍花招。”

他们领我进入一栋楼，走上好几级楼梯，我尝试仔细聆听周围的动静，但没听见任何声音。这是纽约市某地的一套公寓，但我确定不了其他情况。地板上没铺地毯，我即将被关进去的房间里想必连张床都没有。“你用那只睡袋，”劫匪告诉我，“如果你妻子尽快付清赎金，你就不会待很久。”

麻醉药开始逐渐失效，我尝试跟劫匪讲道理：“你瞧，

我戴的这枚钻石戒指价值2000美元。拿走戒指、手表和钱包，然后放了我。”

“这点儿东西可打发不了我们，迈克尔斯。很快，我们会给你在波士顿的妻子打电话，你告诉她，我们想要什么。”

“你们想要什么？”我问道。

“价值25万美元的未切割红宝石。”

“红宝石？！”

“你妻子将在明天打电话给公司经理，传达你的指示，假如他不肯交出红宝石，那么，你得亲自给他打电话。你的妻子会按照我们的指示包装好红宝石，在明天下午飞抵纽约。这个宝石包裹会被留在拉瓜迪亚机场的女卫生间，你妻子会登上下一趟航班返回波士顿，一旦我们拿到红宝石，而且警察未介入，你就能毫发无损地被释放。”

过了一会儿，他们打了电话。话筒被塞入我的手中，我听见另一头传来琼担忧的声音：“杰夫？出了什么事？”

我努力保持平稳语气，答道：“不要激动，我被绑架了。”

“什么？！”

“琼，你要镇定。如果你完全依照他们的吩咐来做，我就不会有危险，千万不要报警。”

“天哪，杰夫！他们想要什么？”

“价值25万美元的未切割的红宝石。你要从公司保险库拿到红宝石，明天带着它飞到纽约。这个男人会告诉你具体

要怎么做。”

劫匪拿过话筒：“迈克尔斯太太，我们不会再联络你，所以请仔细听好。”他简单明了地说了她要一步步做的事，包括她应该搭乘明天的那一趟航班，包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我……我觉得我没法那么快弄到红宝石。”琼说道。

“你丈夫会给经理打电话解决这个问题，你只需取走红宝石。按照吩咐来办，他明天晚上就能重获自由。否则他必死无疑。”

没有办法，我只得说出乔治·富兰克林的电话号码，劫匪拨通后，把话筒交到我手里。我向乔治概述了一下情况，强调不能报警。乔治平时就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听到我被绑架的消息顿时乱了手脚。

“25万美元的未切割的红宝石？！”他惊呼道，“我们手头根本没有。”

“从特别账户取些钱，向克雷格或莫顿购买红宝石。他们有。”

打完电话，劫匪们给我戴上手铐，并打了麻醉针，把我放进睡袋里过夜。我睡得比预料中香甜，这无疑是强效镇静剂的作用。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后，劫匪给我拿来一份轻食早餐，包括装在普通玻璃杯里的一杯橙汁和放在纸盘上的一片吐司。

对于我周遭的环境，我说不出多少情况，然而，马路上的噪声偶尔传入房间。我坐在地板上，分量很小的早餐也放在地板上，我很可能早已在另一颗星球上。我知道，劫匪中

有一人在房间里监视我，因为他从未说话，所以我怀疑他是那个拿着霰弹枪、沉默的家伙。

我伸手在墙壁上摸索着，试图留下记号，也许日后能有人辨认出来。但墙壁很光滑，我弄出的任何污迹都会被轻易地擦拭掉。而我手上有一只会被扔掉的纸盘子，以及一个水杯。

杯子是我留下记号的唯一机会，尽管只是个渺茫的机会，但我一直在等待，直到听见监视者暂时走出房间。我随即喝光橙汁，将水杯底朝天。我的动作很快，利用钻石戒指在杯子底部草草刻下“JM”两个字母。当然，我无法看见自己成功了多少。也许字样根本无法辨识，也有可能十分显眼，劫匪发现后会当即把杯子扔掉，但不管怎样，这是我唯一的机会。

吃完早餐后，他们又给我打了一针，我昏昏沉沉，不时打瞌睡。我的眼睛被蒙住，所以无法判断白天何时结束，夜晚何时降临。醒来之后，我立刻大声叫喊，问现在是什么时间。拿手枪的劫匪走进房间，回答说现在是傍晚。他还告诉我，他在等待同伴取回红宝石。

不久，我听见公寓门开了，又响起低低的咕哝声。我屏住呼吸，担心接下来自己随时会吃子弹，或是被打上致命的一针，永远不会苏醒。我脑中突然闪过玛莎蜷缩在地板上的一幕，就是她在门口摔倒的位置。我还想起琼。她有没有

带着红宝石飞到纽约？她是否真的关心我的死活？她会私自吞下那批红宝石吗？如果那样，她不仅可以彻底摆脱我这个不忠的丈夫，还能轻松入账25万美元，开始新的人生。

就在我胡思乱想之际，有人走进房间，是那个拿手枪的劫匪。

“你妻子送来了东西，”他说，“刚好按时送到。今天一定是你的幸运日。天黑之后，我们会带你出去，将你丢在某个地方。不用担心，我们无意伤害你。”

接下来的时间过得很慢。他们再次给我一份食物——放在纸盘上的一块三明治和一杯速溶咖啡——然后就去做离开的准备了。我被带着走下楼梯，这次我尝试数了一下楼梯级数。似乎走了4级楼梯，但我相当肯定，我们进了一间地下室。那意味着我被囚禁在3楼。

“坐到后座上去，”劫匪命令道，“不要耍花招！”

他们开车带我兜了快一个小时，至少我感觉有那么久。最终，汽车在路边停下，我被推下车。等我撕掉胶带，扯下眼罩时，他们的车早已没了踪影。

我现在在曼哈顿上城的某处，靠近滨河大道，但我辨认不出准确位置。街角有一个电话亭，我走了过去，虽然双手还被铐着，但从口袋里掏出硬币并不成问题，我很快就拨通了玛莎公寓的电话。

“天哪，杰夫！你在哪里？我从昨晚起就一直为你担惊受

怕。”

“我重获自由了，没有受伤。我妻子送来了赎金，我稍后会告诉你详细经过，请马上报警，告诉警方我在——”我伸长脖子向外看了看路牌，“第98街和西区大道的交叉路口。”

我在电话亭里等待着，直到警车到来。

我的说法是我在拜访客户时遇到绑架，玛莎接受了询问，媒体拍摄了照片。回到波士顿后，琼问我关于玛莎的事。

数周之后，当我提起我需要再去纽约出差时，琼才暗示，她知道关于玛莎的真相：“又去纽约？这一回，你最好离那个客户远远的。”

不过，我当然不会远离玛莎。我回到了格拉梅西公园的公寓，回到玛莎的怀抱，因为那儿永远是我的归宿。

“很高兴你回来了！”玛莎轻轻吻了吻我的脸颊，“我想那两天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日子，杰夫，我不知道你在哪儿，又不敢报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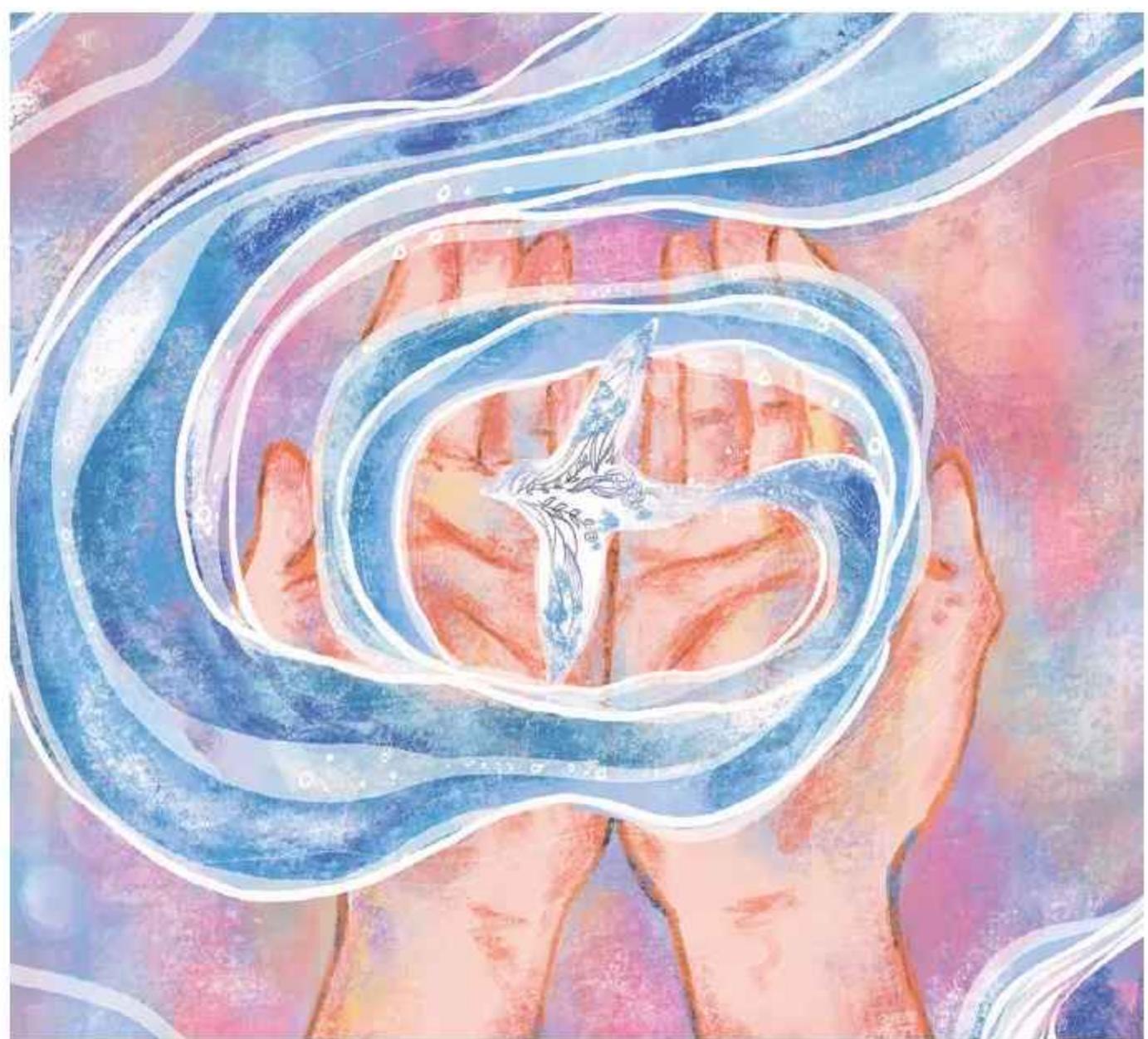
“那两天对我来说也不愉快。”我说道，我第一次考虑起与琼离婚，迎娶玛莎会是什么滋味。

玛莎轻拍我的胳膊：“亲爱的，赶紧，赶紧上床吧。”

“乐意至极，不过我要先去倒杯水喝。”

我快步来到厨房，刚要把玻璃杯放到水龙头下清洗一下，就注意到杯底有两个刻得粗糙的英文字母——JM。 

（天空安静摘自《译林》
2022年第4期，李晓林图）



第零名

● 励 斐

未未、末末零岁的时候，我的爷爷——他们的太姥爷 90 岁。未未、末末长出第一颗牙的时候，太姥爷只剩下一颗牙；俩娃半岁，太姥爷看着末末说，“像个军官”；俩娃 2 岁，溜进太姥爷的房间，和他一起偷偷吃冰糖；俩娃 3 岁，太姥爷认真地和他们捏橡皮泥。

有那么一小段时间，他们如此相似：都为能挪动脚步而欣慰，又摇摇晃晃地怕摔跤；用小勺吃饭的动作缓慢，常常洒得哪儿都是，全都戴着饭兜。

2018 年 1 月，我看爷爷，他 99 岁了。起夜的时候，他磕了一下，眉骨一侧

人生如同繁花，花之美丽让人神往，花期之短暂却又令人神伤。或许正是因为生命有限，人生才显得如此珍贵；或许正是因为花终会凋零，花开才有了意义。

古人有云：“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在稍纵即逝的一生中，我们可以选择

年 华
● 麦 家



贴上了创可贴。他让我给他拿来小镜子，仔细端详自己。我拍下了这个瞬间，连同他捧着小镜子的手：皮肤松弛、青筋显露。像他 70 岁时告诉我的：“老了，不行了，筋‘出’力尽了。”

2019 年 2 月初，爷爷走了。他活了将近 100 年，直到失去最后一颗牙。我的至亲，一极从零长大，另一极渐渐归零。这头是人在时间里伸张力量，那端是时间在人身上宣示它的决绝。从那个最先失去的节点开始，下一秒都要臣服上一秒。

最好的时光是眼前。

二

几天前，末末问：“妈妈，世界上有没有不可能的事情？”我答：“有啊。比如，人都是要死的，永生是不可能的。”末末：“我想啊，假使世界上万事可能，那么，不可能不也是一种可能吗？”

罗伯特·弗罗斯特的几行诗：

这里的树林是如此可爱、深邃又深远，
不过我还有未了的承诺要实现，
在我入睡之前还有几里路要赶，
在我入睡之前还有几里路要赶。

养育小孩，我们继续赶路，在无数小星星的注视下。

2013 年年底，从幼儿园归来，俩娃跑上楼，小女孩说：“我是第一名。”小男孩接上：“我是第零名，0123456789。”

我喜欢这个零。

（瑞 儿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像树一样自由：给孩子们的信》一书）

的事情很少，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去生活，可以选择面对生活的态度。

“花谢花飞花满天”，花期虽然短暂，但人生的每一次选择、活着的每一刻都带着绝美的永恒。

（偶 然摘自微信公众号“麦家陪你读书”）



爱

● 刘春

要说出一朵花的名字是容易的
它与青梅有关，与竹马有关
与一个少年难以启齿的幻想有关
但仅仅是这些还不够

我必须在它来临之前安排一棵树
从天堂往下长，巨大的枝丫
挤满空空的牧场
那时候阳光和雨水相互交叠
我站立，眼里充满沧桑

要说出一个字是容易的
问题是，说出之后我们仍在
喋喋不休，而真正的爱一经说出
全世界都将成为哑巴



(清水无香摘自《人民文学》2023年第6期)